納西族民間故事

（初稿）

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创造了巨
大的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它们是劳动人
民斗争的锐利武器，是纳西劳动人民精神财富
，也是祖国大家庭文化遗产中比较宝贵的一部
份。但是注意到要保持纳西族民间故事的风格，仍
还存在许多缺点。希望同志们看后，提出意见
，以便我们进一步的修改。

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写在前面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用了半年的时间，编选了这本纳西族故事选。

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这本粗糙的集子，使读者能了解到纳西族民间故事的一鳞片爪。

这本集子是在广泛搜集的基础上编选而来的。

我们选取作品的标准，首先是从作品的思想性出发，其次才考虑作品的艺术性。在这些故事里，大小阿一旦的故事最吸引人。它不但歌颂了劳动人民的智慧，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婪，嘲笑统治阶级的愚蠢；而且还以精炼、诙谐的语言，严谨的结构，塑造了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阿[illegible]的形象和贪婪、愚蠢的形象。此外，[illegible]也如此[illegible]还选了反抗封建统治、争取自由婚姻的故事和[illegible]、拉村和莲命，歌颂[illegible]的感情，揭露和抨击封建统治阶级[illegible]、镇压、[illegible]的罪恶；歌颂劳动、批判贪心不足的故事[illegible]。

编选过程中，我们还注意到[illegible]的问题。因为纳西文学不是孤立地发展的。也就是说，[illegible]的相互交流，使一些反映[illegible]族、藏族的故事，在纳西人民中间广泛流传[illegible]。因此，在编选时，必然[illegible]到辨别真伪的问题。经我们再三的[illegible]，入选在集子里的作品都是纳西族的。

这些故事是纳西劳动人民千百年来，在创造[illegible]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所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的一部份。它们是劳动人民向封建统治阶级发起攻击的锐利武器，是纳西劳动人民精神财富中极可宝贵的一部份，也是祖国大家庭文化遗产中比较宝贵的一部份。

在整理中，我们还注意到要保持纳西族民间故事的风格。[illegible]水平有限，它自然还存在许多缺点。希望同志们看后，提出意见，以便我们作进一步的修改。

中共丽江地委宣传部
云南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
一九五六年三月二十六日

目錄

紅軍故事、傳說

再有十万八千里也要行 ---- 口述者 徐大爹
整理者 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
调查队（刁成志执笔） 1

貢克扛鍋 ---------- 口述者 元文明
整理者 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
调查队（戴美琴） 1

一个連支的故事 ---------- 口述者 徐大爹
整理者 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
调查队（刁成志执笔） 2

红军与苗 ---------- 整理者 杨[illegible] 譚地津 3

一桶水支成了 ---- 杨金元 ---- 口述者 张雲飞
整理者 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
调查队（刁成志执笔） 5

阿一旦的故事

未寇效 ---------- 整理者 趙淨修 7

三口瓶豬 ---------- 口述者 和学書
整理者 布依族民间文学研究 8
调查队（艾仲里执笔）

他粑崖 ---------- 整理者 趙淨修 9

分寨田寨 ---------- 整理者 趙淨修 10

龍鱼寺 ---------- 整理者 趙淨修 10

天雨流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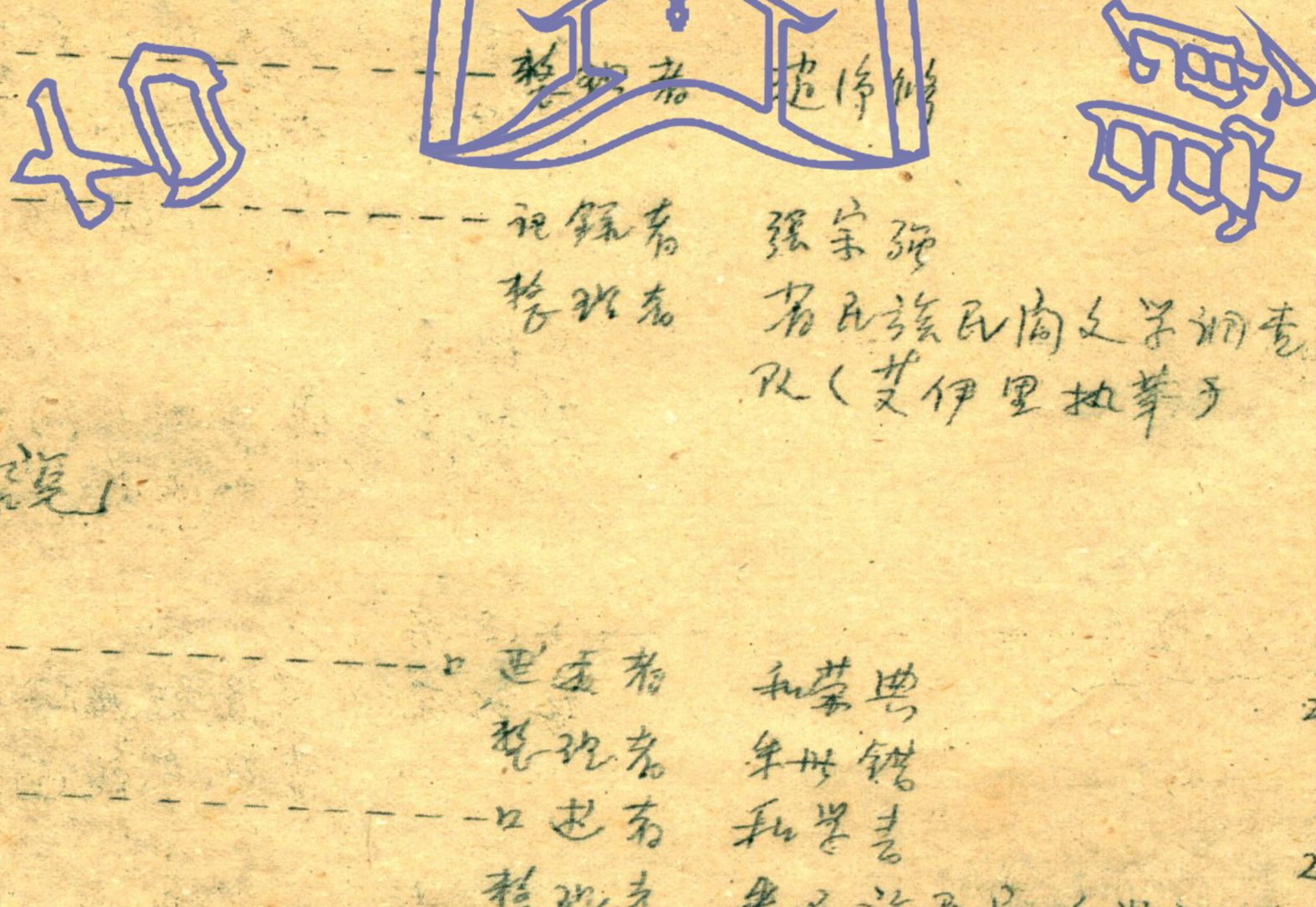
（以上三个故事由苍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艾伊里同志修订和补修改。）

上楼下楼——————————整理者 楚雄州民间文学研究调查队（艾伊里、楚序修执笔） 13

阿二旦唱歌——————————整理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调查队（艾伊里、楚序修执笔） 14

学了狗叫还要收点钱——————整理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调查队（艾伊里、楚序修执笔）

阿二旦的过——————————整理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调查队（艾伊里、楚序修执笔） 15



木老爷吃屎——————————整理者 楚序修 17

懒老剃吉吉——————————记录者 张宗强 19
整理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艾伊里执笔）

木土司的传说

麦麦笼——————————口述者 和荣典 21
整理者 朱世铭

木土司社会——————————口述者 和学书 23
整理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朱世铭执笔）

地鬼——————————口述者 [illegible]钰文选 25
记录者 苍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illegible]执笔）

乌鸦生个小鸟	口述者	木学达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熹宗文执笔）	27
屋祖秀才	口述者	和依良	
	整理者	丽师课文教研组	29
放骆驼桃	口述者	东阿敖、和德明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戴美箐执笔）	31
拉村个造命	口述者	和志良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戴美箐执笔）	35
阿才与米神	口述者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熹宗文执笔）	41
打蒙阿筋米	口述者	张之刚、和学琪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熹宗文执笔）	47
复仇	口述者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谢德凡执笔）	51
龙女与樵哥	口述者	木 杜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戴美箐执笔）	63
玉女树	记述者	和学先	68
	整理者	丽师语文教研组	
宝葫芦的故事	记录者	和德	69
	整理者	省民族民间文学丽江调查队（戴美箐执笔）	

五个关 ——— 口述者 十
整理者 君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75
壹队（载关紫枫等）

鸡肉汤 ——— 口述者 郑兵寿
整理者 君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组79
壹队（载关紫枫等）

木匠和画家 ——— 整理者 李 乔 83

火把节的故事 ——— 整理者 刘 超 85

[illegible]和兔子赛跑 ——— [illegible]者 [illegible] 87
[illegible]者 [illegible]民间文学研究组
（金子铁执笔）

[illegible]十二兄弟和[illegible]沙小组 ——— [illegible]者 [illegible]文尉 88
[illegible]者 君民族民间文学
研究组壹队（紫
关紫枫等执笔）

天雨流芳

红軍的故事和传说

每日十万八千里也要行

红軍要北上抗日，他们白天赶路，日夜都在向前赶。一九三六年春天，红軍赶到了丽江的石鼓镇。在这里，红軍勾下了抗日进军的"一条主张"，游革命口号，开展了宣传，地主，散下了革命的种子，又沿着金沙江继续向前进了。

当时中甸县长，一株老人，以为红軍是一支土匪，一定要抢劫他，就派武装"红军"，把要抓红軍去领功。红軍到达中甸县城边上，红軍问老乡红军到哪里去，就向他一"走"之，就向他们东北面方远？"小株老人大笑说："你们到东北面有十万八千里呀！"红軍又听了就向他一"走"，一个传一个，最后告诉了驻扎的军，驻扎的军"走啦！走啦！我们要抗日，每日十万八千里也要行！"红軍又已经继续向前进了。

肖军打锅

丽江的金沙江沿岸，这天雨流芳往来有过的热闹：红軍的人马把金沙江边填满了，站在半山上看，全是黑压压的一片，像浪潮一样涌向前面，一直连了七天七夜。这几天，江面飘满了歌声、笑声、脚步声和马蹄声。

正当这十万大军有一队人马走到丽江的西北角地方停下来了。他们支锅的支锅、挑水的挑水，在路边生起火、做起饭来。人多手快，一会就做好了。有人朝着江边喊道："肖军长，吃饭了！肖军长，吃饭了！"一个挑着两桶水往江边走来的人笑着道："好，我们马就来，你们先吃吧！"不一会，他笑嘻嘻地走来了。炊事同志递给他一碗热腾腾的大米饭，又给他放了一些盐巴。他们高高兴兴地吃着，一边谈笑着。饭后，大家收拾了碗筷，一起在路边休息，唱歌的唱歌，讲笑话的讲笑话。过了一会，那个叫做肖军长的人，起身走到灶边，扛起一口大铁锅，朝人们喊道："同志们，走啊！"部队随着他的喊声又开始前进了。

一個連長的故事

紅軍為了北上抗日，突破了蔣介石的种种阻挠，经过了重重困难，日日夜夜地向前进。走到陈江石头镇的时候，石板的人民群众都很高兴，红军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就给红军烧开水，煮饭，小米，大家都想多为红军做些事情。

但是，那些地主、土豪子们是不甘心的，他们想出了一條诡計，把一包火药悄悄地放在一个红军连长住的老百姓家里，当天晚上火药爆炸了，大火燒起来，群众都赶来搶救，但连长已经受伤，群众的[illegible]部[illegible]赶[illegible]来了很多东西，安慰连长和[illegible]。

第二天，陈江就宣布戒严了，连长也不[illegible]了。同志们用担架抬着连长，老百姓看见了，都爭着要来[illegible]。最后推定由四个代表，两个人抬[illegible]，大[illegible]抬着连长赶到[illegible]地。

到木丘地，已经是渡江了。白茫茫江水滾滾地[illegible]着，洶涌澎湃。同志们把红军小[illegible]担架。[illegible]伤更加重了。他知道[illegible]给同志们[illegible]带来[illegible]麻烦，于是他就对同志们说："你们要赶快北上抗日，我不[illegible]拖累你们，你们把我丢下江去吧。"同志们听了，都说："你是我们的[illegible]，有我们就有你在，我们一定要把你[illegible]。"于是就把连长抬上[illegible]了。[illegible]情得到了[illegible]是人民的军隊，红[illegible]抗日的軍隊，在红军里，充滿了真正的同志愛。於是很多人都跟着红軍走了。

天雨流芳

红军与木匠

一九三六年春天，金沙江边大塘乡有一个轻年的木匠，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地主告到县衙门。穷木匠拿不出钱来，官府就把他关在监牢里了。穷木匠心里伤心极了，他想："自己的命真苦啊！为什么做人偏偏坐到树尖尖上呢？"他感到不平，想要进出这黑暗的监牢，但监牢的铁门上了铁锁，他怎么也进不出来啊！

这一年的三月初四，红军来到丽江了。这一天是丽江人民最高兴的一天，也是穷木匠一生都不能忘记的一天。这一天，红军打开了监牢的铁锁，把他从乌黑里拯救出来了。他又重新获得了自由，看到了春天。他读着满街的标语，望着满街飘扬的红旗，看到红军对老百姓的亲热的态度，他心里激动地想："天变了，是穷人的天下了。"

当天晚上，青年木匠来到关门的木匠家借宿。第二天，红军来到了木匠家，青年木匠跟红军[illegible]渡江的筏子。青年木匠二心想多为红军做些事情，不但[illegible]了红军的要求，而且还邀约了十多个木匠一起来做筏子。红军找来了[illegible]木匠的斧筏子，一下子就想少朝天地干开了。青年木匠[illegible]军在一起，和红军也[illegible]了。红军对他[illegible]很亲热，很敬重。当红军知道他的家是在金沙江边的大塘乡时，风趣地开玩笑地说："哈！我们也要到金沙江边去，这回该我们送你回家啦！"青年木匠听了也笑了。他从心里感到红军是真的好军队，要是[illegible]天天跟着红军在一起，那就太好了。

第一天红军出发了。青年木匠也随着红军[illegible]石鼓。红军在石鼓的柳林渡江了。这时，有的木匠不愿再去，就分别回家了。但青年木匠仍然跟着红军一起渡过了江，到了地科渡口，他又被留下来给其他还未过江的红军划船。当他把一船红军划过江来后，就听见江心发出一阵呼喊，他回过头来一看，另一只船在水面上摇摆了一下，被大浪一掀，就沉下水去了。波浪凶猛地吞食着船只，很多红军都被淹没在水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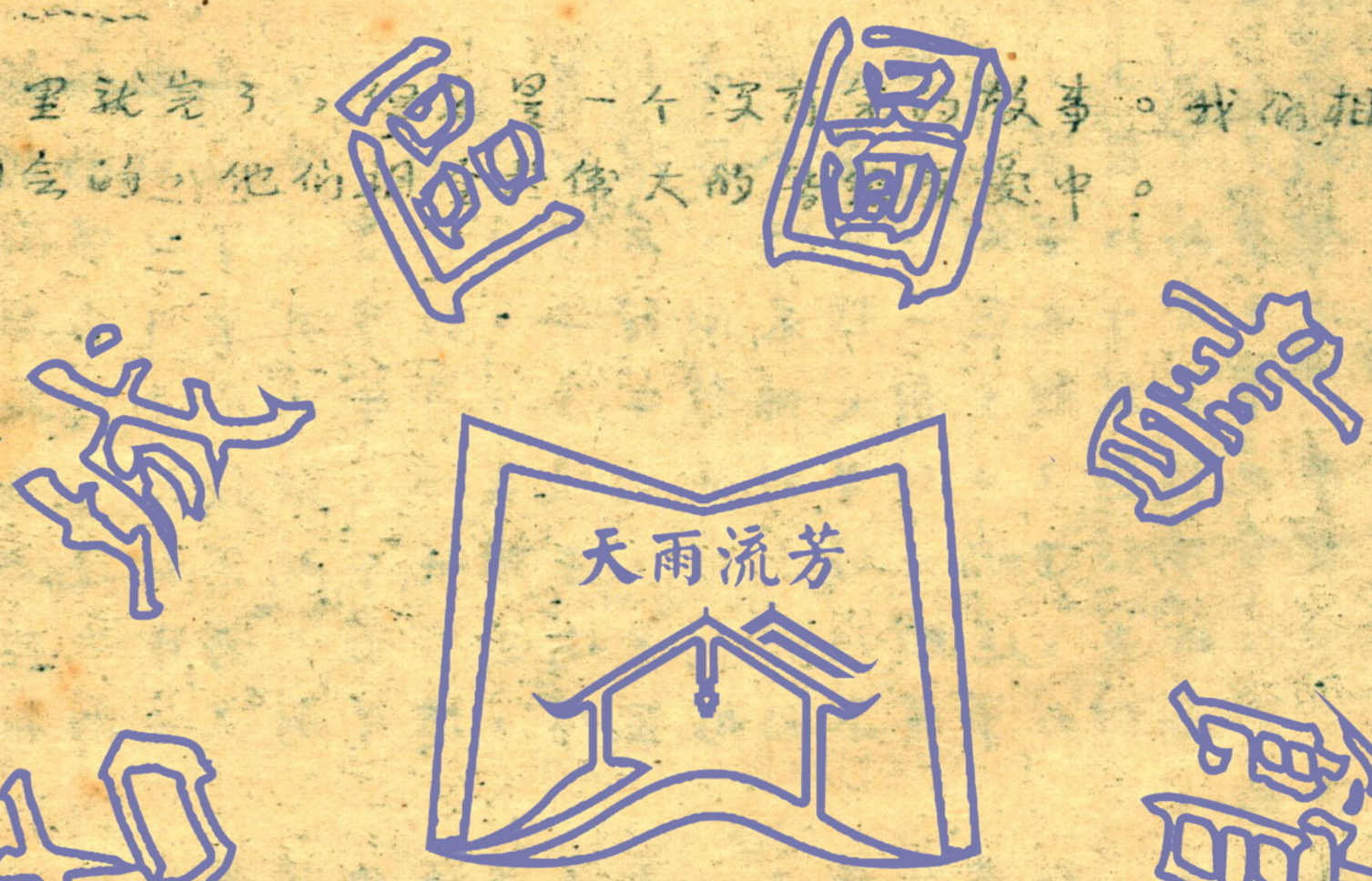
青年木匠非常着急，他忽然看见有一个红军用手抓住一块船板，只露出头来，被流水冲下去了。他急忙调转了船头，使出平生力气，拚命地向红军那里划去。正要赶到，一个漩涡又把红军卷下江去了，船身也被卷着团团转。青年木匠又向前划去，划到红军那里，一下子抓住了他的手。但这时青年木匠因为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也感到精疲力尽，马虎把红军拖上船来。但他仍然死死地拉住红军，顺着流水，慢慢地靠了岸。一到岸边，很多红

军都赶上来帮助，把他的船到岸上来了。到了这时，青年木匠才看出，这是一位高大魁伟的、年约四十多岁的老红军。青年木匠想到自己救了一个红军的老战士，心里感到无限喜悦。

但他回来不及跟这个红军说话，又听见江心在有人呼喊，随着喊声，他看到江心有一个红军被水冲下去了。他又赶忙把船撑开，再向那个红军划去。船身被水冲着，一直冲到了塞子坡。青年木匠看到那个红军抱着一根木柱，还在被水往下冲着。青年木匠使劲地向前划去，终于追上了红军，把他拉到船上来了。原来这个红军是一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休息了一会，他的精神就恢复了。他告诉青年木匠，他是一个司号员。

红军要走了。临走前，司号员送给青年木匠一顶帽子。（青年木匠）心里很难过，他望着红军的队伍向前进，心里想：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这两位红军战士呢？……

故事到这里就完了，但这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故事。我们相信：红军和木匠是会相会的，他们将建设伟大的祖国。



一桶水变成了一桶银元

天亮了，鸟雀都唧唧喳喳地叫。和大妈揉着地里的活计，鸟雀的叫声把她从梦中惊醒了，她忙着做起饭吃了好下地。到厨房一看，水缸里没有水了。她就挑着水桶去打水。走在门前的树边，一对喜鹊在她的头上喳喳地叫。人们都说"喜鹊叫，贵客到"。她想到她的父兄今天要来看她了。但她立刻又想到："尖嘴贫，喳喳叫，是要出祸事的徵兆。"她立刻操了一块碎石，向喜鹊掷去，喜鹊向向翅膀飞去了。

和大妈挑了满满的一挑水，急急忙忙地朝家里走。迎面走来了一個卅多岁的妇人，是大妈的老板娘，提一包袱东西，慌张地朝山上跑。她看到和大妈，身打战、音发抖地说："糟了，糟了，共匪来了！所有的人要被杀掉！"一步也没有停 [illegible] 拚命地跑了。和大妈摸头不知脑，把 [illegible] 水放在路当中就跑了。

两个红军战士 [illegible] 上行走，[illegible] 找不到水喝，在这里遇到一挑水，心里高兴 [illegible] 连喊 [illegible] "老乡，老乡，我们喝你水了！"没有人回答。两个红军战士等了等，看 [illegible] 一个人，两个人能能地喝了一肚子，变得更加有精神了，在 [illegible] 上钱，就赶路去了。

和大妈 [illegible] 到山上，看山下 [illegible] 静，村里和平常一样，只是汲趣煙又。她畏惧地從山上下来，看到一挑桶和扁担動都未動，只是一桶水不見了，里已装满了一桶银元，她高兴又奇怪，不能理解。过了很久，人们都说，[illegible] 不要老百姓一针一线，她才知道，红军 [illegible] 挑水，送给她一桶銀元。

天雨流芳

天雨流芳

阿一旦的故事

滇西北的高原上，有一座美丽的城，名叫丽江。这里聚居着勤劳勇敢的纳西族人民。丽江就是阿一旦的故乡。

阿一旦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的人，他出生在丽江黄山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家是木老爷的佃户。阿一旦幼年时曾读过三年私塾，后因欠下木老爷家的地租，为了抵偿所欠的地租，阿一旦就做了木老爷的长工。在天侑牛马一样地幹活，不但得不到工钱，連飯也吃不飽，阿一旦非常痛恨木老爷。

但木老爷看見阿一旦聰明伶俐，又有点文化、使用起来比别人合意，經常对他另眼看相，阿一旦没有被木老爷這种小恩小惠所拉拢，相反的，利用這些方便，加效仆们一起想办法，出主意、来愚弄木老爷，這样、幇助了穷人，又为穷人出了口气。

木家敗

阿肯首死了，留下一架破旧的脚碓和四個小孩給他的老婆，一家五口人的生活全靠他的老婆幇人家舂米，舂糠过活。日子久了，這盤脚碓渐々坏了，又制不起，阿肯首的老婆不由得伤心地哭起来，四個小孩也跟着母親痛哭。這時阿一旦从她家門口經过，听見了這悲慘的哭声，就进去問明了緣由，安慰她一番，說要幇她制一架新碓。

一天早晨，阿一旦在舂碓。這架碓是木家派了很多人，从金沙江边运来石头，从玉龙雪山上运来木料，又派了很多石匠、木匠去建运来的。舂起来又輕又快，米糠脫得很干净，米顆又舂得均匀。阿一旦看見這架碓這么好，心想"若把這架碓給阿肯首家才好呢；"他想了一会，計上心来，不容得笑容滿面。

阿一旦慌时地跑到木老爷的卧室里，叫道：

"老爷，老爷，不好了！"

"什么不好了！"木老爷惊慌地从被窩里伸出半個头来道。

"你呐，'木家敗'！'木家敗'！'木家敗'！……"

"混蛋，你說什么！"

"新制来的這架碓，人一去舂碓，它就叫'木家敗！''木家敗！'"

"你說的鬼話，等我来呐呐。"

阿一旦又回去舂碓。木老爷埋怨起来，他走进碓房，两列脚碓重复地响着'木家败！''木家败！'他越听越伧，不由得把脸都吓白了。

"是嗎；老爷，这个兆头不好哇，"阿一旦補了一句。

木老爷皱起眉头，喝令道：

"快去，斫起爷头来砍了当柴烧。"

"这架碓，还是新的，砍了多可惜，不如送給穷人"。

"这岂不便宜了穷人！"老爷摇了摇头，不过，心里有些捨不得。

阿一旦忽然叫到："有了，有了，阿肯茸家有一架碓，虽是旧了一点，但这架碓会叫'木家旺！''木家旺！'斫这碓，架和他家換，还不知他家会不会換呢"。

木老爷想了想，"对，对，对，赶快斫来，'木家旺'換来，把这背时的东西送給穷人。

阿一旦換来了阿肯茸家的碓，木老爷一看，是一架烂碓，根本不能用，不觉大怒，正要发作，阿一旦连忙笑着說："老爷，这架碓，虽說是一架烂碓，却是一架吉利物，放在家里，木家会更兴旺哦，"

木老爷不觉又转怒为喜，笑眯着眼点头。

三口疯猪

雪下得好大，雨和块子都被鏈锤了。天气越来越冷，眼看快要过年了。有条件的，又杀猪，又宰羊，准备好了各样东西。穷人家过年就是过关，大年三十天，地主家的狗腿还要来逼着交租。他们剩下的最后一隻鸡，也被地主抓去，又用什么来准备过年呢？穷人家过年，不用說吃肉，有的连飯也吃不上。

木老爷家养了許多大肥猪，杀了很多，只剩下三条。阿一旦想，可以动手了，不然就晚了。

阿一旦買来半斤花椒，和在飯团里，丢給那三口肥猪吃，不一会就发作了，肥猪又叫又跳。

阿一旦連忙跑到上房喊道："老爷快去看，肥猪疯了！"

木老爷到猪圈前一看，只見三口肥猪，瘫在地上，口吐白沫，两眼滿是血絲，仇恨地看着他，嘴里不断地喘着，倘要吃他的样子。木老爺吓得跑走了。一边跑，一边喊："快把猪杀了！快把猪杀了！"

阿一旦說："杀了怎么办？疯猪不能吃，人吃了也会疯！"

"你把肉猎去于上卖、卖給别人吃"。

阿一旦和几個家奴不一会就把猪杀好了。他们猎起猪肉到于上去。

阿一旦边走边喊、"賈疯猪肉!賈疯猪肉!"

别人一听說是疯猪肉、一個也不敢買。他们在城里轉了一圈、又把猪肉全部猎回去。

老爷見猪肉一点也沒有卖掉就大怒、"你這個笨蛋、只会吃、不会做"。接着又教訓道、"人要放聰明点、不要說這是疯猪肉"。

第二天、阿一旦和几個家奴又去城里卖肉。阿一旦一边走一边喊到、"快来買木疯的肉猪!快来買不疯的猪肉!"

别人看見他昨天喊"賈疯猪肉"、今天喊"買木疯的猪肉"、還是不敢買。

阿一旦他们又在城里轉了一回、把猪肉全部猎回去。

木老爷又想起那几头肥猪、都是整整的瞅着他、咧着嘴、露着牙、倘要吃他的样子、就說、"好、把肉倒去那个窜"。

阿一旦給几個僕人、就把這几百斤肥猪分給最窮苦的人家、叫他们在过年時也吃一点肉。

瓶 粮

六月里、天气闷热得很、木老爷家的佃户、一個個都汗流夹背的忙着打麦子。阿一旦左手拿着剛割完捆的麦稭、右手不断的揩着額头上的汗水。

這時候、木老爷正闲得发慌、他一摇一摆的来到麦场上、向阿一旦說道;

"阿一旦、你很会騙人、今天你能騙我一次嗎?嘿!要是不能,小心你的狗腿!"木老爷半开玩笑又威胁地說。木老左手叉着腰、右手在绸緞綢衫子的胸襟扭子、喘着气、一双奸詐的眼睛半眯縫着斜視作阿一旦。

"哎呀、老爷!快别提了、我不敢再和你开玩笑了"。阿一旦故意装着乞求的样子。

"你以后要放規矩点!"木老爷認为這回可以压倒阿一旦了、于是就摆出一付很神气的样子。

阿一旦微々抬起头說;"我不是怕你、更不是不能开你的一次玩笑、可是……"。

"可是怎么样?"

"我父親会揍我啊！他說我天天触犯你、对老爷不尊重。他隨時都注意着我、如果知道我又触犯了你、晚上回去就要揍揍了"。

"這不怕、我叫他不要凑你"。

"不老爷。這样吧、請你爬上粮架、看々我父親是不是在家，如果他出去了就好啦"。

木老爷就把凉鞋脫下来、穿着那双光亮的大紅緉紙袜子，費力的爬上去。

"好了、阿一旦、你父親不在家"。木老爷在粮架頂上、手脚顫抖着、几乎摔下来。

阿一旦在下面暗自詛咒道："叫你也尝々爬粮架的辛苦味道"。一面漫不經心地应道："是呀、我父親一早就出去幹甫去了、天黑才回来。"

"那你怎么騙我哦；"老爷在粮架上高声道、

"不是你叫我再騙你一次嗎？"阿一旦得意地笑了。

公喜？母喜？

一個冬天的早晨、天還沒有大亮、阿一旦就到木老爷家去。寒风从雪山上迎面刮来、阿一旦緊々的抿着嘴唇、两只手緊々的攥在袖筒里，佚死抱住脚步，這样似乎可以暖和一些，但是不爭佚澳的牙齒却連連碰撞着、发出咋咋的响声。

"开门！开……！"阿一旦猪皮样的拳头、敲响了木老爷家的大門，這佚他怀了好意。

"今天的门怎么开得這么快？"他的脑子里很快的閃过一個念头。

"大吉大利、子孫兴旺、大发大旺、長命百岁"。木老爷拴门站着、双手捧起滿々的一大瓢凉水、嘴里叽哩咕嚕的念叨着、把瓢送到阿一旦的嘴边。阿一旦才明白过来。原来昨晚上太太生了娃娃啦。阿一旦当了"头客"。照納西族的規矩、当"头客"的先要喝凉水、給小娃々免除灾害是非、免灾免难、一輩子享清净福。然后就要請"头客"吃白酒、鸡蛋、甜湯团。是規矩嘛、阿一旦只好把那一大瓢凉水喝完了。

"公喜？母喜？"阿一旦问。

"是個公喜，——少爷、唉！"木老爷回答着。口气很不高兴。因为納西族有一种說法："头客"是决定小孩一輩子命运的，"头客"是個高人貴客、将来孩子也就成为大官貴人；"头客"

是個贪民成者奴仆，将来孩子就要吃苦受罪。今天、大少爺的头客"碰上個長之——阿一旦，木老爷生气了、干脆把規矩也抹掉了。白酒、鳴螺和湯圆就没有給阿一旦吃。

阿一旦受了度次侮辱、恨极了、脑子里盘旅着要報复、"老爺也会給你嘗々喝凍水的味道"。

那年腊月底，年关逼近了、木老爷家正在忙着准备过年。偏偏在這時候，阿一旦来個好几天不見面、木老爷家裏着許多活无人做。木老爷很作急、叫人去喊过好几次、可是仍旧着不到阿一旦的影子、木老爷没办法、只好親自去喊阿一旦。

"阿一旦！阿一旦！"木老爷一右叫一巴推门进来。

"大吉大利！貴人当'头客'！子孫兴旺！大发大旺！"阿一旦高叫着进来、脸上帶着微笑、双手端一大瓢滿々的凉水、送到木老爷的嘴边。

木老爷从生下来就没喝凉水，即是這個時候、度個規矩又不好躲避。木老爷显得十分狼狽，勉強喝了一口，就想立付放去、但被阿一旦[illegible]着，"大吉大利，大吉大利，老爺是把木瓢凑近木老爷的嘴边，木老爷只好[illegible]。

"也叫你嘗々滋味！"阿一旦里滿々笑罵着、臉上却仍然陪着微笑。

木老爷喝完了凉水、一連打了几個寒噤、又不断的打起飽嗝来、感到有些不舒服了。

"阿一旦公喜！母喜？"木老爷以为是阿一旦的老婆生娃娃、假裝着几分关心的样子问。

"沾福！沾福！"阿一旦滿脸陪笑的答道、"公喜也有、母喜也有、小花也有！四眼也有！"說完就用手指向牆角边。木老爷一看、原来阿一旦家的母狗下了一窩崽、大約四五只，在母狗肚皮下乱鑽，唧々咕咕地叫着吃奶呢。

木老爷真气坏了、想把住阿一旦恶打一頓，但是阿一旦已經溜走了。

只有那隻母狗、向木老爷故意龇牙躍跟。

舒魚去

在丽江城西百二十多里地的地方有一個海是海。海里的魚很多、特别是鲫魚最多。每年到了二三月、海水經常乾涸、就不乾、海水也很淺了、度是最好舒魚的時候。

一天、木老爷正在狮子山①下遊逛。阿一旦一手里舒着一個

骨笑、正在忙去舂米，从木老爷身旁经过、木老爷忙喊道："站着！站着！"阿一旦只好站着。

"阿一旦、你很会开玩笑，今天你能馬上就跟我开一個玩笑嗎？如果能，我就給你十到銀子的賞分"。

"唉，哪有時间和你开玩笑呀！老爷，我馬上就要走了"。阿一旦装出一付馬上想走的样子說。

"你到那里去？！"

"你沒聽嗎說？刺是坝的海水干了，許魚去。"

"啊——是這样！阿一旦赶紧給我备馬、我也去！"

"你騎馬走的快、我走路走的慢，註我先走一步、請你叫刑人給你备馬吧。"阿一旦装着慌张的神情，說完就匆匆的跑走了。

木老爷一聽說海水干了，心慌起来。"那就得趁早！"他嘴里叽咕着、就赶紧叫人备了一匹騎馬和一匹獻馬、一口气跑到黄山頂上②，只見白茫茫的一片海水、起着一層々的波浪、有九只小船在远处漂着、野鴨子這里一群、那里一群，叫着、飞着、在水面上游泳着、海边一個人影也沒有。

木老爷恨恨地說："哼！阿一旦實在可恶、居然敢开起老子的玩笑、回去非把他打死不可！"

"快，赶快，把阿一旦抓来！"木老爷即刻、一下[illegible]令。

奴仆們把阿一旦拉到堂前、他若无其事地站着。

"把他按下去、跟我狠狠地打，"木老爷一甩手，咬牙切齿地說。

"我的大老爷、我犯了什么罪要打我呢？"

"呆种，你好可恶、竟敢来欺哄我、居然把刺是海一趟、惹众人笑話"。

"我的老爷、我怎敢欺哄你、是你老人家要我馬上就說謊話来哄你、还說哄信了要賜賞分呢！我奉了你老人家的命、怎敢不执行、所以、只好請你老人家到黄山去消々凡。你叫我做的，我都做了、請老人家把答应給我的賞分給我吧，"

這一下弄得木老爷、笑也不是、哭也不是，脸紅脖子粗、在众人面前下不了台。

註：① 狮子山、丽江城内的一個小山名。
② 黄山、丽江城西約十里地的一个山名。

上楼下楼

老爷在楼上月台上歇凉。他看見阿一旦、你有本事叫我爬粮架、我叫你从楼上下来嗎？"阿一旦、你从楼上下来嗎？"

午、木老爷在楼上月台上歇凉。他看見阿一旦、你有本事叫我爬粮架、我叫你从楼上下来嗎？"

半晌、道楼叫"下来嗎？"阿一旦、你从楼上下来有什麽希奇、我有本事叫你从楼上下来。"

的就我、"。"

天淮叫说去嗎？"

夏做飯旦上的"

個里你一楼真当老说一老事一、显老了

一子天阿列"

在、今天楼下

"木头阿木本阿来我木就

摇着有你

上下来、看

、叫就子于我巴木下来

阿一旦捧腹大笑說、"你爷爷上楼去啦，老爷，你真呷話"。

木老爷站在那里气得喘气。

阿一旦唱戏

三月间、百花盛开、到处都桃紅柳綠，雨江每年举行一次的三月戏王会又开始了。鄰近各屆各县的人都来赶戏王会。会上搭满了、兴見人山人海、水洩不通。会上又請来大理的戏帮唱戏，多才多艺的阿一旦也参加他们唱戏。

木老爷站在那里气得喘气。

阿一旦唱戏。因为他去唱戏、就要給阿一旦扯台、給他在观众面前丢丑。阿一旦很爱唱戏，以后就不敢再唱了。

所以老爷最怕他唱戏。因为他去唱戏、就要給阿一旦扯台、給他在观众面前丢丑。阿一旦很爱唱戏，以后就不敢再唱了。

戏班长唱孟良、唱得很好，阿一旦唱得很赞的說、"我很赞孟良是也"，自白名姓、有板有眼。阿一旦接着說、"我是其中的一個"。

阿一旦没有白板。阿一旦接着說、"我很赞孟良是也"，自白名姓、有板有眼。阿一旦接着說、"我是其中的一個"。

文一回、阿一旦唱康孟嘗、上高座時、高座突然跨了、把阿

一旦摔下来。阿一旦赶紧向坊面打招呼："例板！例板！"他唱例板道："康孟嗜、自不小心跌下来"。引得观众哄堂大笑。原来高座是戏班长故意措跨的。

阿一旦觉得戏班长处处在他、他非常气愤、也在寻找报复的机会。

有一回唱"三鞭模男鲳"。阿一旦唱尉迟恭、戏班长唱秦淑宝。唱到三鞭模两鲳的过场时、阿一旦对戏班长说声"请了"、举起木制的粗鞭、用尽平生气力、着实把戏班长打了三鞭。戏班长痛得几乎叫出声来、但为了维持面子、只好咬紧牙关。"我的鞭庹亥重、从未这样打尉迟恭了。阿一旦用鞭架住了鲳道："小子庹模三鞭、面不改色、真好汉也！世间既无了比我高强的人、我活着有何意思"。说完就退台一步、拔出匣剑横颈一抹、做一个自刎的架势、就下去了。却使戏班长呆在那里下不好下台。

学了狗叫是要赔钱

木老爷对阿一旦实是伤透了脑筋、但又无可奈何、聪明的木太太看出了老爷的心事、想了好几天、想出一条毒计、趁紧对木老爷说："庹回我有一个办法治服阿一旦"。她附着木老爷的耳朵低声说："如此如此……"。木老爷点点头、使出大姆指说："妙极！妙极！"。

太太再三再四打听他："到底、千万别再上他的当、才一出了漏子"、太太摇了摇头、加重语气说："你庹个老爷学狗叫的名声可丢脸啦、还要白抛五两银子。"

木老爷挺着胸脯、拍着大肚子说："保险！保险！"。

阿一旦来了、木太太伪善地陪着笑脸说："阿一旦、老爷几次都吃了你的亏，今天、我来与你打个赌、要是你能使老爷学狗叫、就给你五两银子、要是不能……"太太把笑容一收、露出母夜叉般的脸相说"你就得规规矩矩地在我家干一辈子的活路、不许开溜！"她说罢向木老爷献婿地微笑、木老爷似笑非笑地咬住了嘴皮、他似乎得意了。

阿一旦右手抓搔着后脑勺、伸了伸舌头说："庹怎么使得、我在你家干一辈子活路没有关係，若老爷学了狗叫、岂不成狗啦，要不得吃！"

太太不耐烦地说："庹用不着你管"。

第二天木老爷叫阿一旦去请客、阿一旦故意磨蹭时间、天快

晨了才回来，一进门就装着气呼々地喘气。

木老爺問道："撞了什么鬼，慶么晚才回来？慶喘着牛馬气的。"

阿一旦"嘘"的一声吐了一口長气說："鬼倒沒有撞着，碰到一支大莊狗，差点把我撕成几半？"

"什么？"

"我去請你的親家爹，他那隻新買来的大莊狗好悅呀！头有斗大，眼倘銅鈴，血盆大口里，猪牙有半尺長，身条有小驟子高，毛茸々的真倘一隻獅子，牠一見我就扑过来，就囉々々，囉々々地狗叫。我赶緊往回跑，那狗慶囉々々地叫着撵我，追了好長一段路，幸亏我跑得快。天呀？大莊狗的叫声，好吓人嘛！囉々囉，囉々々……"

木老爺把脹一瞪："莫有出息，小哈巴狗才囉々々，囉々々地叫，大莊狗怎么会囉々囉，囉々々地叫，喔，你又来胡說八道？"

"本来你是那样叫的，囉々囉，囉々囉。"

"狗呢？你沒碰見过我家亲的長毛多大莊狗都是嗚々々，地叫嗎？"

阿一旦哈々大笑道："是呀，真倘一隻大莊狗"。他轉过来向木太太說："太太哩，慶了嗎，老爺学狗叫了。"

太太理会老爷志趣上，老爷理会太太不提心吊胆，喜在无可奈何地慶点点头。

阿一旦的詩

有一年的十月间，在娄坊①一家姓和的地主家的花园里开了一朵牡丹花。虽說十月天气慶不很冷，但十月开牡丹的事，慶从未沒有过。全丽江城就論紛々。有人說是丰收的吉兆，有人說要出真命天子。

一天，丽江城的大小官員和文人学士都去那里賞花吟詩，飲酒取乐，祝賀十月開牡丹這件奇事。

慶時，木家的势力已經大大衰退，可以說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木老爺听說十月开牡丹，認为是個兆头，就座上賬軒，叫着阿一旦去賞牡丹。

官員們見木老爺来了，就紛々出来迎接，互相礼让一番。就借歌頌牡丹来歌頌木氏的功德。在詩中有的把暮老爺比做鮮艳的牡丹，說牡丹面对不怕寒冷的梅花；有的說

原来牡丹是为木氏而开，木家将重新兴盛起来等云。木老爷非常高兴，持着胡须，悠然自得。

忽听得阿一旦大喊一声："我也题一首！"木老爷和席员们都大吃一惊，都用鄙视和怪罪的眼光看着他，只见阿一旦不慌不忙地铺开纸笔，很快就写好了，写完后他高声吟道：

十月开牡丹，
何必寻梅花，
明年春三月，
完了！②

木老爷一听，气得胸口起伏的厉害，倒在床上。席员们一阵一阵哑口无言，不知谁输谁赢。最后，宴席不欢而散。

据说，当时的学官知建昌为此事，回家后连气得病了几天。

黑龙潭是丽江著名的风景区，建昌山清水秀，奇峰参天，鲜花不断，游人很多，特别是以木老爷为首的那群有闲人物，几乎一年十二个月都流连忘返，成天吃喝玩乐。某年元宵时，阿一旦要题几首诗，显显"才华"，举发举发。结果，满墙的题壁被重新了。内容却是些什么"满腹经纶，医才不足"啦，什么"出类拔萃云、鹏飞万里"等云。

阿一旦对这些很不满意。有一天，他到了楼梯东旅店的神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道：

过去过来骂的多
不成诗句不成歌
吃了青草放驴屁
有志何不早登科

只几天，这首诗就传遍了丽江。有些秀才看见那些文人学士在身旁经过时，就高声背诵两句。弄得这些文人学士，百般耳赤，低着头，加快了脚步。他们恨在心，连当时号称丽江三大文人的南子云、牛铁笔、杨竹庐都很气忿，说这是杀了他们的威风，羞辱他们阿一旦。

注：① 百发坊，丽江城内的一个地名。
② 十七字诗是当时丽江城内最流行的一种诗体。

一天、阿一旦路过双石桥、恰好禹子云、牛铁等、楊竹庐、桑旭人各族东方四人在桥墩上坐着，正在談論什么。一見阿一旦来了、几人都皱着眉弄眼、急々忙々地說了几句、就都站起来拦住阿一旦。

牛铁等仍笑着說。"阿一旦你在最先灌題的那首詩、寫得真好、实在佩服之至了今天，我们来和一首詩吧"。

阿一旦說、"我是個无知的人、怎能和你们作詩呢？"

楊竹庐庄說、"不必客气、机会难得、机会难得"。

桑旭拍着阿一旦的肩說、"這样、你先再個句子、我们来对、对的不上、我们輸。对上了、我们又再一個句子、你来对、对的不上、你就輸了。那么、队后就不許你剩她去塗鴉"。

這四個老書生滿以为共消磨掉阿一旦的深奥典故来、就可以把阿一旦难倒。

阿一旦笑着說、"說的不好請勿見笑！"

四人同声說、"决不笑你、决不笑你。"

阿一旦手指着四人說、"馬牛、羊入相（這是人桑旭）一窩坐"他略一思索着說、"就這一句你们对吧"

四位老書生都先口瓶台、看面面相覷、誰也对不出来。

阿一旦忍不住大笑起来。"哈哈、你们輸了！你们輸了！失陪了、請坐！"說完就起身而去。

木老爺吃屎

自詡为非常聰明的木老爷、屡次挨了阿一旦的愚弄、老实不滿意、很想找個借口狠々的整阿一旦一頓、可是他絞尽了脑汁也想不出一個办法来。最后，他才想出一条毒計、对阿一旦說道、

"阿一旦、我好几次上了你的当、那都是无意中被你騙着了。現在我叫你再騙一次、要能夠騙我吃屎。時間限你三天、要是這次也能騙得过我，就免你做一年的苦役、如果不能，哼……"。

不等木老爷說完，阿一旦就緊接着說、"能、能、能，三天時間太慢、一天就夠了"。

"那就一天吧、你自己的話不許反悔！"

木老爷滿心喜欢、以为這次保险可以整倒阿一旦了。而阿一旦却仍然很从容、他盤算着如何叫木老爷吃屎、給木老爷着个莊稼人的騙局。

第二天清早、木老爷起来洗了脸、准备吃早飯。突然阿一旦

嚷叫着、气喘吁地跑进来，"救火，救火，家庙起火啦，救火……"。

顾一喊、木老爺的家人、奴僕们都跟着叫嚷着跑出去、可把木老爺吓坏了。他抬头往家庙那一边一看，一股浓烟从屋詹里冒出来。顾時候，木老爷想里家庙里雕刻精美的龙凤神龛，紅漆金字的祖先禄位牌，供桌上的金，銀，玉、石，珠宝等物。他雖年而又笨的身子连滾帶爬地到了家庙跟前。

顾時阿一旦正在使劲开家庙的那把大銅鎖，木老爷一手把阿一旦推开，自己親自动手起来。說也奇至，那把鎖反跟故意和木老爷开玩笑似的，无論如何也开不开。木老爷发急起来，浓烟越来越大，又嗆人，又刺眼。他一连几回伸直脖子嚥吐沫，蒜头鼻尖上冒出豌豆大小的汗珠，他丢了刑人去开，而是鼓着肚皮干使劲。

阿一旦說，"顾把鑰匙給我，我上来口水就开了。"

木老爷聽后，就赶紧把鑰匙拔出来放进嘴里一次又一次的沾甘水。到第三次把鑰匙放进口里時，他才开始慢慢嚥唾沫，急忙藏、舒着鑰匙仔細地看了看，又嗅了嗅，才看出鑰匙上粘满了大糞。他"呸，呸，呸"吐個不停，一連吐了好几口唾沫，还不住地用手抹口。

顾時，阿一旦和几個伙伴站在旁边，实在忍不住哈哈笑出声来，只好用手把口捂住。

木老爷嘴里骂骂咧咧走过来，还不停地用手指着家庙，顾意思是叫阿一旦他们快去救火。

阿一旦大声笑起来，說道，"不要嚷了，家庙没有被燒，老爺，你可吃屎了！"說完就跑走了。

把木老爷气得直跺脚，却又不好意思在众人面前发作。只好忍气吞声，捏着鼻子，连连吐出口水，跑回去拔土碱嗽口去了。

原来，家庙里的火警是阿一旦在早上去打扫家庙時，拣一些松毛，树叶堆放在一口大香炉里，放了一点火种，使它慢慢地燃起浓烟来。阿一旦在銅鎖里灌了半斤不稀的一銅鎖糞，使木老爷在驚嚇失措中吃屎。

木老爷在嗽口，不知嗽了多少回，总覺得遺臭在心，心里越想越气，"阿一旦這狗东种，非把他杀了，不解心头之恨！"他叫把奴僕叫来，叫他们把去阿一旦叫来。

且說聰明的阿一旦，早就知道，乡地不是安身立足的地方，

、这次又狠狠的作弄了木老爷、狠心狗肺的木老爷、一定不会饶过他、他就跑走了。

逼张飞杀岳飞

阿一旦跑走后、就外百颗流、靠乞别人做短工过日。饱一顿、饿一顿、受尽了流离的苦处。

一天、阿一旦来到大埋府、恰巧庐剧队前在丽辽岩处戏的戏班子、因以前就认识、加以他又多才多艺、什么东西、一晃就会、他们就收留了他。阿一旦又结上了当时一位著名的"花脸"为师。从步、阿一旦的技术日增、很受群众欢迎。

一天中午、大埋提台①的大公子来戏班子游逛、看见阿一旦他们在排戏、就向阿一旦问"明天你们唱什么戏?"

阿一旦开玩笑地回答、"张飞杀岳飞"。

终日里花天酒地的大公主、就信以为真。第二天早晨、当提台问他今天唱什么戏时他说、"张飞杀岳飞"。

"谁说的?"提台诧异地问。

"阿一旦"。

提台大怒道"贱小子吃了熊的胆、敢在老头上来动土、欺骗起我的儿来了!"他又回忆岳飞儿子解释道、"张飞是三国时刘备部下的大将、岳飞是南宋时的庶将。二人不是一时一地的人、怎么能够打起仗来呢?"

午后、提台骑着骏马、前后都有亡卒、威风凛凛地来到戏场。下马后、坐在正台。阿一旦来了、提台命令道、"唯说你们今天必须张飞杀岳飞'、对敌去必来、必将好营三千余人、必得不好、每人打三百板子'"

声比战鼓、就言会意、一到问题、眉头一皱、就会计上心来的阿一旦、一回到后台、就把戏编好了。

阿一旦和他的伙伴们一起出了这场戏。内容是、

张飞死后、做了南天门的守将。岳飞被秦侩加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在监狱中被害后、来到南天门、要进天宫去。却被张飞拦住、不准过去、岳飞大怒、马上举起长枪和张飞大战于南天门。两人战了九百回合、还不分胜负。只战得乌云滚滚、飞沙走石、后被天王发现、才把二人劝开、让岳飞进了天宫。

在这戏中 阿一旦和他的伙伴们、都卸去了全付脚、不管唱

註: ①提台、武官名。

二、做工都很熟练而又精彩。

这出戏把摸台迷住了。在这出中、他唱了八道彩。不断地称赞道："这得真好！这得真好！真是他们的能手好戏"。

摸台尝了戏班子三千吊尔，在回府的路上、摸台喋荆："我看了九十年的戏、可惜，直到今天才知有"时代杀气代"这出好戏！"

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转眼就二十多年了、阿一旦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做些小生易维持生活。一到傍晚、青年人就去找阿一旦、要他讲些组统治者作斗争的轶闻趣事。有时、阿一旦手提檀板、耐心地教一班青年人学习唱戏。从此、丽江地方才有了"玩友"。①

时间虽过去了、但阿一旦的统治者作斗争的事迹将永远流传在纳西族人民的口中。

註：①"玩友"、民间戏剧爱好者的业余组织、一般人称为"玩友"。

天雨流芳

木土司的傳說

一 夹底篮

和荣典等口述

古时候，今日的丽江坝子是龙王霸佔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海子。那时，木土司住在白沙(一)，白沙在玉龙山下，站在这里能把海子看得清清楚楚。有一次，木土司在海边看风景，觉得很好，心里想着："要是在海子中间修起一座喇嘛庙，那该有多好啊"！他肚里老是怀着蛇，老是怀着蛙。贪心的龙王立刻就知道他的心意了。龙王变成一个老人，从玉龙山上走下来。龙王拍着木土司的肩膀说："你要想在海子里造立一座喇嘛庙吗？这很好。不过，你得一定用金银来把海子填平，用别样东西都是填不成的。"话刚说完，龙王就不见了。木土司心里盘算着怎样才能得到许多金银来填平海子。

一桌迫不怀难，木土司一下子就想到了得到许多金银的办法。他给他的大把事招呼了一声，立刻好多的男人都召集在一起了。不一会，玉龙山脚下，到处都是挖矿的人。他就是木土司打的鬼主意，他要叫千千万万老百姓给他卖命，把金银来填平海子，他好修庙庙。

白沙的一些人都是木土司的，木土司最听他的一样一样称成是别人的一些生的别人发现他的金银矿，他叫每天们都要猜个的谜，答准云来响。木土司的大把管很难打工中的一个小伙子，他整天都在大声高兴的唱些悲哀的歌，他们悲惨的生活。大把事几次警告他："再唱我就要把你杀掉"可是这小伙子只要唱。小伙子们唱歌的时候，挖矿的好多人都把背篮放下来听，一停下，整个挖矿好多小伙子都唱起了歌，妇女都放下背篮听。有一次，整个挖矿的地方，到处都唱起了歌，妇女们都放下背篮听，与每个挖矿的都放不掉来听，挖矿的事快要全盘停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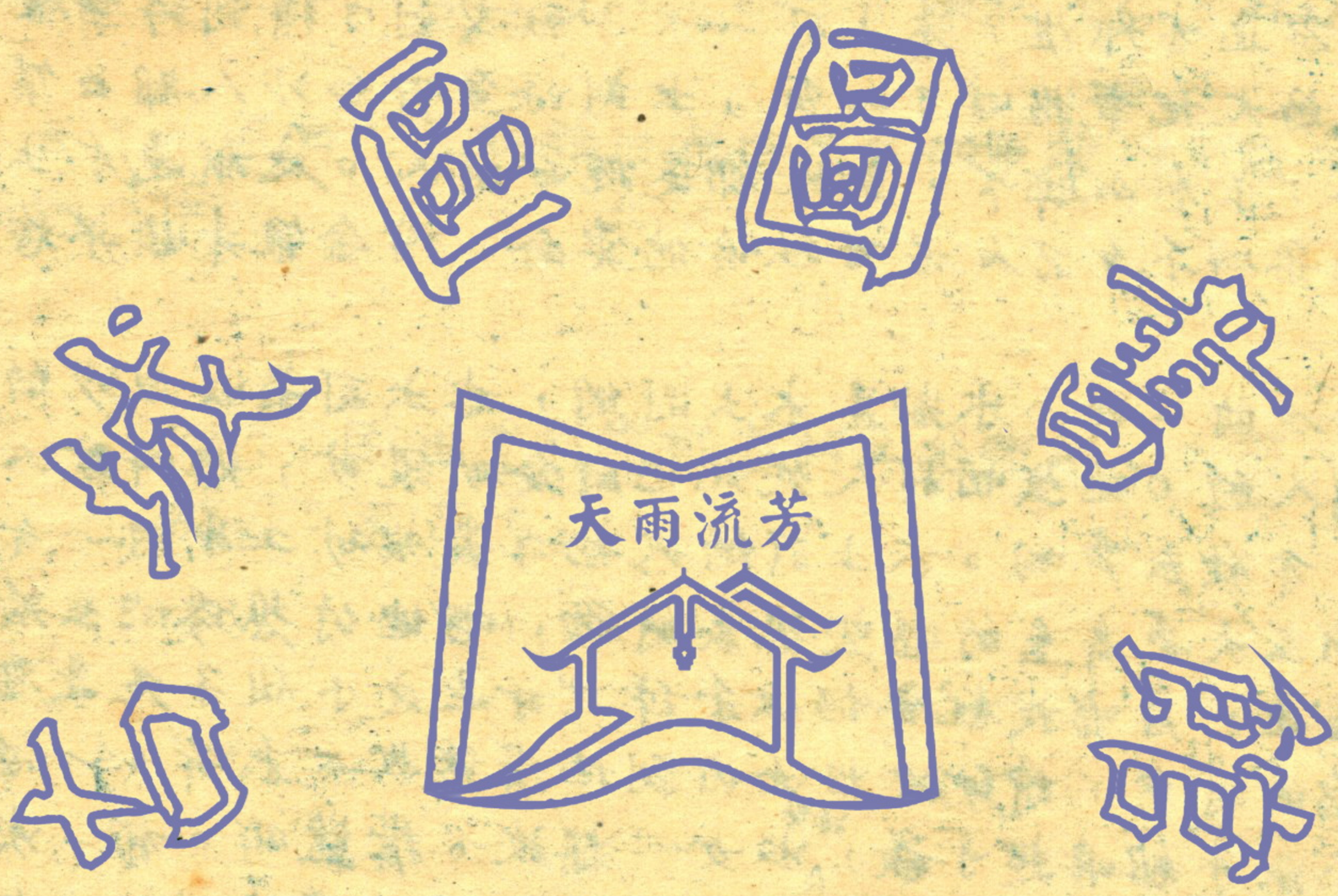
大把事看事情不妙，鬼计盘久在脑子响响，他赶忙把这事情告诉给木土司。木土司开头吓了一跳，后来就狠狠的说："嗦，偷懒，看我……"。大把事他在木土司跟前咬了一下耳朵，两个狰狞的胖家伙，眉头一皱，生了鬼计，又喜笑颜开了。第二天，木土司把原来的平底篮都换成夹底篮，想用这个方法来使挖矿的人不再"偷懒"。两个像伙以为这下都平安无事了。

可是，这个方法一点用处也没有。挖矿的人不能把夹底篮放下来听歌，背起夹底篮都起也要听。……

过了很久很久，大山挖去了一大半，成堆成堆的金银也挖云来

(一)白沙，乡名，离丽江城有十多里。

了。木土司怕那些挖矿的人走漏了消息，怕他们把金矿银矿的地方告诉给别人，在挖矿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把千多矿工都杀掉，用一大块地把尸首埋了！这些坟墓至今天也还看得到。事隔过了以后，木土司就扬言说："我挖出这么多的金矿、银矿，就象我修石牌坊一样，是神仙帮助我的。"



二　木土司祘命　　和学书口述

有一个十说十准的祘命先生到了丽江。他给人家算命，今天明天，今年明年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都算得出来，没有一个不准的。很快，他的名字就传遍了丽江城，也传到了木土司的耳朵里。木土司的疑心很大，他想："定是一个不得了的人，一定是谁派来收拾我的。"就想了一个办法：叫这个祘命先生来给自己祘命，在算命的时候，就趁把他杀掉。

一切安排妥当以后，就派人去请那位祘命先生。算命先生问木土司派来的人："是什么人请我算命？"来人说："是我们木老爷请你祘命。"算命先生早就把木土司的命算好了，他知道木土司要杀他。他就对来人说："我不敢祘你们木老爷的命。"来人把这句话回报了木土司，木土司说："他大概是怕死，你们可以给他担保起来。"算命先生听说有了担保，也就放心的来到木土司的衙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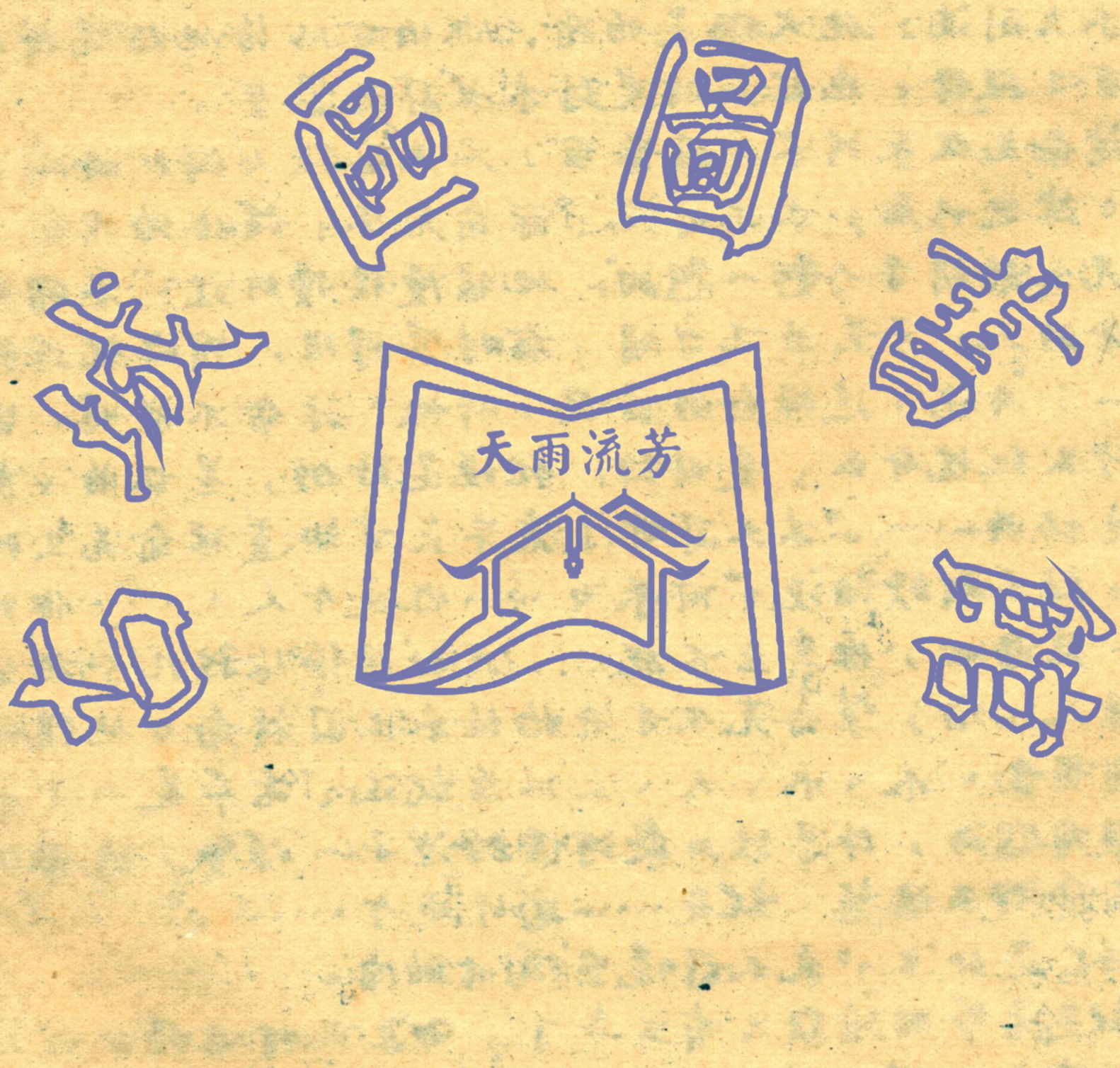
祘命先生来到木土司衙里，木土司就迫不及待的跑出来迎接祘命先生。坐定以后，木土司说："祘命先生，请你给我祘个命啦！"祘命先生的胡子一翘一翘的，他很慢很慢的说："老爷呀，我这个祘命的人，天机不可泄漏，有时算得准，有时祘得不准，嗯，这是一门学问。我这个祘命的方法，叫做'祘命不论贵、贫、富、贱，有什么就说什么，是好的，就说是好的，是坏的，就说是坏的，遇到凶死的……'。"木土司听了老半天，才知道祘命先生祘说了坏的触怒他，就不耐烦的说："阿呆牛……你这个人！……你说些什么，老爷要一定要你祘，你实在不祘说，我就再给你找几个算命的人。"再找了担保人以后，算命先生才开始给木土司祘命。他东掰西填，说得很慢，说些金、木、水、火、土以后就说："老爷是人才之王，金有金沟，银有银山，牛马牲口象河里的沙子一样多，此命财是一个富贵命，衣食都不用愁，就是……这个这个……。"

"就是什么？"木土司喘里喘出的问。

"就是老爷的活期只有三年了，即且死时还得不到棺材。"祘命先生象对燕麦一样，断断续续的说了下去。木土司听了以后，气得吹胡子瞪眼的，一时间回不过神来。隔了一会，木土司醒来后要想去抓住算命先生的时候，祘命先生早就走出木土司的衙了。木土司只听见内外传来祘命先生模糊的声音："木老爷，很对不起，再见了！祘命的钱，不要了！就算是我给老爷赔的不是吧。"

（事情过了以后）木土司虽常派人在丽江城里抓这个祘命先生，但却没有着落。木土司叫祘命先生的话吓倒了，他就在各个寺庙里都准备起棺材，以防他死在哪里都有棺材装殓。可是这个祘命先生也不

是。不久，水土司到底发疯了，他把他家里的老虎放了出来，自己也跑了出去，不知死在什么地方了。



吃鬼

从前，有一个东巴，他走门给人家念经，送神送鬼，治病消灾，他自称能捉鬼吞吠。吗以一有人生了病或遇天灾，都找他去咚理捉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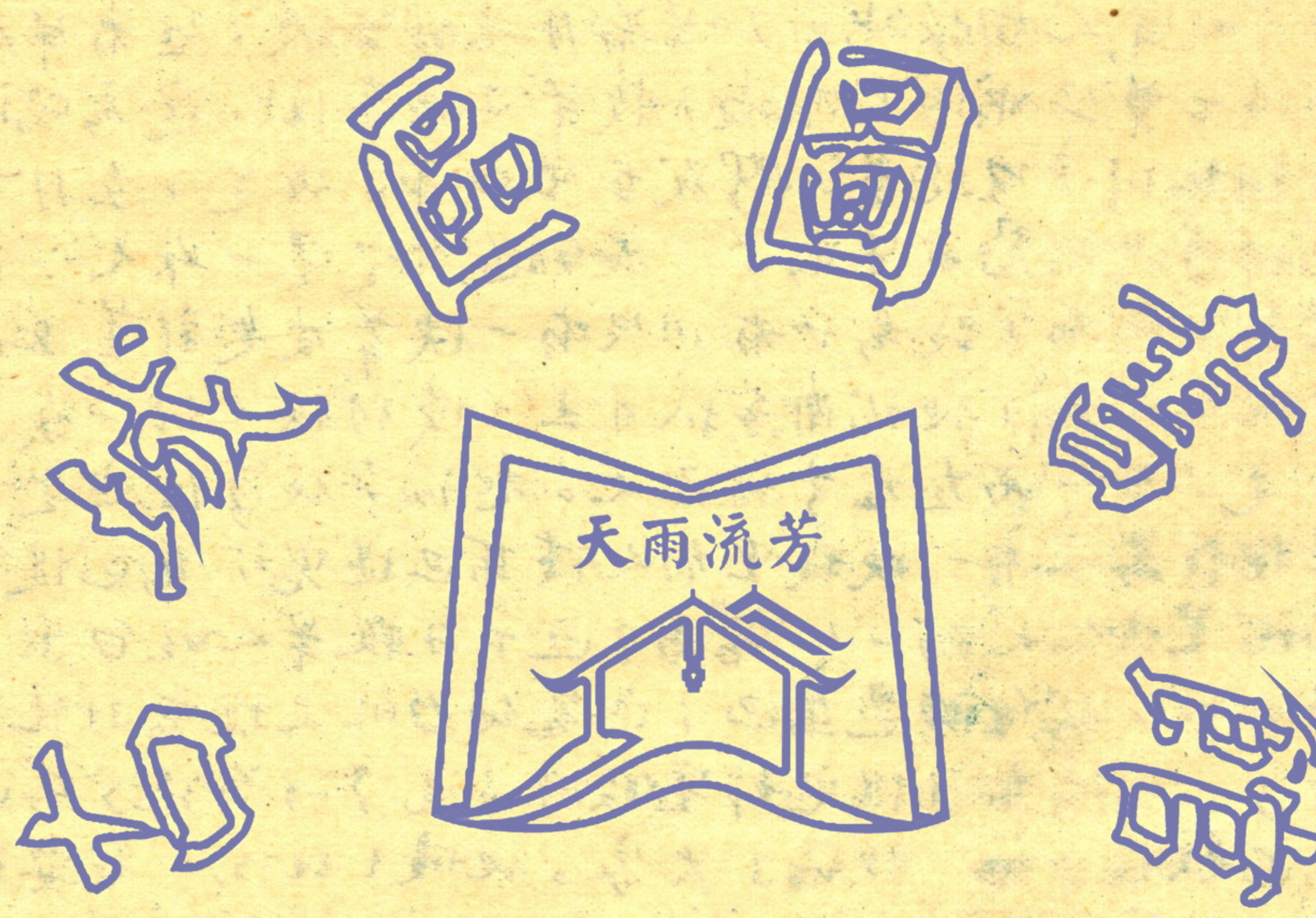
有一年天旱，禾苗晒得像松毛一样，可以用来引火，田晒得裂开了咀，可是天上连有一点云彩洵下雨的样子。农民十分焦急，哥又相传的办法吗？去问东巴，东巴说是鬼在作祟，要把鬼捉掉，天才会下雨，约定快它第二天咚经捉鬼。

这天晚上，弓有星星和月亮，坚生地上洵铺上了一层薄薄的霜。一个牧羊人回家晚了，借着月光的照映，赶着羊群下山。忽然听到山坡下草丛中仍响响，牧羊人[illegible]，这方晚就在神丛中走？想去到初到，可能是[illegible]就在里[illegible]是，在月光下看见一个黑影跳跳蹦蹦的爬过[illegible]，他纳闷[illegible]是一个人，他这个人黑祝到这里来干什方？跳高一看，只有一块羊皮是衬着白的，他想这里面一定把有[illegible]，他就用手扒开土，摸到软软的[illegible]面，拿出来一看，是一个[illegible]，有一块扯里掉[illegible]，东巴捉到羊皮捉鬼，东巴捉到羊皮当众吃了的，才就是这方大的一个"宠"喝，[illegible]牧羊人吃白了：说为黑影走进去的那家，就住的是东巴，这是他为吓天捉鬼[illegible]的"鬼"。牧羊人吃白了，"东前东巴捉鬼也是假的，这样为治[illegible]的财位工夫，东巴来骗骗[illegible]，欺骗了大家。他摇了地说："我要给点东巴教训，看他骗人还骗人？"

第二天晚上，在这山坡的下面搭起了台子，东巴穿了彷衣，拿着师刀，来到了丁巴什罗[1]，就开始了捉鬼。东巴学时地看着，他边唱边跳，最后，他在山坡下的神丛中停了下来，说鬼就在这里了。他就扒开彩土，看出软软的人来，就这就是鬼了，[illegible]，一只报信人就在哪里大喊起来。他觉得这个东巴实在太，想赶快跑到那里去，但看着东人又怎么吃呢？正好闻着气香了下去，这个"东小鬼"就神神秘秘的[illegible]，在把白羊翻来覆去，东巴又吃又吐，把一个场子都弄臭了。

（和文运 口述）

注：丁巴什罗是第一个东巴，即东巴教的祖先。


天雨流芳

汽車生个小馬

一天，一个有分人，坐着一辆汽車，由城里出来，要翻过用松木捆綁连接起来的两座大山。一个穷人，牵着一匹母馬，也由城里出来，也要翻过这两座大山。

这年，年成不好，生活非常困难，穷人有个七十多岁的母亲，眼看沒有一点东西吃了，只得忍痛把家中仅有的一匹快产小馬的母馬牵出来，卖了掉，又马好牵回家去。

走到山脚，下起大雨来了。到了桥边一看，桥已被山洪冲走了，人馬，汽車都过不去，马好在这里停了下来。

这时，天已黑，穷人把馬拴在树上后，自己靠在树上，很快就睡着了。有分人把汽車停在桥边的树下，睡在汽車里，很快也就睡着了。

母馬走了一天，半夜就生了小馬。小馬在地下躺了一会，爬起来吃了奶，她感到很冷，就向汽車走去，睡在汽車下面沒有被雨淋湿的地方。

天亮，穷人醒了，有分人也醒了。穷人一看，母馬已生了小馬了，可是小馬在那里？他四面寻找。有分人一走出汽車，就看见汽車下面有一匹小馬，他一点也不惊奇，大声地说："我的汽車生了个小馬。"穷人听见了，走过来看，果然小馬躺在汽車下面，不禁愤怒地说："汽車会生小馬？这小馬是我的母馬生的。"

有分人模蜜地说："什么，小馬是你的母馬生的，那怎么睡在母馬的身也？这小馬一定是我的汽車生的。"

当时，有分人的势力大，穷人没有办法，马好到城里去告状。

县马把二人叫去，问明了原由，她又问穷有分人说："这个小馬是母馬生的也不晓得，是汽車生的也不晓得，我出三个问题，你们来回答，说着了最好，小馬就是谁的。"

穷人沒有办法，马好耐心地来回答问题。县马说："天地间最肥最胖的东西是什么？天地间最快的东西是什么？天地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有分人首先回答："我家喂了备大肥猪，有六七百斤，可说天地间最肥最胖的东西。我最近买了辆汽車，一天能跑几百里，可说天地间最快的东西。我马有一个独儿子，可说天地间最可爱的东西。"

穷人回答说："地球上有山有水，有人有獸，都沒有装饰，地球是天地间最肥最胖的东西了。我的心想到那里就到了那里，可说是天地间最快的东西。天地间最可爱的东西，就是你县老，全县的人

一看见你来，做工的人都停下了，坐着的人都站起来了，站着的人都低下了头。”

比较起来，穷人答得最好。但是当又犹豫有甘人，他说：“你的两个答得差不多，这小鸟还不能决定是那个的。孔生做两道两个问题，三天以后来回答，最回答得最好，小鸟就给他。如果都答得不好，小鸟就是我的了。第一个问题，问题不需要来回答，但是要来回答。第二个问题，礼物要给我带来，但又不能带给我。

三天以后，穷人来到城里，他睡在街门口大叫起来，当当来了，穷人说：“我睡在街门口来回答问题，但又没有来回答问题。第一个问题回答了。”穷人从口袋里拿出支麻雀给当当，当当伸手去拿，穷人手一松，麻雀就飞走了，这样，第二个问题也回答了。

有甘人以知他探来回答问题，就不敢来了。当当无可奈何，只好把小鸟给了穷人。

最后，当当问：“你飞就这样聪敏？吃什么当大的，干些什么事？”

穷人说：“我天天主若去捕鱼，我是靠捕鱼大的。”

当当说：“天地间那有这样怪事，世上只有有鱼，鱼是生在河里呀！”

穷人说：“是呀，天地间那有这样的怪事，完全你当当！”

屎話秀才

—— 纳西民间故事

从前，我们村里有一个秀才，听說是木天王的后代。他天天坐在在家门口抱着一本叫作什么"詩經"的在唸，只要有人过路，他就大声的唸起"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农民们不懂得他唸的是什么，天长日久，农民把这几句背得了，可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因此送給他一个名字，叫做"关雎"秀才。

关雎秀才住在村里头，是一对年青的夫妻俩天天上山砍柴。每天在家里，关雎秀才的妻子很漂亮。他的妻子很爱劳动，每天的牡丹。关雎秀才的妻子很爱劳动，每天煮吃。虽然他俩很穷，但每天过得很甜蜜。

关雎秀才虽然是个秀才，可是不会种地，也不会做生意，还是靠砍柴为生。关雎秀才的家门口，有一棵很大很大的桃树，每当春天来临，桃树开满了鲜花，引来了成群的蜜蜂，嗡嗡地叫着，好不热闹。关雎秀才看见他家门口时常停着一顶轿子，轿子里坐着一位漂亮的小姐，

石很是美丽，机灵一动，涌上心头，心想：农夫啊！农夫，这回你可上当了。

第二天一早起，秀才就在门口等农夫到来。见农夫来了就把农夫叫住了，便说："你的问是屎。"农夫一听，便哈々大笑，说道："秀才说："鸡屎，层々叠々是牛粪，头々尖々怎么满嘴叠着屎？层々叠々不是鸡屎，就是牛粪，不是读书人、是有学问的人，不读书的，正是有黑有白的屎。"农夫说完又大笑，说道："秀才说："鸡屎，层々叠々有黑有白的，不是你写在把咋天给你的那个字，头々尖々怎么一样？"秀才说："鸡屎，层々叠々是牛粪，头々尖々怎么满嘴叠着屎？"难道是叠些急。是农妇又说："秀才不定更来诗。"秀才说："秀才不定更来诗。"秀才说："秀才不定更来诗。"秀才

放猪栽桃

表扬敢和往明 口述

(一)栽桃

在一座不很高的山上，每天都有(机)一对孩子到这里来放猪。这天他们到了山上照往常一样，把猪赶到山上，让猪去啃食。他们就坐到大树下去。男孩子用一根树枝在地上画着字。一边教女孩子念。过了一阵又一齐唱起："月亮勝七"，唱着了就掉云桃子来吃。正在吃着，附安中拉来俞的小姓猴，忽然想起什么似的笑着对男伙伴说："政蒲政德若，我们把桃核栽下吧，等到桃树结果那时候，我们就不必来吃桃子了"。政蒲政德若马上同意了，并且说："不单可以吃桃子，桃树长叶子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来吹叶子；桃树开花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花瓣飘到……"。于是，他们种下了桃核。傍晚，两人欢欢喜喜地赶着猪回去。

他们天天赶着猪上山，又赶着猪回来；桃核发芽了，芽儿渐渐了，桃树长高了，小猪长大了；政蒲政德若和安中拉来俞也长大了。

政蒲政德若长得像一颗翠树，长得高大，安中拉来俞的脸就像一朵莲花。他们的爱情也随着一年年深了。可是，家里也不再让他们去放猪了。

(二)老鹰蒂去

政蒲政德若从小就死了父母，后来他很不好，老鹰知道政蒲政德若和安中拉来俞相好以后，从里大不高兴，因为他早盼着能政蒲政德若要一个有钱人家的姑娘，可多得到一些陪嫁。而安中拉来俞家却很穷。在每天忙都交给兄子许多重活，好久使兄子没有时间去会情人。

青青的桃树叶子生云了，安中拉来俞双在地路着树下等候政蒲政德若，政蒲政德若没有来；红艳艳的桃儿开的满树了，安中拉来俞迫不及待地跳到树下会情人，还是不见政蒲政德若袜花。他一直在树下等待了从鸟都飞去，到飞雁飞来歇树上，可是都不见政蒲政德若到来；去个大个的桃子在亭林挂了，安中拉来俞又到树下等候政蒲政德若，政蒲政德若还是没有来。安中拉来俞伤心透了，他在猜想政蒲政德若为什么失约了。他想："是不是他忘记了我们的情意……不会的。我们的深情地永远忘不掉，就像玉龙湖水永远不会干一样；""是不是他又爱上了别的姑娘，不再理我；……不会的。政蒲政德若金子一样的心是不会变的，就像玉龙山的雪永远不会化一样。可是，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不能来呢？"安中拉来俞就这样地在树下等啊等啊！最后，他掉下一共泪来（泪眼）呀模模头，

了一封血书，可是，怎样带给她呢？她从车站可卖，恰巧一支老鹰从她头顶上飞过，安中柱来急忙对鹰说："好心的老鹰啊！请你和下来帮我把这封信带给玫蒲玫德若罢。"老鹰果然飞来停在她身边，她把血书绑在鹰脚上，老鹰嘶叫着腾飞去了。

这时，玫蒲玫德若正在犁牛犁田，他看见一支老鹰总是在他头上盘旋，他在东边犁，老鹰就到东边，他犁到西边，老鹰也飞到西边。他很奇怪，就拾起块石头朝老鹰掷去，就从鹰身上落下一块白布，他拾起来一看，只见上面血迹斑斑地有几行字："玫蒲玫德若，我的亲人；我们种的桃树，长叶已三年了，你为什么不来吹叶子？我们种的桃树开花已三年了，你为什么不来采鲜花？我们种的桃树，桃子已经熟了，为什么不见你来吃桃子？"

玫蒲玫德若看了，想起从前的事，[illegible]。于是，他故意把那牛的鞭子弄断，推说回家换鞭子，就回来找安中柱来命相会。安中柱来命见他来了，高兴得心里开了花，乌云遮了太阳，出来；愁伤透了，安中柱来命露出了笑容。她对玫蒲玫德若说："花儿缺水去不艳；我[illegible]你就难生活[illegible]好不艳丽的鲜花等你来采；熟透了的桃子，等着你来摘。"玫蒲玫德若一听来找爱着安中柱来命，为今听他这样说，更是爱她了。他对安中柱来命说："桃树长叶时我要来，您母叫我说话来不成；桃树开花时我要来，后母叫我砍柴不成；桃树结果时我要来，后母叫我犁田来不成；鲜花开在高山头，那怕路边刺我我一定要来采；桃子熟在树上。那怕树高，难爬，我要来折。"说来玫蒲玫德若冲破后母的种种阻拦，终于把安中柱来命娶回家来了。

（三）永远不分离

结婚没多久，农奴就把玫蒲玫德若抓去当兵去了。玫蒲玫德若走后，后母更是百般虐待安中柱来命，吃饭不给吃饱；夜里不给睡觉，做活不让稍歇；还要叫她手搓麻线，脚一边踩着碓，眼睛还要看着牲口。安中柱来命实在挨不去了。就把自己的长戒指丢在那放不来迷信自己一只红不云獐的小牧羊，说："阿姐，我要走了，这些首饰送给你，替你看父母来，就叫他到门前的海子里来找我。"说完她就跳到海里去了。

三年以后，玫蒲玫德若回来了，一进家门妹妹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他。玫蒲玫德若听到这情况，伤心极了，他一只脚着地一只脚跪了一把铁耙就海边跑去，他跌跌撞撞的跪到海边，只见绿油油的海面上，不断地翻起白色的浪花，却没有妻子的影子。

他哀哀地向着大海喊道："安中柱来命，我的妻子，要是你对

还有啥的话，你白生个脚爷爷的脸和江水石来告诉啊喊完，一对鸳鸯一样的年腾就跳云了水石。他拆用钉耙去捞，捞不着。他再喊：“安中柱来舍，我的亲人，要是你对我还有啥的话，把你的双脚翻到水石上来。”果然水石上又飞五一双脚。他又用钉耙去捞，捞还是捞不着。他又再海喊道：“安中柱来舍，我的亲人，要是你对我还有啥的话，把你青黝乞的头髮翻到水石来”水石上真的又露五一绺黑髮。他用钉耙去捞，捞着了。孩蒲孜法第把要子放到岸上，四家就来欢乾紫，用鼓紫四起地来，再倒上一些酒在上石。丝段实着大，大饶的狠吐，地转着马，绕着大堆怎么转乞的绕圈子。并对着大堆喊道：“安中柱来舍，我的亲人，要是你对我还有啥的话，你叫大鹅的野鸡起一样，抽的一轰来吓我的马。话刚说完，逊史怎么的地响了一声，马蹩跳起来，孩蒲孜法差乘势跳近大里；紫很光了，二人俩的去烧成在一堆。

后母知道了这件子，心中很是气恨。她找了一把筛子来筛灰。一边筛一边喊道：“男的上二来，女的下二来，把骨灰筛成了两堆，一堆埋在海子东边，一堆埋在海子西边。后来在两堆坡上走两了两棵大高又大的树的枝条交绕在一起；树叶重叠在一起。后母见了很生气，就砍了两个一来砍树，但已就国在旁边监督，不准有一点木渣掉进水里去。中午时分，两家的人来了，那男方人就在一棵桃木陆上来里，一对从水石上来里，一对鸳鸯。

每天一对鸳鸯都飞到后母家里来寻食，后母为了这笔孩蒲孜法和安中柱来舍复仇，就用铜丝住了牠们，把牠们关在笼里。特集到高壁去请人来杀牠们。

后母正去时候，雌鸳鸯就对雄已说：“阿祖，我走的时候把我指，再那都逃脱你了，你把我们放了罢！”雄已真的打开笼子放了牠们。一对鸳鸯相之翅膀欢笑着飞上了天空。

这时，后母正回家来，见牠们已主飞，就拾了一块石头向牠们掷去，嘴里一五咒道：“你们这对支嘴鸳鸯，杀牠们翅膀断了掉下来。”后母地光乾了嗓咙，寸见一对鸳鸯都在碧兰的晴空里翅双翅翔。

天雨流芳

拉柯和莲含

(一)

玉龙山脚下奔流着一条大江，江水有时缓缓地流着，好像是怕把雪山晃动；有时却又像一匹脱了缰的马，狂啸着滚滚奔流在这山谷峭壁的山谷中间。每到冬天江水都要浅下去，当江水浅下去时，江心里就会露出一堆堆的白沙。在这些沙子里含有金粉，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发出耀眼的光辉。人们就称它做金沙江。

听说，在古时后，金沙江面岸有棵奇特的大树，高得就像要顶着天。大约在三丈多高的地方分成了十大枝。每枝上又生出许多小枝，每小枝都有几丈长，枝上又长枝，枝枝又生叶，全树枝多叶密，遮了一大片天。到了夏季，太阳像火一样烘人的时后，树下倒是个歇凉的好地方。

这棵树旁边北边各住一个村子。这村里有一家穷人，父子二人相种着四亩沙地(薄田)。儿子拉柯是个很能的小伙子，家活样样都会。小伙子为人耿直，像棵竹子一样。

拉柯白天领着五放羊，一到上山，他一边看羊子，一边就打柴火。有时，他就用石头打来一些野味，日落归家，服侍父亲晚喝，然后拉起胡琴到地里去做活。一家的生活就靠他这样不分黑夜白日的辛劳苦拉，勉强的维持下来。

大树北面的村子里，也有一家穷人，母女两个，靠着十亩薄田地，别无其他财产，生活全靠她老母亲给人织麻布，换点粮，维持。莲含不但会一手耕田活，就是犁田、撒种也无一样不会。

(二)一天，莲含正在田里薅草，一群羊子从东面呼、哇、哇地叫着跑到她家田里，啃庄稼苗。莲含一见，急忙跑去撵羊，一直撵到山脚，正巧碰上拉柯满头大汗的牵下山来。原来，拉柯放羊时遇到一支野兔窜过身旁，他正忙去追野兔，不料羊就跑开了。他找遍了全山都不见，此时正着急地跑下山来找寻。恰巧遇到莲含撵着羊儿来到山脚。莲含不说他也知道自己的羊子撞了祸了，就吓得慌色地低着头站着，甘着挨骂。可是，除乐预料，莲含见他那种不安的样子，怒气全消了，反而觉得有些过意不去。又见他衣服破破烂烂，赤着双脚，心里却有些怜悯起他来。随后拉柯向姑娘道歉，二人慢慢就互相谈起身世来。他们相熟了，时常在山脚下遇着，慢慢就相爱了。二人变得难分难离，每天，他们都在那棵大树下约会。拉柯吹笛子，莲含弹口弦，互相倾诉衷心话；拉柯衣服破了，莲含给他补上；冬天脚开裂了，莲含做双鞋子给他穿上；莲含绣荣光

了，拉柯给他揩未染火。二人心里俩开了花，日子过的蜜样的甜。

(三)

莲翁的美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与赞叹，这些赞叹俩风一样吹到的卡做耳朵里。

的卡是统治人民做土司，当他听到金沙江西岸开了一朵牡丹花，他马上骑上马要到乡村去看一下，走到大树下，恰巧看见收人拉柯和一个美姑娘坐在大树下，"啊！这样的美丽我从未见过，人们称赞的牡丹定是她"。于是土司飞马跑回去，急忙吩咐家丁备物礼，没有多久，一大队人马就到了莲翁家。土司一见何莲翁的响妈问好，一见令家丁把世来的金银、珠宝、绸缎搬进院子，搬满了一地。接着他就满口堆笑地对阿妈说明了来意，阿妈见土司突然到来，又搬来这些金银，心里感到奇怪，一听他说西来意，心中十分愤怒。他知道的卡这个恶狼不是个好东西。村里的无数被他糟蹋了。现在狼眼睛又盯到自己女儿身上来，她怎能把亲骨肉送到狼咀里去呢？本想痛骂他一顿，但的卡权势大，惹他不起，只好婉言拒绝。的卡见事不顺利，低头沉思了一阵，又对阿妈说："要你把女儿嫁给我，你就享福的阿妈了。那时你就坐着享福，成日吃肉，喝了喝奴。无数的下人在你跟前的人由你支配，你想要什样就有什样！"阿妈说："我吃惯了地头菜的蔬菜，吃不来你家世世的肉；我喝惯了金沙江的清水，喝不来你的血牛奶，我指着只为女儿幸福，宁愿就苦也不能把女儿嫁给你当的下人。"听，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了，露出了平时那付凶恶的。他凶狠地瞪眼的看着对阿妈狠吼道："你不给也得给，你不嫁也得嫁，除非你没有生下她"。的卡一面吼着一面就令家丁满屋里搜莲翁。你要不给，

(四)

莲翁这天刚和拉柯一道放羊回来，远远看见家门前拴着许多马，她一路走一路想："这会是谁人到我家？"突然一个恼人一把抱她起住，把的卡逼亲做的告诉她，并说："恶狼此正在你家共你，你还是赶快逃走罢！"莲翁听了恼人的话就赶快朝着乡村跑，跑着跑着天渐渐黑下来，不一会就黑得伸脚底不见人样了。她只得摸索着继续往前走。忽然看见前面一点亮光。她喘了一口气，以为是遇上土司的家丁了。仔细一看，见是一个白胡子老头，手执一盏灯，朝着自己走来。她一惊，回身往后跑，那老头又面现在她的前面了，他正在疑惧失措的时后，忽听老头叫道："不要怕，我是来救你的"。莲翁正在环顾，老头又接着说道："这地方你们住不得了，沿金沙江上行到青海，海里有一个大黑石，在这个石头下面，你们可以找到幸福生活

我送你们一把扇子，助你们赴考！"说着把一把闪光的扇子丢下，化一道亮光消失了。

莲角忙拾起扇子，奔到拉柯家，拉着拉柯就往外跑。拉柯问什么事他也不管，一直拉着拉柯朝金沙江上游跑。不知跑了多少时辰，拉柯满身被刺棵刺的生疼，又不知莲角到底要干什么，心里很不乐意，就在路旁坐下不走了。这时莲角心急如火，她牢记着拉柯性情刚直，知道的东西要的多，一定要找的大撒东，所以才不说给他。可是若再不说，他是不肯再走了，只好把实情一一告诉了他。拉柯一听，从地上跳了起来，朝着来路跑去，一面喊着："我要东的大！我要东的书！"莲角叫也叫不住，追也追不上，正在急得无法，突然间那个老头又出现在前面，挡住了拉柯的去路，责对他说："年青人，你不要去了，他人多势大，你去就是送死，还是和姑娘一齐暂时躲西这个地方吧！"说罢，他一道亮光又不见了。

（五）

拉柯听了老人的劝告，和莲一齐往回朝前跑。这时，天也渐亮，他们不顾一路奔脚疼，一直不停地跑着。只见前面有一大蓬刺蓬丧路上，把路全封死。二人急得无法可施。

骷术府连连派出去了一阵，不见她回来，知道不好，就赶快派了大批家丁四处找寻。他本人也带领许多人马朝金沙江上游追来。莲角和拉柯，看见远远地有许多人马赶来，知道是骷术来追他们。前路又被刺蓬阻了，还有水喝？总不能伸着脖子等死吧！他们得赶快走。拉柯急得对莲角说："我来把树斩了！"说着就举着砍刀把莲角手里的扇子交给莲角，莲角怕他一人敌不过他们，苦苦劝他不要去，但他不听，莲角又坚决不让他去，他急得舞着扇子乱摇，忽然间，只见天上降下许多锦被铺在刺蓬上，莲角喊着他急忙拉着拉柯过了刺蓬。这时追兵也赶近，拉柯连忙把扇子左右摇了三摇，刹时间，锦被变成一片白茫茫的大雾，罩住刺蓬，骷术的追兵只管一直往前冲，人马一齐落在刺蓬里，他不出来了，唯有骷术和他的马是遍身铁甲做，所以他一人过了刺蓬，继续追赶拉柯和莲角。追呀！追呀！不知追了多少路。眼看离他二人只有几步，可是总追不上。二人在前面跑着，又遇上一条大江横隔在路中间。江水像火水一样，翻滚着黑色的波浪。怎么过去呢？上面连独木桥都没有一座。拉柯舞着扇子左右狂劲摇了三下，不见动静，他作急地上下快劲摇了三下，天空突然迅速地飘下来一条丝带，搭在江上，变成了一座桥。桥上滚过来一把宝剑，拉柯拾起宝剑，赶快拉着莲角过桥。不料走到桥中间，黑浪里跳出一条怪龙。这条龙通身金光闪闪。长着七

个头，五个尾，七张大嘴吐着黑气，正要伸头来吃他们，忽然桥身已升高了一倍，怪龙也跳高了一倍；桥又升高了五倍，怪龙又咬不到他们，怒吼着向空中一跳，七个头过了桥，拉柯早拔剑在手，一剑向龙腰砍去，七个头落在江里了。杀了怪龙，二人过了桥，这时鲍卡已追到河边，乘机飞马过了桥，每剑就向拉柯砍来，拉柯也立即迎上去，刺伤了鲍卡的马，鲍卡跌下马来，拉柯一跃近前，一剑刺死了鲍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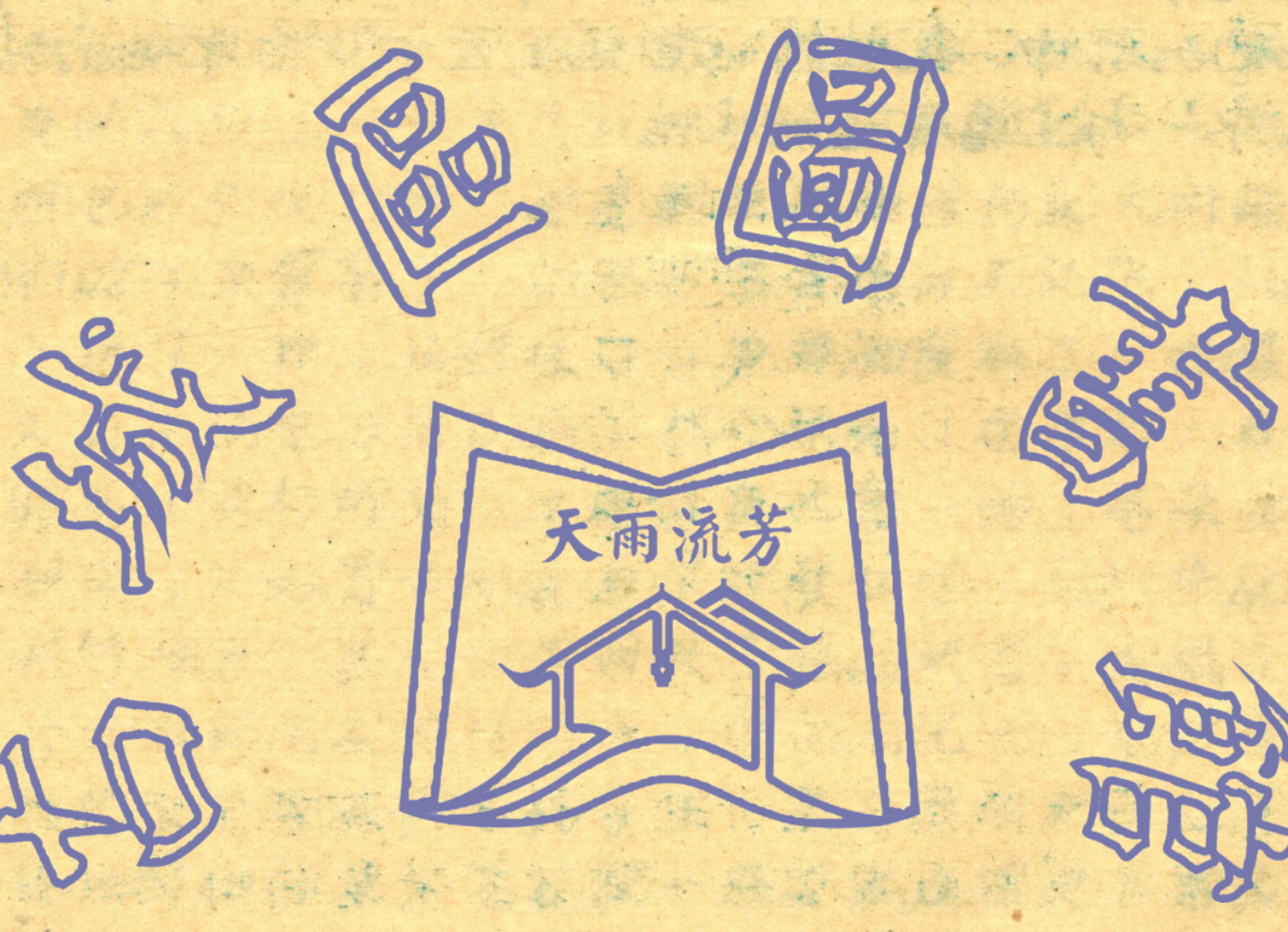
（六）

莲角和拉柯不分日夜地往前走，饿了就找点野菜野果充肌，一天，正在走着，又遇到一堵笔直而又高大的岩子挡住了去路，这个岩子，没说人无法上去，就是蚂蚁也难以上去，岩上站着一支生着七支眼睛两张嘴巴的大怪鸡。金冠一摇，就掀起了大风，刮的遍地沙石乱飞，七支睛睛放出绿金光，两张嘴巴都能啼，左边嘴巴叫声倒铃，右边嘴巴叫声倒打鸣。他见到这两个莲角伤就大叫起来，如雷的啊声把他们的耳朵震聋了；鸡冠一摇遍地砂石乱飞，他二人也被吹倒在地上，站了一阵，风停住了，声音也没有了，怪鸡对他们说道："你们二人命中注定不能成婚，你们都死了这条心，赶快回去吧，不然死在眼前！"拉柯听着，气得拔身大骂一场，气奈全身疲软无力，站不起身来，只好苦苦地说道："你走吧，我们宁死也不分离，找不到幸福的地方，我们决不回头。"怪鸡听罢，就瞬了几下翅膀，马上，莲角和拉柯周身就没有一点气力了。莲角有气无力地对拉柯说："拉柯，想不到我们竟有死在这个岩子里，连尸骨葬身在这里，也成了这怪鸡的手里。要死就一起死在这里吧！"还没说完他们也不能回去了。提起鲍卡和怪龙，拉柯才猛然想起了扇子，勉强挣扎着伸出扇子摇了三摇，只见岩石从中裂开了，怪鸡骨碌碌一下滚到岩缝中间去了，拉柯再一扇，岩子又合拢来，把怪鸡夹在里面，只听见怪鸡发出一声哀鸣，随着就没有声息了。

拉柯和莲角又恢复了原样，力气又足了，精神也有了，可是这堵岩石挡住去路，又无小路可绕，再摇扇子，岩石也不离开。拉柯想：我有的是力气，又有宝剑，不如用宝剑凿石阿他上去。他就用力往岩石上一砍，岩石上连一点痕迹也没有，反而把手震的很痛。血流在剑上染红了宝剑。莲角看着，伤心地大哭起来。眼泪流在剑上，洗掉了血，宝剑变得更明亮了。拉柯再一砍，轰的一声，整个大岩都移朝一旁去了。在他们的前面出现了一条大路，欣喜的二人只是拉着手跳。

青青的海水出现在眼前了，海上有一个岛，岛上的大黑石他们

也望见了。二人连忙砍了几棵树，找来藤子扎成一个木筏。渡到岛上，莲命高兴得笑看着拉柯不说话；拉柯笑望着莲命不开口。过了一会，二人才拉着手跑向大石头，以为这回到了幸福乡了，可是到那里一看心都凉了。除了这块大石头之外，岛上一样也没有，莫说村庄和人家，连树也没有半一棵，草也没有半一根。二人看着这荒凉景象，有些灰心起来。突然看见一只白兔从海边跑来，在大石左边跳三跳，右边跳三跳，头向大石一撞就不见了。他们看了很惊奇，就学着兔子，在大石头左边跳三跳，右边跳三跳，再一推大石，开出了一道门，他们高兴地走了进去，一幅新异的景色出现在他们眼前，这地方四处开遍了鲜花，人们都穿着漂亮的衣服，田里一群一群的人，一面在劳动，一面唱着歌，见了他们到来，都跑来迎接他们，并把他们引到国王那里，国王向他们的恩人表达了他们的情由，就热情地留他们住下，后来他们结了婚，在这里和大家一齐过着幸福的生活。


天雨流芳

阿才与米花

(一)

金沙江边，有个叫落米花的村子。村子上头有一座大楼房，里面住着土司和英高。他家肥肉当饭吃，牛奶当水喝，穿的是绸缎和毡毯。村子下边是一片破落矮小的房屋，里面住着十多家穷人，他们都是土司的佃户。他们吃的是包谷饭和苦荞粑粑，穿的是自己纺的粗麻布衣裳。其中有一家人，家里有老两口和一个叫米花的姑娘，米花的父亲和米花的母亲，从小就给土司家当牛马，受尽了人间痛苦，到四十岁才结婚生下米花来。米花长得很好看，从小又伺父母样受劳动，米花的父亲，米花的母亲很心痛她。村子里的人都誇奖米花，碰着米花的父母时，人们总要称讚：

像那米花，
真是顶呱々，
人儿长得乖，
劳动也会着。
可称我村里
一朵大红花。

村里还有一个无父无母的穷孩子叫阿才。父母死后，为了还土司家的债，就去帮土司家放牛。阿才与米花同村，从小又在一起放牛放羊，他们的感情很好。阿才与米花长大了，他们愈是变得难捨难分。他们两个发誓要永远相爱，而且米花把自己亲手织的细麻布手帕送给阿才哥，阿才哥把自己心爱的口弦送给米花妹，作为互相的赠礼。米花把这些事告訴给爹妈；爹妈觉得阿才虽是个无父无母，一无所有的人，但人还忠誠·老实、爱劳动，因此也就同意了。

(三)

喜期快要到来了。米花时而喜欢，时而又感到害羞。一天，米花在河边洗衣服。河水缓々地流着，河水干净得可以看见人的影子。米花从水里看见自己的脸红了，她想起了她与阿才哥相会的情景，她笑了，脸红了。

恰巧，土司和高英因自己的爱爭和打手从这里经过，土司看见这个美丽的姑娘，就像狗看见肉一样流出了口水。土司今年五十八岁了

。讨了七个老婆，他禁不住自己，一颠一坡地走上前去，伸手抚米花的衣领，並问：没有二个能和米花相比。

"小姑娘叫什么名字？"

米花被这突几其来的问入吓呆了。她手轻开了土司的手，收拾还没洗完的衣服，一句话也没有說，就双个跑回家去了。

土司万没有想到会这样，他拖动他那肥胖的身子，往前追去；可惜米花早不见了。他停了下来，转过头来把一肚子气全部发给狗腿子：

"看着什么？革包！还不给我追！"

狗腿赫住了，但米花连个影儿也看不见了。

土司问管家她是那家的姑娘，叫什么名字，管家一一回答了土司，土司叫管家附耳过来，咕哝了一阵就走了。

(四)

第二天，管家做了一些衣物，喜度笑脸地来到米花家。米花的父母亲很警惕。因为他们觉得管家平时到家里来，样子总是不好，不是偷粮就是偷款。

"管家老爺，请坐！"

"不消，给你家送喜！"

說着就把随身地背一件衣手镯，银子和一些布料递给米花的父母亲。

"怎么？——"

"唉！收下，正是我家老爺的一点不成敬意。"

"不！——"

米花父母亲不了解是什么用意，再三不肯收下。管家见到一时难说，就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並斜着眼睛向屋里扫了一下。

"你家姑娘今年多大岁数了？"

"十九啦！她什么也不晓，只知道在外面跑。"

"啊：真相配，我家少爺今年才二十三呢。"

"那——"

米花父母感到太突然了。米花父母想说："那与我们甚么关系"一句，但说了一个字，就不敢往下说了。

"大爺，阿妹，咱们说个老实話好了。我是奉我家老爺的命来给我家少爺说亲的。我家少爺又年青又漂亮，我家老爺有马骑不过的田，有推成山一样的粮仓，吃的是野山珍，穿的是绸子缎子。你家姑娘进门不仅可以穿好，吃好，就是你的老人家也可以享福；天下的祖

子不清白过，以后也用不着做新过。"

"求求姑娘点线骨头，地喜不杀福；放过地早点伴子！"

"甚么？早点伴子？那杀那产？"

"就是给你家老爷放牛的阿才！"

"阿才！他怎么？他敢一个少也没见？"

米芸的父母亲没见回答，就事实没有这样简单，一定搭不出名堂来，于是改换口气说：

"芸芸！阿娘！你的地点上六十的人了，养儿养女图个什么？也不点滴为他们的光。你们想，那个阿才点穷老爹，你家姑娘过门吃什么？穿什么？你的做爹娘的也该为自己的亲骨肉想想么！"

"我们早就想过了。阿才虽然点个穷老爹，但他为人老实，又会劳动。你家姑娘过门不会饿饭，不会受冻，就说点嘴嫁到家，这也点姑娘自己的事，我们做父母的管不了这么多。"

"什么？管不了？"父亲对不驯服的作风硬的不可，马上关了脸：

"不和你们多说了。这手镯、链子和衣料点子，你们爱做聘礼，如果点嫁给我家的帮长舅，算差不多，你们不值那种点穷老爷的地方；那个狗屁地休想落倒！"

说完，不等米芸父母回话就退出门去了。

（五）

当土改工作队员子在米芸家的时候，米芸正在田里打着阿才等放牛。他们谈了许多心爱的话，又谈到结婚的问题。在太阳要下坡的时候，米芸才离开了阿才等，点回家去。她刚一进门，就觉见父母亲用手托着头，成不地样。她立刻就觉到才一定出了什么子情。米芸觉情况不对，就和气地问父母亲发生了什么子情。米芸父母亲把媒子到她里来的全部经过，绘头到尾地谈了一遍。

"怎么办呢？"

"唉，我们也没见办法。人家势力大，我们惹不起。"

"哇！"米芸再也忍不住了，她大哭了。她想起了旧天那个肥胖的，脓地点脓，同她什么点家做人。

"不，就点他本人！"

"甚么本人？"

"土司本人。"

米芸父母亲才知道要娶她姑娘的不点什么少爷，就点那个年过三十的老土司。

韦党爹父母想不出来办法，她更害怕阿才将真做出什麽丑
的事生，于是就急没般船就往外面找阿才哥去了。

（六）

米堂骂阿才逃走了！惹不多全村的人都晓得这点多。

土司婆子和土司派的打手骑着马，舒着绳子，批着武器去追
赶阿才骂米堂。翻过一马，在下马的路坎就碰见他俩双双绑腰坐
在一个小坝子旁边。

阿才看土司来势凶猛，打手准备截拦，但已跑绝，逃已来
不及了。因此，便从腰间拔出大刀，等候土司到来。

隔米堂和阿才只有廿来步样子，土司收马停了。他在马上大
骂：

"狗阿才！赶快把米堂交回来则罢！不然，捉你立发严
办。"

"土司爷，我阿才绝不能给你家放牛，没见半点对不起你的；
和米堂相爱是大家情愿的，也犯了你家什麽制度，你要这样
为难我俩？"

阿才说这些话，把土司气得哑口无言好说：

"这，这，狗阿才！不给你点厉害，你不知好歹！"说完转
过脸去对众打手：

"来：与我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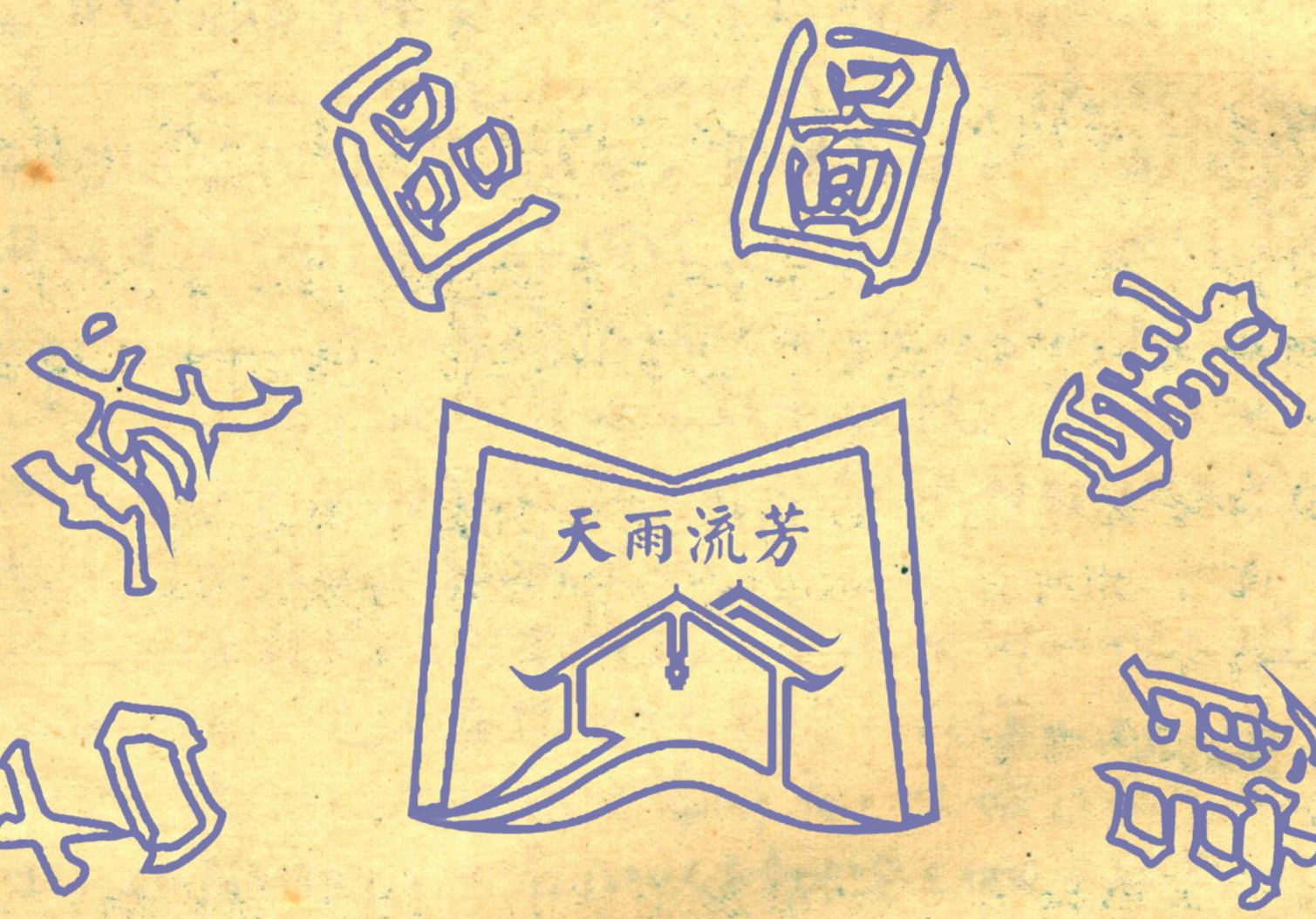
"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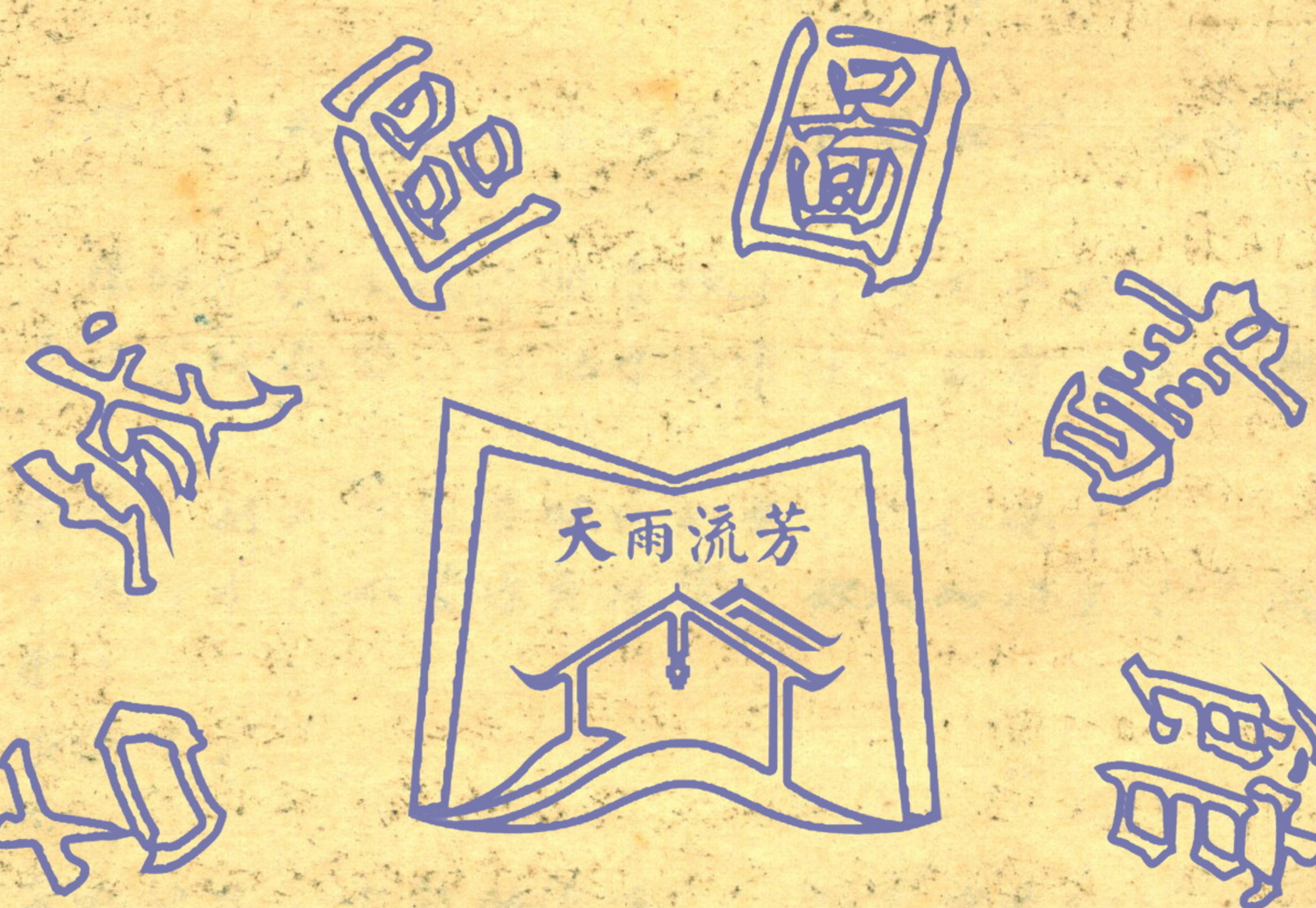
四个打手有的舒刀，有的舒索子，一拥上前要绑阿才。只在
这时阿才举起大刀，向首先冲来的一个打手砍去，一刀就把他砍
成两截。其他三个看见砍死了自己的伙伴，无心恋战；但阿才死
死缠着又无法脱身，因此，只好招架着。这时，早已听歌了旁边的
土司。领子看情况不对，就回衙报仗去了。阿才要保护米堂，又
要抵挡三人，他想不如杀开一条血路，让走米堂更好些。

阿才用尽全身力气，举刀向打手砍去，打手也用举刀相迎，
只听为"嚓！"的一响，三个打手的刀早已不知去向。打手回头去
找寻自己的大刀，阿才趁此机会让着米堂，双双向山下逃跑，土
司的兵到了，米堂跑不动了，阿才经过一场恶战也精疲力竭了，
前面只有悬岩，没有去路，后又没有注意，只有死路，于是他俩
双双跳下岩去了。

（七）

每年清明的時候，金沙江边落来若村子上空一对白雁在天空飞着．村子里的人看見它的都很高兴。惟独土司恨她们。他用鸟枪打它们，但总是打不着。它们仍然成双成对，骄傲地飞着，唱着动听的歌子。




芳流雨天

达勒·阿竹米

从前，丽江有个术天王，他是统治纳西族人民的土司。是丽江的土皇帝。他有七个姑娘，六个都已出嫁了，只有小女儿阿竹米还留在身边，阿竹米生性温和、聪敏、美丽。求婚的人家很多，但天王夫妇又舍把小女儿往易许人。他们要物色一头最有分有势、分自己门当户对的亲戚，时时，仗着媒婆跨烟门门坎，阿竹米还是未许人家。

阿竹米对绿家里的男女仆人最工很和气，经常帮着父母去和他们做些活计，时时天王府里的男女专工都喜欢她，传莫她是个好姑娘，伯茶花样，又美丽，又聪敏。

天王家里有一个比七姑娘稍大一岁的装工，这个小伙子还在很小的年纪就因家里交不上天王的租子，被逼进天王府里来当专工数娘。父从会他死了，他就成了一个孤儿，在天王府里当牛马，无给他的任何自由，就像对比一日加深，他的他完从未没有怨过。阿竹米很同情这个小伙子，她经常到圈子里去看他种菜，并非亲他的话。有时，专工组的姑娘，她问他什么，就答什么，此外面也不敢和他说一句，也不敢向他看一眼，但是的，他们却处处关心小伙子有时也会为姑娘的安全情除一些杂草，露出一缕微笑。

一天，深夜里阿竹米被笛声，迷迷听到一阵幽怨的笛声，静静地听，是从花园里传来的，起床人静，从这笛声也能为诉说着什么，由以一会，笛声停断了，她再细听，只有风吹树叶哗哗响。她想，这会是谁吹的呢？这个吹笛的人一定有伤感的往事，不然怎么会在深人静的时候吹笛呢！"她一时无法判断吹笛人是谁，一时又在回想那悲伤的调子，一直到了天明。个次进寿时，她把昨夜听到笛声的事告诉了个次，并说"那调子太悲伤了，一定是一个心里委屈的人吹的，你知道是谁吹的吗？""怎么他又吹了吗？""他是说？难道过去他吹过吗？""唉！七姑娘，你还不知道，小伙子自从进府来，天天要老爷和管家打骂，过去父母还在，还有个人来看看他，抚慰他。父母死后，他更可怜了，这小伙子放羊时做了一支小笛，阿老教会了他吹笛子，他天天放羊都带着笛子去，一边看羊子，一边吹笛，可是这小伙子心里太苦，总是吹出悲伤的调子，羊儿听着也只吃几口就不愿吃草，羊子老是不肥，为此老爷又打了他一顿，从那以后，他白天不吹笛了，晚上却起来吹。我们劝他不要为坏了身体，可是他说："我闲时无事，睡不着，吹吹轻松些

天雨流芳

。”这事我们看他这样下去再为好了，而且又怕被老爷、老家发现，时以就了他的小命，他已好些日子不吸了，这前阵天晚上又吸了吹！”毛妈妈听了半天的话，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中午，她到园里去找到小伙子，劝慰了一番，叫他保重身体，晚上不要再吹笛，当以没有机会和情意开她家去谋生。由于他们经常接近，依心，就暗生把相爱了。

再说中间有一家大富人家，住着这江到丽江来做生意，知道本家势大，就经常册些值为的礼物来回结本家，本家到中间做生意也歌至他家。这样，两家的交往就非常亲密了。一次，中间富人到本家，看见时间出生得如此美丽，又是名门闺秀，回此就向本天王提亲。本天王也“他家是中间最有分、有势的，我本家又是丽江的土豆。两家结了亲又怎两号都好行动了吗？也与有他运输的人家才可以和我搭亲。”就是又重礼物把亲事定了，中间那富人主即奉上一大堆银子做聘礼，前后二次送江四百匹马驮送业财来。这样一来亲事就定了。可是时间出来并不知道他们经每天要偷之跑去和考二借一会。结果又到了月下，这一天早上阿竹出来时，觉得窗外一片光亮，到时人就跳二眼就，他起身穿好衣服，拨了一件皮斗篷，走到窗前一看，啊，发来是下了大雪，放眼之间，起房顶、天井、树枝什么都用白了，一层层的铺了一层白毯子，小松树上的积雪一层压成，无数的雀鸟在欢乐地戏雪着雪景，忽然一个人影印进她的眼里，她忙躲到窗边往外人的一看，推开窗向下仔细望后，这不看使是自己心爱的考二正在影着身体扫雪，穿过还是平时那件，也么的单薄，赤着双脚被冻得通红。阿竹来不由得一阵心酸，忍住眼泪到衣厨里拿出一件父亲的皮袍来，轻考二喜了下去，考二正在扫雪，见她已穿下一件毛面，忙招头看，正遇到阿竹来向自己做着手势，他先不明白她说的是什么，没来得及猜了，他来想马穿，但阿竹来一直在窗口催促他，他马好穿上了。

一天，考二正在马厩里上料，忽是本天王走来，他一见到考二就气报地奉过来汤翻考二，并大骂道：“好啊！你这个贱骨头！竟敢做这种事，难道平时皮鞭还没有抽够吗？”考二无不言地被老爷踢翻，穿上皮的马仔，又听他咬牙切齿地痛骂，拉着又飞来一脚，考二急忙滚过了。这样羞辱又拳脚相踢，他也气恼了，就气冲冲地说：“我做错了什么了，你要这样报复地‘物我’？”“老爷，你还去装蒜吗？你这个贼！”“我偷了你什么？”“物记都在了，你还考赖吗？”“老爷，你又能血口喷人呀！我进你家十九年，有过你的一根针没有？”本天王拉着考二的衣服说：“这又是你我的

这样考工才知道我踢的东西，考工手拿玩西洋麻雀的事情，另是他又说："怎是找寸，又是你拿七岁女孩，怎好意思骗哥！"格是说对天主说："老爷，九哥你说话是这样无情，这句话是为天下人骂的我从咽不落上等的。你为年纪的姓表哥已经休都就为我了，为日，天气很差，我为你表哥你的话，才等为第了的。""等表哥，说你多好听呀！把自是说你表哥，还是说你表哥当力等的？""我叫你家七儿年，没那天又是从天亮早到天黑，可是千元等你都没有给过我一文二分，一件完好的衣裳 这怎么能是当力等呢？""好呀！坏小子，你跑快，还敢给我还嘴。"未天王一边骂骂咧咧，一边跑到国内那儿大喊"来人"！四五个家丁应着喊声奔进国里来，未天王对他们说："给我把这坏小子绑起来，以给他一顿，让他晓一晓老爷的厉害！""是！"小丁齐答应，一齐上前把考工按住。他绑起来，天王叫一声："给我打，给迈来完，一个也没大叫着："怪实动手！怪实动手！"怪实动手！"急嘴时候，四五个世国来，方来是个头听见了打考工，跑去告诉阿竹米，阿竹米就跑到国里，他跑到文来面前为流着跪向文来说："为了我的事！你去劝劝他吧！他人人小受父母，为我们家做了的马马力，为我饶了他吧！""你叫他为我的衣服，我的衣服又是他管来的吗？你们还不给我打""的手快去告诉家长，这家伙又是你的""是我给你的。""什么？你给的？""是，为天下大雪的时候，是我给你的左扫雪，我看为过了，就去了这件为面的衣服给""这是为头，你给老子去脱！你我把她打去铁丘房里去""已经，阿竹米就关在房里，用大马有个头来给她送饭饮水。天天是有他管着。为说我看三就打得遍体鳞伤，躺在下房几日不能动弹。元王说，并他父亲受到处儿与考工关得为平等，也是当天就能人的中间去做那家富人快来娶亲。一边等阿竹米就开考工到日被打之父，为几日就吐血死了，阿竹米得仅得好，但几日为见考工，也听为那地的动静和笛声，她等的以为考工死了，就天生伤心地痛苦，并也对为住她。

这一日，中甸沿高一带到了，一大队骡马就着小的、布匹，生良首饰，在天王家住下来。天王家大摆延请，让了全族全族，陪她只见阿竹米面来陪言，未天王告诉人们她此次为去的经过，一边要住吃过了，第二天中甸富人当去老沙就也了，未天王给了也九千九百张银，九十九匹马工，和为多多生良当等为人们把为的、穿的、用的阿竹米，装一大驮子上，大那么为高为大家，就上马走了，快到三仙地方，忽然见石一阵哭喊声传来，阿竹米听得真切，这是自己父上的人也的声，心

我的阿妙来，还我的阿妙来！"她是快回过头来着，马兄手工正在指导，听着向他们追来，富人叫停马，阿妙来的身安下骡子。被几个家丁拦住，纷动动了，手工追上了，富人和一帮家丁指他向道："你这人疯了吗？竟敢乱叫我家新娘的名字，我没有抢阿妙来是我的。""你的，你也不看，自己是什么人，也能和手工又是好女儿吗？""我不管，阿妙来是爱我的。""爱你？你是做这样的梦！还不快给我滚，要不然小心你的命。""富人气得上已经哭得不成声了，手工也不肯回头，一直和那伙家丁拼要把夺到阿妙来身也去，富人看着，一刀就拔出大刀来手工劈过，一刀向他砍去，手工大叫一声倒下了！随着这一声惨叫，阿妙来也昏倒了，人们马对停下来，呼唤她，过了好一阵她，阿妙来才醒过来，她有些呆蒙了的了，富人叫家丁把她弹子，继续往前走，路上她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说："娘良，你为要这个很，这么，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你竟不知道吗？"阿妙来说："这样说的话！还不快给我滚，要不然小心你的命。""富人气得的骂着手工，一也拔"走！不要理这个疯子。"马兄阿妙来在骡，要想夺到阿妙来身也去，富人看着，一刀就拔出大刀来手劈过，一刀向他砍去，手工大叫一声倒下了！随着这一声惨叫，阿妙来也昏倒了，人们马对停下来，呼唤她，过了好一阵她，阿妙来才醒过来，她有些呆蒙了的了，富人叫家丁把她弹子，继续往前走，路上她依偎在他的怀里，他说："娘良，你为要这个很，这么，这个为什么？""为什么？你竟不知道吗？""

復仇

不知道在以前的什么时台，有这样一个悲惨的故事，流传在我们摩梭族一的牧衆中间。

（一）

有一个土司叫牙普卡拉翁。这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爱财如命的暴君，是个少有的色鬼。他的妻婆叫做史普宝，史普宝长得很丑，有一对豺狼的眼睛，有一个老鹰的鼻子，有一时狮子的咀巴。牙普卡拉翁并不爱史普宝。但是，因为她是比他势力更大的一个土司的女儿，所以，他有些怕她，不得已装做十分爱她的样子。史普宝生九女，牙普卡拉翁很发愁。他死后没有人继承土司的职位。为了驱除他的烦恼，他每天带着他宠爱的猎犬去打猎。

附近山上的野物被土司打光了，这一天，他带着两个狗腿和猎犬，到这处的山上去打猎。他们走到一座林木茂密的山上，发现了十几只鹿。牙普卡拉翁高兴极了，就急忙地把猎犬放了出去，猎犬向鹿扑去，鹿警觉地逃走了。猎犬紧跟在牠们的后面，一刹时就不见了。他伯跟着鹿和猎犬的脚印向前追去，走了好多远，鹿的脚印没有了，猎犬的脚印也没有了。他不得已停坐在地上等候。太阳快落坡了，猎犬还没有回来，牙普卡拉翁很生急，他为了一条他都看做生命一样宝贵，何况是他宠爱的猎犬呢。于是，他叫他的狗腿四处觅寻。狗腿们把山上山下都找遍了，始终找不着猎犬的踪跡。牙普卡拉翁愁烦地抬起头来，看见对面的山坡上有几间木楞房，房顶上冒着炊煙，他想，那儿有烟火，猎犬一定是跑到那兒去了。于是，他带了狗腿向那几间木楞房走去。

他们走到房前，一个狗腿子欢喜地指着地上说："看，这不是狗的脚印？"发现了狗的脚印，牙普卡拉翁裂开大咀哈哈地笑了。房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听见这老虎嘯叫一般的笑声，不知道什么人来了，便走出房来。看见一张凶神恶煞的人在那里指手划脚地狂笑，吓得呆呆地站着。牙普卡拉翁看见房内走出一对老夫妇，他们的头发像霜一样白，他们的脸像树叶一样。他走过去对他们恶狠狠地说道："我的猎犬跑到你们这儿来了，快把牠交出来，不然连你们摩梭族统统杀光一带地区，系丽江纳西族的一个份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他们的社会发展与丽江地区的纳西族不平衡，直到解放前还处在封建领主社会。

说道："我是土司，我的猎犬跑到你们这儿来了，赶快把牠交出来，不然，妥你们的狗命！"

老夫妇听说他就是土司，吓得跪在地上说："我们没有看见我阿的神犬，请我阿饶了我们吧。"

牙普卡拉翁指着地上的狗脚印冷笑道："哼！你们还想赖账？看！这不是狗的脚印？"

老夫妇战战兢兢的说："我们头发都老白了，牙齿也去掉了，决不会见别人的东西，何况是我阿的神犬呢。妥是我阿在我家里搜出神犬来，我们的脑袋倒也一样的划，我们的腹脏倒猪一样的剖。"

牙普卡拉翁那里肯听，喝令他的他的狗腿腿子道："搜！"狗腿子们像饿狗扑屎似的冲房子扑去，老夫妇连忙起来守住最里边的一间屋子，死活也不让他们进去。狗腿子们房内房外房左房右都搜遍了，没有狗的踪迹，便报告土司说，[illegible]间还屋两个老家伙不让他们进去。土司喊了[illegible]走进屋去，[illegible]老夫妇说："老家伙，你为什么守住这间房子，不让进去？"

老夫妇复又[illegible]老实实道："我阿呀，屋子里没有你的神犬，只堆了一些破烂东西，你们，千万别进去吧！"

土司狞笑道："[illegible]管头，你妥让我们进，狗一定在里边！那么，我就是破掉你的头！挖掉你的心！"

老夫妇没法，只得让开了。牙普卡拉[illegible]一脚踢开，[illegible]进屋去。屋里很暗，他一时也看不见。土司一进，他两定睛，[illegible]，[illegible]狗一定在这里。他转动着阴着光光的眼珠，再向四处搜索，突然他发现一个暗角里有一堆松木柴，柴边背着他有一个东西在索索地抖动。他以为是狗，便高兴的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躲着的壮妇。他伸手去抓她，她惊叫了一声，站起来，掸开土司的手，逃到屋中央。一线亮光从亮瓦上射下来，恰恰地照见她美比漂亮的脸蛋。土司大吃一惊，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漂亮的壮妇。于是，目不转睛地盯住她。他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光亮的眼光，吓得扭头跑开了。牙普卡拉翁追了过来，叫狗腿把她抓住。对老夫妇说："老不死的，我的猎犬变成了你家的壮妇，我得把她带走。"

老夫妇听了，吓得魂不附体。老头土司道："我阿呀，我们给你当了一辈子的奴隶，现在眼睛看不清了，耳朵听不明了，只有依靠这个壮妇养活老命，你妥是把她带走了，我们去倒说活不成了。"

注一：我阿是下层对上层最尊敬的称呼。

土司狂笑道："你的牯狼给了我，你们还会剩死吗？"

老夫妇哭道："我阿，牯狼是我们的命根子呀，我们已经是半死不活的人了，只有这么一个女儿，她实在不能离开我们呀！"

牙普卡拉翁怒道："真不识抬举！我看上你女儿是赏你的脸！别说是你女儿，就是你俩个老骨头也是属于我的。我多牠，你敢不从命吗？"说完，向他的狗腿子喝道："走！"

狗腿们拖了牯狼就走，牯狼挣扎着叫喊："妈呀！爹呀！……"

老爹亡听见听见他女儿惨烈的叫声，他气得疯了。不管一切地赶上前去，抱住土司的衣裳大哭道："我的阿呀，你们不能这样……"他也没有说完，土司抬腿一脚，老爹亡倒在地上了。老妈亡大叫一声，奔过去，扑在老爹的身上，老泪如山洪一样的淌出来，落在老爹枯黄的脸上。儘管老妈亡拚命地叫喊，老爹亡再也不睁眼了。

土司和他的狗腿急急忙忙走了，老妈亡的哭声愈来愈低了，山坡上雅雅狂风呼啸着，树叶无精打采地飘到地上，千万片树叶颤抖着落在地上，盖住了两个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的东西。

（二）

过了九年，牯狼生了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老夫妇给孩子，八岁，男孩七岁。这天，牯狼从地里回来，她总是背着土司，暗暗地抱怨她的命运不济，她年轻的儿女，因此，哈皮格若和哈皮卖此从小就饥饿使他们失去了往日发亮的光彩，牯狼也失去了昔日的美丽，显得苍老了，土司发觉她失去了诱人的魅力，便渐渐地冷落她了。

一天，土司到牯狼的房里，对她说："你本是牧羊的女儿，我养了你这么多年，你们也不吹不喜，真是不识好歹。现在，你可以回去了。"

牯狼听了，一句话也说不出，站起来脱掉她身上的金边衣裳，摔在地上，然后，穿上她保存了九年的旧衣来时身上穿着的麻布衣裳，牵着她的儿女，愤愤地向门外走去。

"回来！"牙普卡拉翁粗暴地喊道。

牯狼站住了，回转身来，恨恨地瞪住他，仍然不说一句话。两个小孩把眼睛睁得大大的，露出一脸的茫然。

牙普卡拉翁说："你要走你走好了，孩子不能带走。"

"为什么？孩子是我生的，我养的。"

"哈兰兰，你的？天下的东西那一件不是属于我的，别说孩子，就是你，也是我的一份财产，我要你活，你就活着，要你死，你就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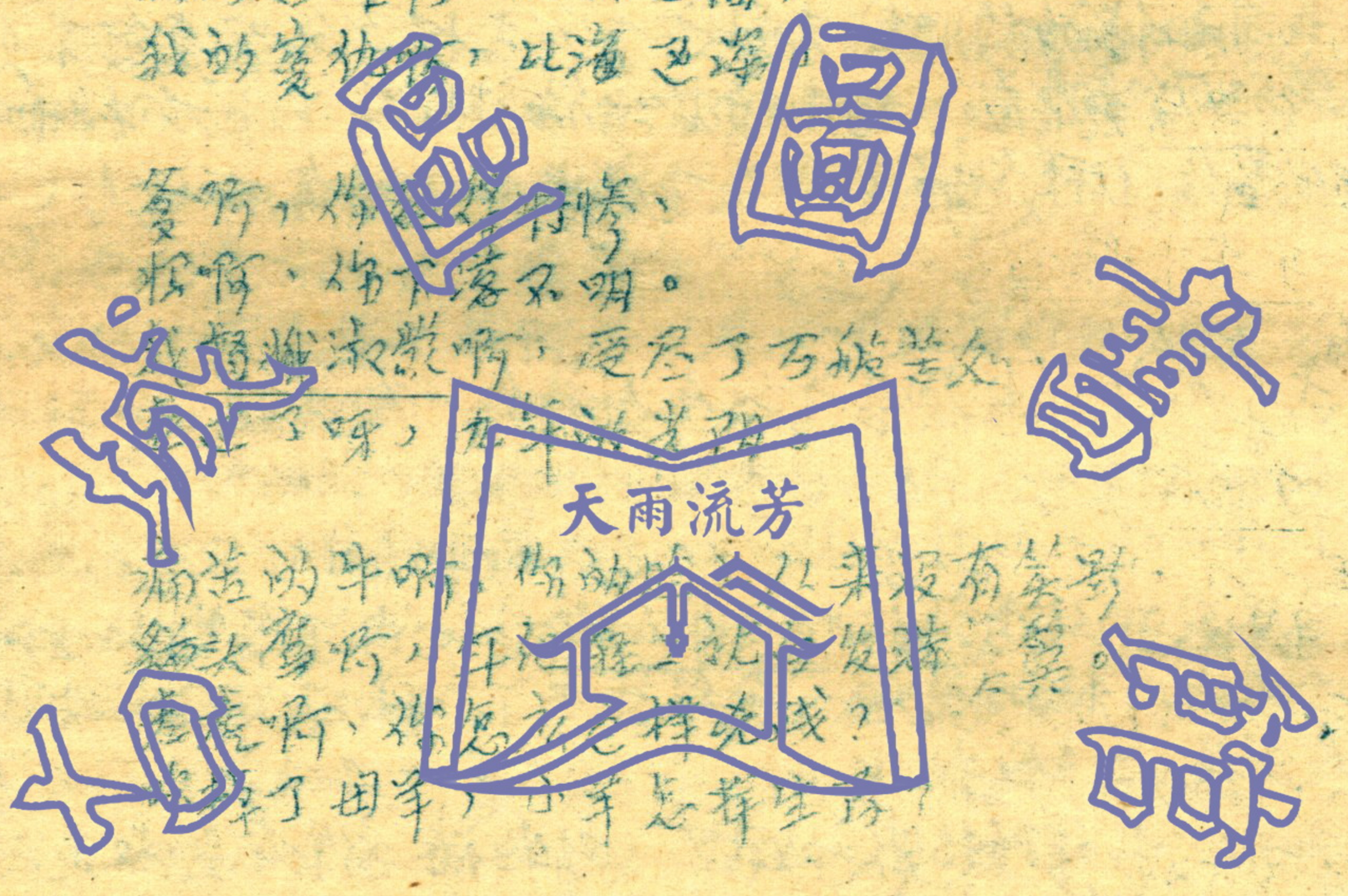
"你不能把我和孩子分开！"

"你知道史善富没有生孩子，哈及来此将来要继承我的事业，你怎么能把他抱走?!你是他亲的女儿，不能再住在我这里了，你的母亲捨不得，你可以再住一晚上，作最后的告别吧！"说完，不等她的回答，牙普卡拉匆便出去了。

深夜，一轮明月挂在中天，苍园里清爽得很，干净得很。史善富抱着他的小头正在苍园里乘凉，忽然一阵清风吹过来，送来一阵悲凉的歌声：

泸沽湖啊，深不见底，
狮子山啊，高等入云。
我的苦难啊，比山还高，
我的冤枉啊，比海还深。

冬啊，你为什么有情，
报啊，你下落不明。
我想做鸽子啊，爬尽了万般苦处，
变成了啊，在半空中飞翔。



湖边的牛啊，你的脖子上为什么没有铃铛，
鞭子响啊，耳边听不到声音，
苍鹰啊，你怎么样觅食？
变成了田羊，小羊怎样生活？

我叫天啊，天不答应，
我喊菩萨啊，菩萨不显灵。
月鹿啊，你为何这样沧桑？
报来啊，你为何这样苦命？

风停了，歌声忽然没有，他到叫不出了。接着，便是一阵断断续续的哭声。

史善富大怒，他想，是谁如此大胆，敢在这里怨天怨地，咒骂土司！按照土司的规定，一般人民不能任意高声大叫，不能唱歌，如果犯了唱歌的罪，依其情节的轻重罚款、监禁、毒打或杀头。于是，他命令他的小头去把那个唱歌的人抓来。小头去了回来说，不能抓，他把九年前土司抢粮的事对史善富详详细细地说了。史善

窑叫了，咬着牙说："哼！骗了我九年！"

原来，牙普卡拉翁把牲粮抢回来以后，为了怕史普窑知道这件事，便托言说从西藏请来一个活佛，住在九层楼上的经堂里，他要向活佛学习喇经，求菩萨保佑史普窑生儿育女；同时他又禁他的狗胆走漏消息，就是抢来的牲粮，也又准出外。

第二天早上，史普窑咬牙切齿地对牙普卡拉翁说："你连来个好活佛、生出一对野种来了，昨天晚上他胆敢高声唱歌，惊天怒地，咒骂我们，简直没有王法了。你那把他和他的野种杀了又可！"

牙普卡拉翁知道史普窑又杀猪报叔嫂抢儿的用意是怎样他，怕他的儿子继承了土司的职位。他本来不愿意杀掉哈尼夹比姐弟，但他又怕史普窑翻脸，便敷衍地说："超报叔嫂是边地方来的，不懂我们边儿的规矩，饶了他们了。"

史普窑发恨道："他们九个奴隶都捡不得杀了吗？哼！有他没有我，有我没有他！"

牙普卡拉翁看见史普窑翻脸了，不得笑道："杀几个奴隶有什么舍不得，何必发这样大的气呢？你要杀超报叔嫂，杀不是了，不过，他的儿女可饶不得，我们没有儿女，将来……"

史普窑听了，不吭声，心生一计，说："那么，你手上把那两人放了吧！"

就是这一天早上，超报叔嫂已经依约不捨地喂好他的儿女："无论如何也设法逃出来，今明，史普窑一定要害死我们……"突然，门开了，闯进来九个狗腿仔，把死猪一般的超报叔嫂拖出去了。两个孩子大哭着追上去，被狗腿仔仗和上门，关在屋里了。

可怜的奴隶牲粮，就这样地被杀害了。

超报叔嫂死后，史普窑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请牙普卡拉翁喝酒，暗地在酒里放了毒药，牙普卡拉翁喝了药酒，便被毒死了。牙普卡拉翁刚死，史普窑立刻叫人去杀两个孩子。派去的人去了回来说，两个孩子打破窗子逃走了。史普窑急了，立刻派了两个喇嘛手去追赶两个孩子，务必给把两个孩子的心挖回来。

（三）

黑夜，月亮还没有出来，星儿悲痛地泪地着眼睛，凄风呜呜地哭着，树木沙沙地落泪。微弱的星光里，有一对黑影慌慌张张地向远处奔去。突然，一个黑影倒下了，另一个黑影把他扶起来，一跌一跛地向前走去。

哈段格美哈尼夹比姐弟二人拼命地奔逃。漫漫的黑夜，死也的

土地，向哪里逃呀，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六岁的哈及来此走不动了，坐在地上啼哭，八岁的哈及赖着没有办法，也坐在弟弟的身边啼哭。他们的哭声多么悽惨啊，月亮被他们哭出来了。她看见人间有这样悲惨的事，忍不住用白纱擦着眼泪。月亮射出了分外明亮的光，把大地照得和白天一样，狂风怒吼着呼呼，刺着月光，辨清道路，站起来继续向前逃命。

两个居寧手走了一天一夜，担住了两个孩子。一个拔出杀猪刀，一个拔出寧牛刀，就要杀他们。弟弟吓得嚎叫起来，姐姐流着眼泪哀求道："大叔呀，可怜可怜我们吧，牙普辛拉爸爸死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把我的妈妈抢来，绿吉以付，又把她杀害了，史普密不甘心，还要杀死我们这一对孤儿，求求大叔，饶了我们吧。"

两个居寧手听了，再也不忍心杀他们了。商量了一下，便对两个孩子说："你们快快逃命吧，不杀你们了。"

两个孩子感激不尽，一个海边逃去。他们白天拚命奔逃，夜晚在树上。

两个孩子走了一个居寧手杀了一只大狗，拿回去交给史普密。史普密一个大心，一小心，以为是两个孩子的，非常高兴，又是咬又是吹的把两个心一下就吃完了。她的丫头在旁边猜疑，说："人心不臭、狗心才臭，这两颗肉为什么臭味这么大呢？恐怕不是人心狗心吧。"史普密听了，立刻叫人去叫那两个居寧手，想生问一下实情，谁知两个居寧手已不知去向。史普密大怒，立刻把两个居寧手的家属杀了，并叫两个猎人去追赶两个孩子，分别他们，不把他们丢到大海里，两个居寧手就是榜样。

两个猎人走了三天三夜，赶到海边，担到了两个孩子，对他们说："史普密叫我们把你俩丢下海去，你们死后不要怨我们。"说完，就要往海里推。弟弟挣扎着大哭起来，姐姐跪在地上哀求道："两位大叔呀，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一家人都被土司害死了，做奴隶的人，命好苦啊！你们也是奴隶，为什么要帮助史普密，来杀害受苦人呢？"

两个猎人本来就不忍心杀死两个孩子，现在，听了哈及赖着的话，不由得流出眼泪来，说："孩子，我们是史普密逼着来的，你们也这样说，我们太难过了，赶快逃命吧，我们不杀你俩个了。"

两个孩子拜谢了猎人活命之恩，急忙向海边逃去。

"回来，还有话对你们说。"两个猎人喊道。

两个孩子以为渔人翻悔了，警惕地转过身来望着他们。两个渔人走上前去对他们说："孩子，你们不知道要逃到哪儿去吗？"

两个孩子茫然地摇摇头。渔人指着前方说："你们渡过这个大海就会看见一座高山，你们翻过这座山，又有一个大海，你们想法渡过那个大海，史善家就看不着你们了。那边是个没有痛苦的好地方，只是有一点，你们翻过高山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山上有一条吃人的黑蟒，因为有了这条黑蟒，所以收录的都不敢翻过这座山，逃到那个好地方去。

两个孩子感激得眼泪流下来，说："谢谢两位大叔指点，我们一定要逃到那个好地方去，我们一定忘不了二位大叔的恩情。"

两个孩子辞了渔人，渡过大海，眼前出现一座高耸入云的大山，他们一步一步地向山上爬去。山上是一些参天的古树，无数的粗大的树干笔直地矗立着，没有人踪，也没有路。两个孩子拖着酸疼的腿，在树林里一步慢一步地向上爬，他们爬了两天，才爬到山腰，脚下是一朵朵的白云，头上是一重七的高山。弟弟走不动了，躺在一棵松树下对姐姐说："姐姐呀，我口干得很，实在是走不动了。"姐姐说："弟弟呀，我去找一点水来你喝，你躺着歇歇吧，千万不要乱走动。"

姐姐走到水塘边，端起先口水，发现有蓄满具备水带给弟弟，她想来想去，只得用裙儿兜了一些水，向弟弟走去。[illegible]，水漏完了，她只得再兜，走了几步，水又漏完了。姐姐没有别的办法的时候，天上飞下来一只雄鹰，咀里叼着一个银[illegible]放在姐姐裙兜里。姐姐抬起头来对雄鹰说道："神鹰啊，谢谢你的好意了。"鹰飞去了，姐姐端了一对水向弟弟走去。她走到大松树下，蓦叫一声，银刀跌落在地上，她嚎啕痛哭了。原来有一只大黑蟒紧紧地缠住弟弟，它在咬弟弟。姐姐的哭声飞上天去了，天上白云散开了，两条白蛇从天上飞下来，先咀把黑蟒咬死后，用舌头舔弟弟腿上的伤口，把毒汁舔完，便飞上天去了，白云又合拢来，把山顶封住。

弟弟醒来，问姐姐道："姐姐，我怎么会睡在这里呀？"姐姐流着眼泪，把刚才的事情告诉了他。又重新舀了一对水，等弟弟喝完后，扶着他继续向山上爬去。

史善家等了几天，不见渔人回来，知道渔人一定逃走了，便派人去来渔人的家屋，派去的人回来说，前两天两个渔人悄悄地回来带着家属逃走了。史善家气得脸色发白，他知道再过几天，两个孩子逃出他的地方，就不容易杀他们了。这次，史善家祝自叫了一个驼背的伙头（）和一个猎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赶快去追那两个野种

天雨流芳

了抓住他们就掉下岩去。你们要记住，只杀他们两个，我就要杀你们两个！"此走时，他又叫嚷吩咐，伙头杀哈及夹此，猎人杀哈及格若。

猎人和伙头赶了九天九夜，赶到山顶，把两个孩子捉住。伙头恨之地骂道："两个小野种，我看你跑到那儿去！"他紧之地抓住弟之，对捉住坦之的猎人说："拉过去摔吧！"弟之猛烈地挣扎着，两眼射出仇恨的光芒。坦之向伙头和猎人哀求道："二位大叔呀，可怜可怜我们吧，我们的爸之被人害死了，我们是两个没有爸之的孤儿，飞禽走兽都有爸之，我们也不和他们啊！求二位大叔手下留情，饶了我们吧！"

猎人听了这话，手便松了，再也不忍心杀害这两个极其可爱的孤儿。他对伙头道："这两个孩子太可怜了，他们没有罪，我们怎么忍心杀死他们呢？不如放他们逃生去吧。"

伙头听了，冷笑道："将个小野种，有一些这样厉害的吗，怪又嫌前两次派来的人都没杀你。不行，我们不杀他们俩，史普宝就要救我俩个的命。"猎人向坦之向岩也走去。坦之叫着拉住伙头的手道："大叔，要杀你就杀我吧，千万不要杀我的弟弟啊！"伙头哼了一声，一脚把坦之踢倒在地，抓起弟之走到岩边，两手一样，便把弟之抛到岩下去了。

猎人见到之和伙头，再也忍耐不了，乘着伙头捧弟之抛出机，两大步跨过去，双手用力一推，把伙头一个倒栽葱掉下万丈悬岩下去了。

猎人故醒哈及格若，对他说："你赶快翻过这座山逃命去吧，听老人们说，山下有个海，海那边有个没有神兽的好地方，你到那去吧。"哈及格若一看，没有了弟之，他哭得死去活来，眼泪倘象水一样流下来。猎人劝慰他道："不要哭了，赶快逃吧！"哈及格若问道："既然有那么一个好地方，你为什么不去呢？"

猎人道："我要留下来救我的族人，否则，史普宝会杀死我们一族人的。"

哈及格若道："谢谢你了，大叔，我一定永远不忘你的厚德。"

哈及格若拜谢了猎人，翻下山来，一片汪洋大海拦住了去路。没有船，无法渡过海去，他便高声吟道：

"啊……

听说海那边啊，有个好地方，
没有土司，没有悲伤，
苦难的奴隶都逃到那里去啊，

怎样渡过辽阔海洋？

翻滚着的海浪平息了，水洼得像一面大镜子，两条鲸鱼特别恭也，哈及格若跳在鱼背上，渡过海去了。

哈及格若刚上海岸，睁眼一看，啊！有许多人穿着各色绿色的衣裳笑嘻嘻地来迎接他，跑在最前面的一个小孩扶着他的弟弟。他以为自己认错了，惊愕地听着他。小孩跑过来，拉着哈及格若的手叫了一声："祖父！"哈及格若扶起一叫弯腰过来，定睛面看，果然是他的弟弟哈及来此。他忙向他道："弟弟呀，你怎么没有被鲨鱼吸？"

弟弟说："我被掉下若干以后，天上飞下来一对仙鹤，把我驮到这儿来了。"

祖孙抱着弟弟痛哭一场。人们走过来，把一束束的鲜花送给他俩和弟弟，并说：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奇怪的事，等把客人大为惊讶，他们感受到祖孙的

天雨流芳

（四）

过了十九年，史善容的奴隶先生们的逃走了很多，她知道这是跟哈及夫比她年二人的影响，便召集了头人们商议：如果不杀掉哈及夫比，無论如何是阻止不了奴隶逃亡的。於是她写了一封战书给海那边，约定時间双方决战。哈及夫比接到战书大了他无時不在思念復仇，現在，收到史善容的战书，他高兴地说道："不把我杀掉，她死也不会甘心！"人们叫来信差，交给战书，便部之時哈及夫比，要为他復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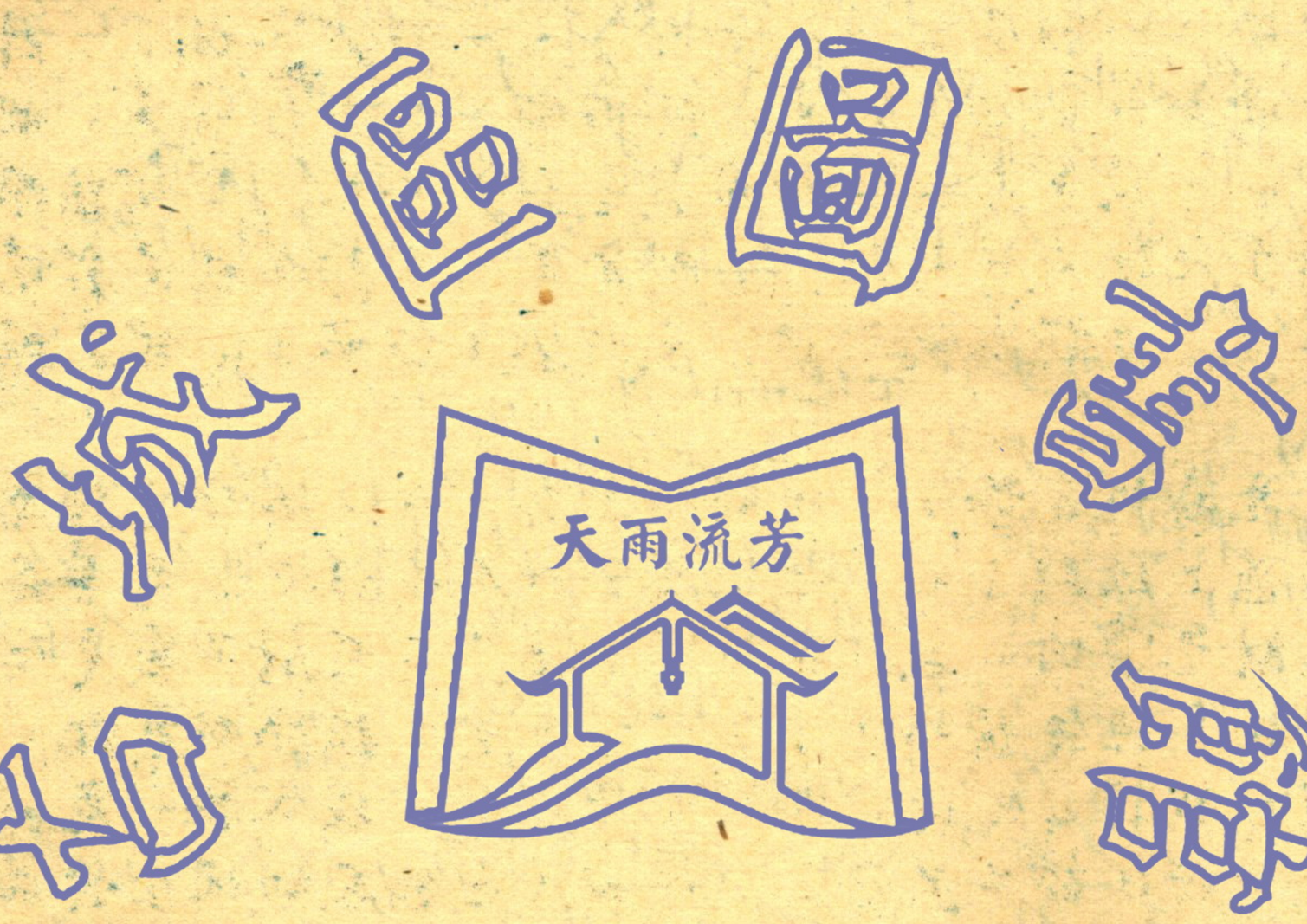
这一天，史善容在她的伙伴們高高大大，雄赳赳气昂昂，手持长矛硬弓，在海边等候哈及夫比。史善容前来，她骑在马上，对哈及夫比说话，她来到海边，下马，一箭向哈及夫比射去，哈及夫比一看，一箭向史善容射去，把她的箭射落，哈及夫比拉开弓，又一箭射去，史善容还没有死，她拉开弓，又一箭射去，哈及夫比还是没有死，她拉开弓，又一箭射去，哈及夫比死了。史善容走到哈及夫比跟前，她要求道："你是我的奴子，你不能杀我"，哈及夫比把弓丢掉，怒骂道："你还认得我是你的兄子！你们杀死了我的外祖父、外祖母，害死了我的母亲，又三番五次的陷害我的性命，屠杀奴隶，现在你恶贯满盈，大限到了！"说完拔力一刀，杀死了史善容。

史善容死后，哈及夫比把屠宰手、渔人、猎人找来，一齐往海那边，過着沒有王国，沒有奴隶，沒有世税，沒有悲伤的幸福生活。

（杜已卡我口述（谢恒贵搜集、查理）

1-3-7

注：㈠伙头是土司手下的一种小官，相当于国民党时代的伙食长。



龙女与樵哥

本 刊口述

从前有一家贫苦人，只有母子两个，母亲的眼睛又不见了，全靠他每天砍柴、打鸟维持生活，儿子非常孝顺母亲，每天采了柴就买了米粮回来煮好送到母亲手里。

一天晚上，这个小伙子梦见在他砍柴的地方，涌出两股水来，一股是白的，一股是黄的，他拉开弓朝着白水射了一箭，那股白水淌了一滴血，突然就断了，那股黄水仍旧哗哗地流不止。醒来时，四面起雾里的了，觉得很奇怪。第二天，他拖了弓箭，爬上山去砍柴，果然像梦里一样，见到了两股水，一股是白的，一股是黄的。他拉开弓，朝白水射了一箭，白水真的淌了一滴血就干掉了，黄水仍旧哗哗地流着。他更觉奇怪，一路走，一路想着这事情。忽然见一个姑娘微笑着向他走来，到了他跟前就对他说：“刚才黄龙王跟白龙王打仗，几乎被白龙王了，多亏你的帮助，才战胜了白龙王，我父母让我叫你”。

他更是感到奇怪了，同时心里想：“世上哪有这样美丽的姑娘，莫非被遇上妖精了吗？”但又想：“她不是说自己是黄龙王的女儿吗？那可能是真的。”当她那庄重的样子，又不像会是妖精”。想到这里就不自主地向姑娘笑了笑，姑娘瞅着他也笑着向前走了。在路上姑娘对他说：“你不要收下父亲一些给你许多金银珠宝，但你都不要接受，你就说无论家的园里种上满满的鸡和那根拐柴棍”。樵哥含糊地点了点头。不一会他们走到了深绿色的湖边，那位姑娘对他说：“凡人不能随便到我家，你把手搭在我肩上，闭上眼睛”。他听了，心里更害怕了，但是为到这姑娘含笑等待着，他又不知不觉地把手搭在她肩上，眼睛也闭上了。只觉身体轻飘飘的，过了一会就听姑娘说：“我们到了”。他睁开眼睛，看到眼前一片从未见过的景象。珊瑚树轻轻地摇动着，大颗大颗的夜明珠闪闪发光，大艘金碧辉煌的龙船向着自己开着。还没来得及让他考虑一切，早有许多人面来迎接他了。他被人们迎到一个堂皇的客厅里，一个留着银白色长髯，穿着绣金龙袍的老人，热情的招呼他，马上在客厅里摆上丰盛的筵席，山珍海味样样俱全，老人不断地劝他饮酒吃菜，并对他说：“樵哥，今晨要不是你的帮助，我的命就要送在白龙王手里了，你是一个好射手，我特派女儿去侍你来，是想请你当我的大将，你愿不愿意？”樵哥见“他的

房子很好，吃的也好，穿的也好，就留在这里吧。"但是他又想起了家里的老母亲还在饿着肚子等着自己呢，于是他就再三再四地拒绝了。

黄龙王见他怎么说也不肯留下，就叫蝌兵托出一大盘珍珠宝贝送到樵哥面前说道："你既然不愿留下，我也不好强留。这点东西请你收下罢。"樵哥这时突然想起在路上姑娘告诉他的话，于是就照姑娘教他的那样拒绝了金珠宝贝，要求给他白母鸡和扬棠菜。黄龙王听他要这两件东西，脸上显出为难的样子，略为踌躇了一下，终究还是送给他了。

樵哥又照样用着那精芽搭在龙王肩上，回到了天亮砍柴的地方，这时天已晚了，他想起今天自己没有打柴去卖，没有买米回家，母亲还在挨着饿，心里不免有些后悔不该拒绝龙王的金银，如今要了这只白母鸡和这点扬棠菜有什么用呢？

回到家里，他母亲还躺在床上，他起来把剩下的一点包谷粗粉了一点稀饭给母亲吃，一连对母亲讲了一天的遭遇，母亲也觉得很奇怪。他把母鸡罩起来，把扬棠菜随便煮在一个锅里，自己也就睡了。

第二天早上，樵哥仍旧背着斧头到山上砍柴去了。晚上回来，放上锅舀水，就把昨天回来的包谷粗，去到厨房里，揭开锅盖，再见里边放满了一盘子五光十色的小珍珠。他急忙跑去向母亲，还没等是那里来的，母亲说："我也不知道，今天你一个人会不会做好吃的东西给我吃了，我也不知道做一点什么，我也正在奇怪呢！"他说："既是做好了饭菜，肚子又饿，不管是谁做的，吃了再说"。吃过饭，去罩子那只鸡仍然好好地在罩子里，他随便撒了一点包谷在罩子里，又放碗水在里面。

以后几天，每天他砍柴回来都是锅里早就煮好了的饭菜，母亲也早有人服侍吃过饭了。可是到底是谁做的，这个谜他总也猜不着。

有一天，清早，他照样去砍柴，走到路上，突然想："我何不现在跑回去看一下，究竟是谁在为我们做饭，"就折转身跑回来了。悄悄地爬到厨房顶上去揭开两块瓦，凝神屏气地注视着下面，只见那只白母鸡走进了厨房，脱去了鸡皮，变成了那个采茶的自己的美丽姑娘了。她把鸡皮挂在柱子上，拿来那根扬棠棍，扭开盖子从中捞出了许多小珠珍味，煮在锅里。樵哥看的清清楚楚，就悄悄的用一根竹子把鸡皮挑下来，拿到山上去砍碎了。他想，这回姑娘再也变不成鸡了，高高兴兴地回家去。进了家，赶快跑到厨

房里，再见那个姑娘正呆呆地站在门背后，他就很有礼貌地问姑娘是谁？为什么来到这里？那姑娘回答说，"想哥，你怎样就忘记我了？我就是黄龙王的女儿，到山上找你的那个姑娘呀！"想哥又故意再问："那么你怎么会来到我家里呢？"姑娘说："你不是向我父亲看了一只白母鸡养着吗？那只白母鸡就是我了，本来我是许给白家的，但白家弟弟不答应，因为我的父母要与他家退婚，曾多次派我的大哥去交涉，他就都不成，又来硬抢，也几乎被打败了，多亏你的帮助，才战胜了白家。从那天起我就爱上你了。不知你是不是也爱我？"想哥坦率地说："我也是恋爱你的，但我家边穷，恐怕你过不惯，我又有任聘的母亲，恐怕你不愿服侍，"姑娘说："贵贫根本不成问题，我们有开拓荒地可以变卖所需要的东西，母亲也很愿意服侍，是我不是凡人，要与凡人结婚，是这一个白日飞升的仙女，过了百日以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现在你快把鸡放出来吧，"听完姑娘的话他着急地说："鸡被我被你砍碎了，"姑娘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本来就用这张嘴，现在鸡既被你砍碎了，也无法复活了，但你千万不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每日你总是要这样去破坏火系，一面天后我们再结婚。

想哥真的照她的嘱咐了，姑娘也每天躲在家里不出门。出去走走了一个下午，他们结婚了，一家三口过着快乐的生活。

再说龙王的领主，每年要挑选一个美女做妻，这年正派人四处搜寻，想哥着急地把这消息告诉了龙女，龙女说："不怕，等他们来时我在厨房里炒个菜，我用火钳敲一下锅，你就问他们来做什么？敲第下，就请他们喝茶，敲三下你就说还有事情，把客人送走。过了一阵，几个人骑着马真的来了，想哥请他们坐，龙女用灶灰涂了脸，穿着烂衣服，走灶房里炒菜。那些人也厨房里来了就问坐下，姑娘在里面敲了一下锅，想哥只管和客人讲话，姑娘敲第下锅，想哥没有请客人喝茶，姑娘敲三下敲，想哥还是只顾回答着客人的问话。姑娘在里面急得没办法，滴下了一滴泪珠，马上用舌头一道金光照亮了整屋，引起客人的注意，他们又跑到厨房去仔细观察姑娘，发现这是一个仙女一样美丽的姑娘，他们就问想哥："这姑娘是你的什么人？"他回答说："是我的妻子"。那些人又说："不管是你什么人，我们奉了领主的命令要五十两银子来买她，"于是从他中解下一些银子放在桌子上，就到厨房去把姑娘、想哥抢往他们说："慢着，拿这五十两银子，就是一座金山银山，我也不

换：

"不管你换不换，这大片土地上的一草一木都是属于领主的，你是不是属领主管，莫说她是你妻子，就算你的，我们也要去，你难道不懂王法吗？"糙哥听来人这样说，气得咬紧牙关，大叫了几声"领主，领主！……"就昏倒在地了，龙女连忙从厨房里赶了出来，俯身大呼丈夫："阿哥，阿哥，快醒！……"母亲听到儿子给死了，跌跌撞撞的扑过来，一巴喊着："救命！救命啊！难道领主就这样欺人吗？"一巴掌也倒在地上，龙女眼见丈夫昏迷不醒，婆婆又倒在地，而来人又不走，她低头想了一下，就对来人说："请你等等，我们无论怎么，我也是要去的，领主的命令谁敢不依，只是来之先，容我单独与他母子二人一别"。那些人说："好吧，我们都到门外等你，只是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于是那些人都退到院里去了。

龙女赶快唤醒了糙哥，并他悄声说："你不要着急，我暂时跟着他们去，只要你照着我吩咐的做，不久我们就可以团聚"。糙哥问："要怎样做？"龙女说："他们的五十里银子你不要十九两，要装着欢喜的样子收下，我来后你就用这些银子开铺，好像银子用完就来找我，混淆他们，这样做到了，我们就可以重圆，如果做不到这一件，就没有希望了。"糙哥听了，沉默了一阵，也只得答应了。

龙女被抛到府里，领主一见，乐得眉开眼笑，口水直流，一巴迎上来抱她。一巴命奴隶把最漂亮的衣服捧来给她，又命大摆酒席。尽管领主的笑脸已贴在她浪身旁亲来亲去，说三道四，她浪还是愁眉苦脸的站着。领王强拉她坐下，她也是愁眉苦脸的坐着，不吭一声气，不说一句话。领主越殷勤，她浪的眉毛就皱的越紧。领主为讨她欢心，又特地开了四十九天的通宵和宴会，可是她浪却没有那天眉毛舒展过。

领主在当天晚上，对浪回答他说："我现在通身都长满了疥疮，要服某种药疗治才行，否则就传染给你。"说着拉起一只袖子，果然手臂上尽是流血流脓的疮。领主看了也无只得答应了。天下请医生为她医治，他那知道正疮是她浪用妙药擦在身上变成的，医生哪能治得。

领主见疥疮总不见好，把医生痛骂了一顿。医生说："对浪的疥疮是因她终日愁闷，气结在里了，所以通身长了疥疮，只要设法使她欢笑，气顺了，疮也就好了，药物是难以治好的。可是对浪

一直是锁着眉头，板着脸。

樵哥自龙女走后，和母亲忧忧闷闷地过日子，母亲竟病，不几日就死了。樵哥剩下的银子刚够买棺木，安葬了母亲，自己就做上了一把弓，开始去找龙女。他爬过了无数高山，穿过了无数森林，每日以打来的鸟肉充饥，剩下的鸟皮披在身上，经过很多天，他的衣服成了一件花花绿绿的羽衣了，这时他走到领主的宫院外面了，恰巧看见宫墙上站着一只斑鸠，他拉开了弓，朝斑鸠射了一箭，斑鸠中箭落在宫院里，他朝宫里走去，卫士上前拦住他，他说："我的鸟被箭落在里面了，我要进去拾。"卫士还不准他进去，他再三地要求，卫士再四的阻拦，结果吵吵起来了，招来了一大群闻讯的人。

吵嚷的声音传到宫里，惊动了领主，领主叫奴仆去看是什么回事，不一会，奴仆回来说：有个穿着羽毛衣服的男子，说他射的斑鸠落在宫里了，要进来拾，因此和卫士争吵起来。"龙女一听知道是丈夫来了，就对领主说："人怎么会穿鸟皮，把他叫进来看是什么人。"领主忙命不准，不一会，一个穿着花花绿绿的鸟衣服的男子跨着大步进来了，一见，那从来锁着的眉头展开了，露出了笑意。樵哥走到领主的桌子前，兴得跳起来；姑娘也笑起来。领主见了就郑重其事地说："我无论怎样也想不到，你都不笑，你是不笑，我请许多宾客来陪你，你也不笑，我去更衣当会，你还是不笑，我来穿上今天看见这件衣你就笑了，你很喜欢这件羽衣吗？"说罢，脱下龙袍，换上羽衣，在姑娘面前担来担去，姑娘大笑，他越发兴了，就越发担得厉害。樵哥趁快穿上龙袍去击鼓，随着鼓声来了许多将官，跪在樵哥面前，樵哥对他们说："这个穿着羽衣的疯子撞宫来胡闹，你们还不快把他杀了，"将官忙答应："是！是！"于是几个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齐冲上去把穿着羽衣的领主杀了。龙女和樵哥出了宫，骑上了两匹骏马远走了，当到将官发现杀的是领主时，已经不见龙女和樵哥的影子了。

玉女樹

玉龙山下，玉龙湖边，聚居着勤劳、勇敢的纳西族人民。木氏是纳西族的土司，有钱有势，世代相傳，長期统治着纳西族人民。

一年，木土司家生了個女兒，取名玉女。玉女天资敏慧、聪明過人、十分俚亮，父親母親格外溺爱。玉女十八歲時，越发標緻，惹得遠近部族纷纷托媒、倫办厚礼到木土司家求親。但木土司揺不答应，希望把玉女嫁给更有钱的貴族。

一天，西藏拉薩一家貴族用馬邦馱了一馱黃金、兩馱白银、十馱珍寶、千里迢迢、日夜兼程，来到木家求親。貪婪的木土司一見这些財礼，就迷了心竅，没有一句二話，把玉女嫁[illegible]去了。玉女到了西藏，享尽了人间荣华富貴，比[illegible]子还要好[illegible]。但是日久天長，这种豪华的生活也不能滿足她[illegible]了。西藏[illegible]离开自己的家鄉；丈夫有钱，但也比不上父親的底子厚；心想这兩点都站着，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於是[illegible]的玉女就親自率領千軍萬[illegible]木家。

不知为此，[illegible]知道了这个消息。气得他吹鬍[illegible]服時、茶跳如雷地嚎咪起来，说老[illegible]玉女的虫、吃[illegible]肉，不[illegible]别說消不了这口气。木土司忙请来軍师，研究对策，[illegible]他的想[illegible]一個妙策：連夜派了他的部下在玉女的部隊要经过的路上，[illegible]連[illegible]竹釘，並在路旁埋伏下自己的部隊。

[illegible]是炎热的夏天。拉薩的[illegible]隊騎兵，[illegible]玉女的車馬[illegible]排山倒海之勢衝来。因为路上[illegible]滿竹釘，騎兵隊伍的馬蹄都被[illegible]穿脫落；木土司的軍隊趁勢衝出，把拉薩騎兵殺得人仰馬翻，活捉了玉女。木土司就在玉龙湖心盖了一座水榭，把玉女囚禁在湖心，不讓玉女滴水進口，把玉女渴死在湖心。玉女死后化成一棵海棠树。居人就叫这棵海棠树为玉女树。

—完—

学调管的故事

我给你们弹着口弦，你们又要我讲故事。好吧！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由这小小的三片竹子引出的一些事情吧：

"在很多年以前，我们这个地方住着一个叫戈鲁的老头子，他有三个儿子。有一天，他把三个兜子叫到自己跟前，对他们说："唉！我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啦，我死了以后，你们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挣钱来养活自己，成家立业。但是，你们都还是些笨手笨脚、一样手艺也不会的人。我在你们就到外面去撞三年，多人学点样样生的本事回来。"三个儿子就照父亲的分咐离开了家。他们三人决定分走一方，去学手艺。到了村口，三弟兄就分手了。

老三走到了一个村前，看见一家门前围着一大伙人，逼近一看，是地上躺着两具血糊糊的死首。老三问他们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有人对他说："刚才骑着一匹骡子带着两条大狼狗，抢走了这对老人的独姑娘，又放狼狗咬死了他们。""那你们怎么不阻止他？""我们怎敢动他，他是这地方的霸天；抢走一个姑娘算得了什么，他不是第一次。""哼，恶霸！""坏事干了不多呢！""我们牧义坊，他就来刮干净。家里没米粮，妹子就得卖掉一颗，就这样他已经卖掉了老人好多家粮食堆成山，守可就在金银财宝，也不给农民留一颗，就这样他已经卖掉了一家好于三人呢。老三听了，心里很难受，他和大家一起埋葬了老人，又离开走了。以后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遇到一些不公理的事，遇到一些人间的不平，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了。一天他正在闷闷不乐地走着，忽然听到从旁边林子里传出一种清脆的乐声。走近一听，啊！那种如泣如诉的轻声就好像是自己的忧闷的倾诉一样。听完了一曲，好像自己的心脑里也轻松了一些。他走到那人跟前说："伙计，你能教给我弹吗？"那人说："你为什么要学呢？你难道不知道领主的王法吗？""管他的王法不王法，我要弹，我要唱，我走遍了许多地方，看见了多种手艺，我觉得这才是最好到手的"。终于老三学会了弹口琴。

人们撒了三回种，收割了三次了，三个儿子也都回家来了。父亲想要看看多人学得的本事，就叫他们把多人学得的本事做给父亲看看。大儿子学成鞋匠，替父亲已开裂的脚缝了一双很合脚的皮鞋。父亲穿上鞋子，乐呵呵地笑着说："好！好！好！"老二学会了木匠，他替父亲盖了一间小木房。父亲从雕花的窗户里伸出头来，向天祷告道："愿山多阿普保佑你的老二。"学会弹口琴的老三，从衣袋里取出三片竹子，给父亲谈了一调忧伤的调子，树上的小鸟听到这悠扬的琴声，都对着这间小木房痛泣；天上的白云听到这声音也停止不

走了；小河裡的水也不流了；墙角裡的小猫也花不断的用爪擦着泪。可是却把父親弄得发了怒，他从坐位上跳起来大骂道："好一个不识时务的小子，为何不学些教父親的东西？怎么不学成家立业的本事？却学了个无赖汉的行道，给我滚！以后再也别来見我。"

老三含着眼泪从家裡走出来，他拾去当别人的佣工，走遍了一家又一家，可是别人都说他是被父親逐出的无赖汉，都不要他。最后他只好随着双脚的便，到处去流浪。走啊！走啊！走进了一个森林裡，越走，森林越深，树子越密，从翠绿色的低矮的小松树，到黑森森的大松林。树桿子綠地不見頂，森林深得地不見边……。

在这个人跡少到的森林里，老三再沒有尝到太阳光的温暖；也再沒有見到天上的月亮；更沒有听到过人们唱阿嵐达和胥鞮。这裡是一片黑暗，整个林子裡充滿了潮湿而陰冷的腐木气。脚踏着的是湿淋淋的黑色鮮苔，手摸着的尽是一棵棵冰凉的树桿，听到的猫头鷹的尖叫和野狼嗥嗥的叫声；在这裡老三不知过了多少个白天，度了多少个黑夜。只有着从叢叢麻麻的树叶縫裡透下来的一綫光线，他才知道是白天；在这裡他孤零零，沒有人来安慰他，来倾听他的苦性。他的唯一的朋友就是自己的黃竹口弦。通过着他憂伤难過的时候，他就彈起口弦，彈出自己的憂伤。有一天，他正在彈着口弦，忽然，一头黑熊向他走来，躺在他身边。从此就再也沒有离开他。遇到林中时黑熊就向豺狼恶兽，保护着老三；天气寒冷时，黑熊就和老三紧依在一起，温暖着老三，陪着老三彈口弦时，黑熊听着着泪水听着，这样不知过了多少天。

有一天老三正对着黑熊彈着心底的憂闷苦楚：

"我在天龙山頂的雪峰，
踏着老虎的脚印，
步履着老熊的掌跡相重。
我走过的路，
变成了雪泪之流！
雪泪河呀！
你竟究要流往何处？
雪啊！泪啊！
假你们流向幸福的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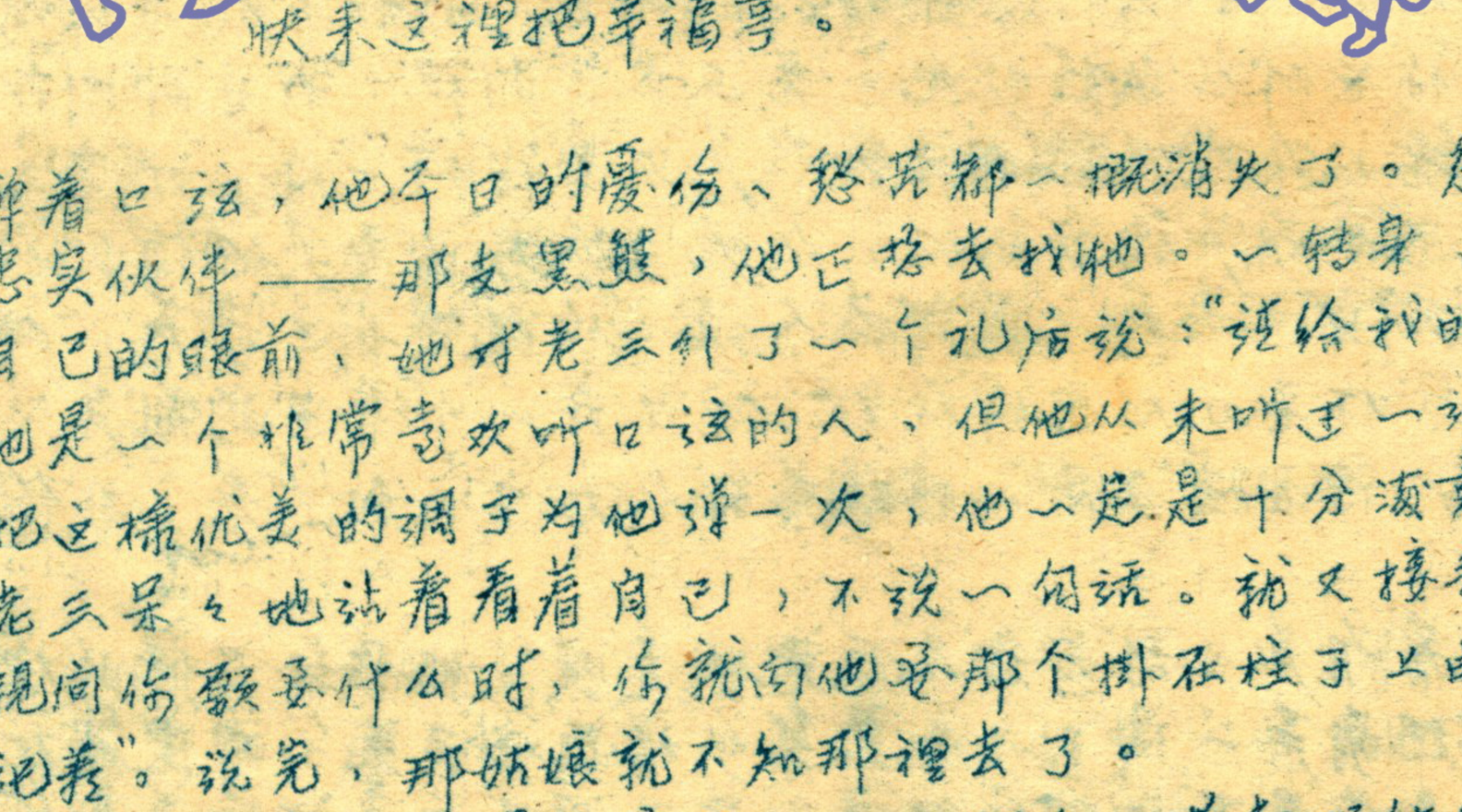
老三正在彈着，忽然"轰隆"一声，天崩了，地裂了，树摇地转起来。老三以为是火山爆发，但覺得自己的身子飘起来了，吓得

他闭起双眼，芬卧一切声音都没有了，自己的脚也好象着了地了。睁开眼睛只见自己站在一个不知识的地方，一股清泠泠的山水从岩石上直泻下来，太阳照着，活的彩虹一样。除哗哗的流水声，这处更传来松涛声。四周是开放舞龙的山，花中间是一片毛茸茸、绿油油的青草，散发着一种香气。绿草上飘动着一层白云，就的一朵朵棉花一样。白云像根玉带一样绕着一堵低矮的石岩飘动，就像玉龙山上的白云绕雪峰一样。一塘深绿色的池水，裡面有鸳鸯在游戏。

老三看着这幅奇异优美的、画片一样的景色，心裡说不出的高兴。不觉掏出口弦来，用灵巧的手指拨动着竹片，弹奏出内心的赞喜。他唱道：

"我舒适地躺在白云上，
举目望着那画的山岚，
萦绕着甜蜜的梦乡。
抬头望着红日的太阳，
闻着甜蜜的嘴唇，
神仙那有我自在，
云在那能像一样？
……
风啊！
请你转告……"

快来这裡把幸福享。



老三弹着口弦，他平日的忧伤、愁苦都一概消失了。忽然他想起了他的忠实伙伴——那支黑熊，他正想去找他。一转身，一个姑娘正站在自己的跟前，她对老三行了一个礼后说："请给我的父亲弹一调吧，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听口弦的人，但他从未听过一调这么好听的。要是你把这样优美的调子为他弹一次，他一定是十分欢喜了。"姑娘说完，见老三呆呆地站着看着自己，不说一句话。她又接着说道："若是我父亲向你索要什么时，你就向他要那个挂在柱子上的葫芦罢。你一定要记着"。说完，那姑娘就不知那裡去了。

老三被刚才的奇遇惊得呆住了，过了好久才想起那姑娘的话，但她家在那裡老三也不知道，只好一直往前走，走着、走着……到了一个景色更秀丽的地方。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从大红木门裡渡了出来，走到老三近旁，一个道童对老三深深的行了一个礼，老人对老三说："请你到屋裡去吧！"

老三跟着老人到了屋裡，只見屋裡的每件家俱都是黄木做的，每样上面都刻着龙、凤、花、草，走地板都刻得有工整的花纹。

道童给老三倒茶，老人请老三坐下，并说："听说你会弹口弦，请你为我弹一调你认为最好的调子吧。"老三很谦逊地回答说："在我的七十二个调子中，沒有一个是我最滿意的，它们都有粗糙的地方。"又说："但我歌意尽我的能力给你弹一调。"说罢就弹起他的黄竹口弦，和着忽紧忽慢、忽续、忽弱的弦声，诉出了一系这样的歌词：

"虹啊！虹啊！
你为何雨后才出来，
是不是天上的河水干了？
你要把地上的河水来吸了？

虹啊！虹啊！
你为何这样美丽？
是不是在地上的鲜花开放？
你为何弯似一座桥？
是不是给我们要过"

弦声停止了，老人接着头也不抬，对我的骚扰表示有点不满，为了表示对你的谢意，我就送你一样你需要的东西。你要什么就说说吧"。老三直率的说："我要那挂在柱子上的葫芦"。老人有些为难地说葫芦沉默了好一阵，对老三说："这样一个普通的葫芦你要它做什么呢？你可以要其他值分的东西。"但老三坚持只要这葫芦，最后老人说："你既然要这葫芦，那我也只得给你了，你要小心地保存它，这不是一个普通的葫芦，你要什么就可以从裡面倒出来"。他说着就从柱子上取下来，交给了老三。

老三提着葫芦，辞了老人而来，这时，他想起了他的伙伴——黑熊，就把葫芦一倒，一支黑熊从裡面倒出来，那黑熊在地上一滚，变成先前遇到的那位姑娘。老三惊呆了，那姑娘却笑嘻嘻地向老三："我们去哪裡呢？"老三是个老实人，不知道"们"字的意思，就说："谢谢你，姑娘，现在我要回到父親那儿去"。

"那我呢？"姑娘笑着问。

"我怎么知道你呢？你是不是要回到你父親那儿？……不敢走

吗？那我就送你回去吧！"

"你既然把我倒卖来，为什么又要送我回去呢？"

"但我怎么好领着一个姑娘走呢？"

"阿哥，你既向我父亲求婚，我父亲也同意了，你为什么又要卦了呢？"姑娘着急地问。

"我没有向你父亲求过什么婚呀？"老三奇怪地说："我仅只是向他要了这个葫芦。"

"你要葫芦就是在要我了呀！"姑娘一再对老三解释。这时老三才醒悟过来。觉得很对不起那个姑娘，就对姑娘说："那……我——你还是回到我父亲那儿去吧。"

"你回去，我回去，还是我们都回去？"姑娘打趣地问。

老三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们一齐去。"说着，解下葫芦，二人都拴在葫芦上。把葫芦轻轻地一抖，马上就悠悠地飘了起来，落到前地时，他们已站在家门前的草地上了。老三对姑娘说："我父亲那儿，暂时还不能去，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姑娘说着就把葫芦一倒，忽然间在这块草地上出现了一幢四合五天井的大瓦房。

就在他们刚来的第二天，老头就发现对门是一片荒地，从没有房子没有人，到底是什么人的呢？但他想："还是去了再说"，于是就领着两个儿子开始盖房子。住了三人后，就见一大所敞亮房，全是大门朝自己开着，三兄弟的家人也搬进来了。他惊叫了起来："这倒底是什么人的？怎么修得这么快，并且还是一块宝地呀！"

"恐怕是鲁班师父盖的吧？"老二拍着手对房子说："不然那有这么快？又盖得这么漂亮。"

"不是！不是！我看这一定是知罗阿普(二)搬到这里来住了"。老大自作聪明地说。

父亲也许不是倒底是那个对，就说："管他是谁的，我们还是进去吃酒席去吧！

于是三人进了大门，只见里面人山人海，比七月骡马会(三)还热闹，人们都已坐上席。父子三人走进门边的桌上坐下。不一会，只见所有的人都往里边看，原来是新婚夫妇来敬酒，后果新郎走到他的新娘好似自己一时发气赶出去了的三兄弟。老三见到父亲和爷爷，从宝葫芦里倒出面前，他们才认出来真是他家的老房子。老三和爷爷和客人。席间，姑娘和他们招呼。新郎新娘殷勤地招待父亲和爷爷各种各样的菜。招待父亲香喷喷的酒，倒出

娘从宝葫芦中倒出了許々多々小葫芦，立座的人每人都得到一個。
故从那时的纳西人，家々都生活得很幸福，那时的麦桿有大材高，
纳西人收获还不使用这种鐮刀，只要用一把砍刀、一架梯子，爬
上去砍麦穗就行了。

老三一家和故有的乡亲享福了好年，后来，知罗阿普知道了
就派了許多妖魅鬼怪下来把故有的宝葫芦偷去了，故有的人民又
生活在黑暗痛苦的生活里了。后来，纳西人民为了找回宝葫芦，
我們的祖先弹着口弦，一個跟着一個，一代接着一代的去寻找。
我的故事到这里就称讲完了，致於以后的事情只好由你們去
创造，又再由你們讲给后辈听咯吧！

1. 三先竹子：指口弦。
註 2. 知罗阿普：人名
3. 七月祭马会：[illegible]纳西族每年[illegible]物资交流会、還
[illegible]。

石门关

石鼓镇座落在金江第一道大湾子裡，镇上有一面石鼓，石鼓对岸的村子裡有一个石人。多少年来人们中間流传着一個謎訣："石鼓人对石鼓，金銀万万五，那個猜得着，买得丽江府。"這個謎訣上至白髮阿老，下至三岁妹妹個個都能唸誦。

石鼓鎮有一家老財这条金沙江两岸的土地都是他的。他家积了万貫家私，粮食堆得发霉，酯肉放得发臭。可是見着那家有一支鸡鴨，有一点粮食，他还要眼紅，从来不肯放过。所以人们暗地里管他叫做"山猪子"。

山猪子貪財逐利，他想：万貫家私，不过統治了这小小的山卡卡，要是得到这万万两金銀，是以买得丽江府，不就比丽江的小皇帝本事更澜氣了嗎？於是，他到处訪尋，連睡夢中也总是在尋找这万万两金銀。

在这石鼓镇有一個年輕的佃户，名叫双宝，虽然年紀輕輕大概只有廿岁，但体力壯，生有一双鋭利的眼睛，学得一手的好箭法。把的箭能射穿豺狼的脑[1]，一箭下去，不管是凶猛的老虎、黃豹，或是狗熊，偷包谷的野猪，都能把它射死。他总是乐意地去帮别人的忙，而且每次都能把乱子平息，把猎得的野獸、山猪子要到去很多，剩下的一点奉养老母親。

一天，双宝帶着弓箭到山上去，进了林子，忽然看到一支小鹿在远处嚼着青草。双宝立刻拔开弓搭上箭正要向小鹿射去，那知那小鹿被什么东西驚动了，马上飞一样的跑了。双宝那里肯放，他想："这是難得的机会，要是猎到了一对鹿角可以卖了来上山猪子的利息、肉皮也很可以卖得些錢，維持生活。"於是，就一直追趕小鹿，追呀，追呀，追过了好几個山林，爬了好几個坡，忽然小鹿在一堵高岩石前停住了。牠竪起長耳朵，四面擦着，倘细看周圍有什么动靜，双宝拉开在一棵大树背後，拔弓再張，搭上了箭箭，正要射出去，忽然听到小鹿輕声喊道："石門开！石门开！"隨着喊声，只見岩石中間一下子內开了一道大門，小鹿一纵身跳进去了，双宝看得呆了。等他想到追进去的時后，石門早已不見了，岩石依然是原样看不見一点门的痕跡。双宝只好空着手回家。一路走，一路想着今天的奇事。到家后，他把这些经过情

註(1)：豺狼的脑袋是最硬的。

形告訴母親，母親想了一陣，怔說："我奴，(一)这是好兆头呀！老人们不是說那万万两金銀就在这带的岩石里，藏着吗？說不定就是你今天見到的这個岩子裡。你不如也倘小鹿一样去咪咪看，也許石门又会开呀！"双宝一听，覚得很对，於是，第二天起個老早就跑到那個岩前学着小鹿転着地喊："石门开！石门开！石门……"話还味了，眼前已大开了一道门。他又驚奇又喜歡地往裡边走。开始里面一片漆黑，继続走了不久，忽然前面一片光亮，整個岩洞里亮堂堂的，他还以为自己又見到了太阳，走近去一看，那里是什么太阳，原来是一堆一堆的金銀、珍珠、翠玉，发出的射得他两眼发疼，他正想往回走，忽然看見岩壁边放着一符发光的弓箭。他高兴地趕快提起弓箭就往外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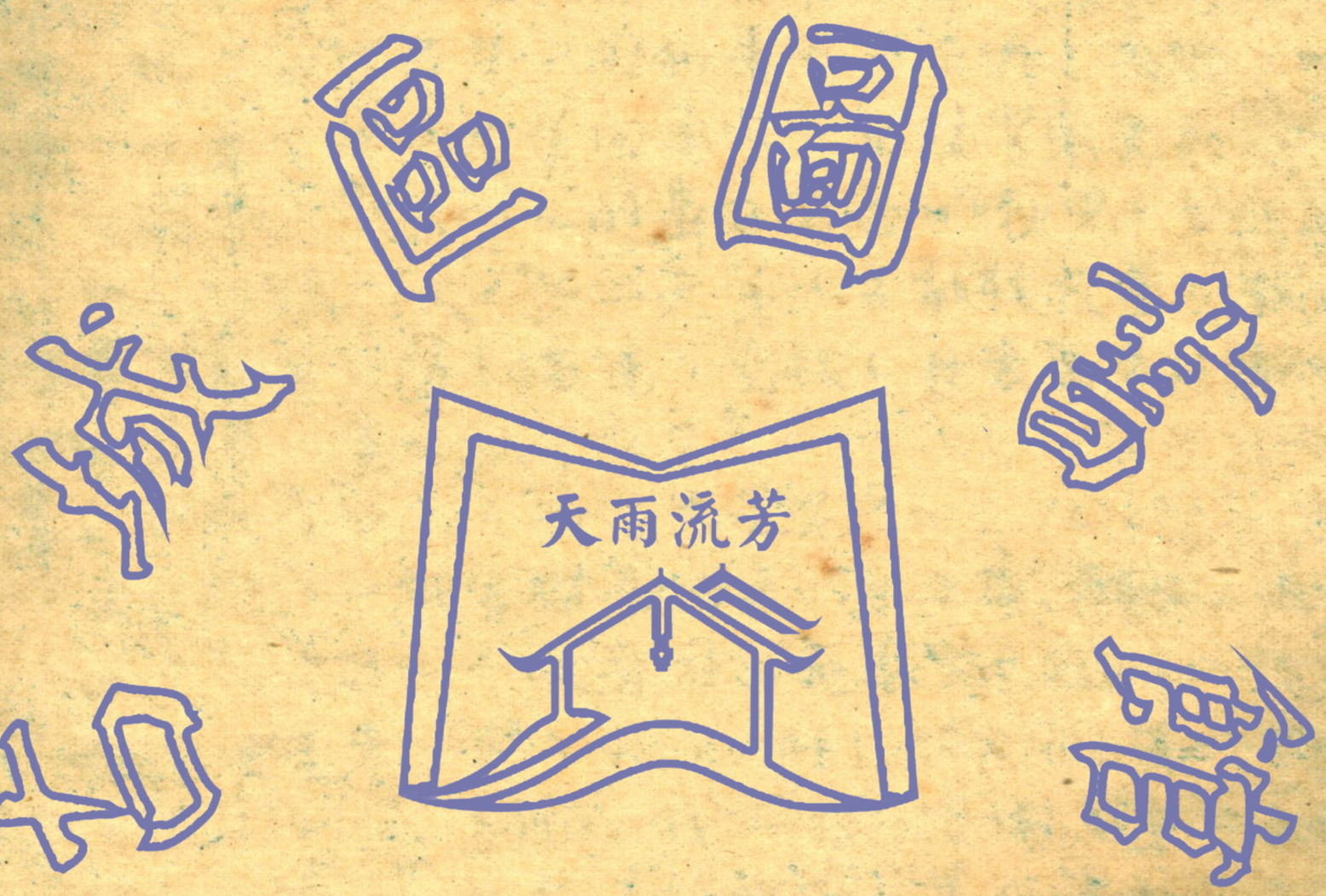
双宝得了宝弄这件事，很快傳到了山猫子的耳朵里。山猫子便上派狗腿子阿狗去把双宝找来。问他說："你的宝弄是从那里来的？"双宝說："捡来的。"山猫子又问："从那里捡来的？"双宝說："山上。""那座山？""就是那個山上。""你帶我去看。""我沒有宝。"山猫子看双宝态度強硬，就冷笑着說："好啊！还小子胆敢欺瞒老爷我，不給你利害嘗嘗，你不会說真話，"說着就叫人把双宝吊起来，自己就亲自拿起皮鞭朝双宝身上抽，抽一下問一句："帶不帶我去？"双宝虽被打得皮开血出，但他咬紧牙关不吭一声氣。在正打着，双宝的母親下氣不接上氣地跑进来了。她見自己的兒子被吊着遍身被打得皮肉模糊。赶快一頭扑过去抱住山猫子，双手颤抖着指着他的鞭子說："老爷，你……你打了他吧，那把弓箭……以大石……指来的。"山猫子听說赶快……追问……快給……楚了，"於是母親把……指……一條云……来，山猫子露出一付笑容說："你看，要是早說了，就免得惹我生氣。"結果，母親和旁人把兒子抬回去了。

第二天，鸡还沒叫头遍，山猫子就叫醒阿狗帶了几数麻袋繩子路直向大石岩奔来，到了石岩前他就喊道："石门开！石门开！"果然石门开了。他和阿狗奔进去，只見遍地都是金堆、銀堆、珠宝玉石，把個山猫子喜欢得撲倒在金堆上打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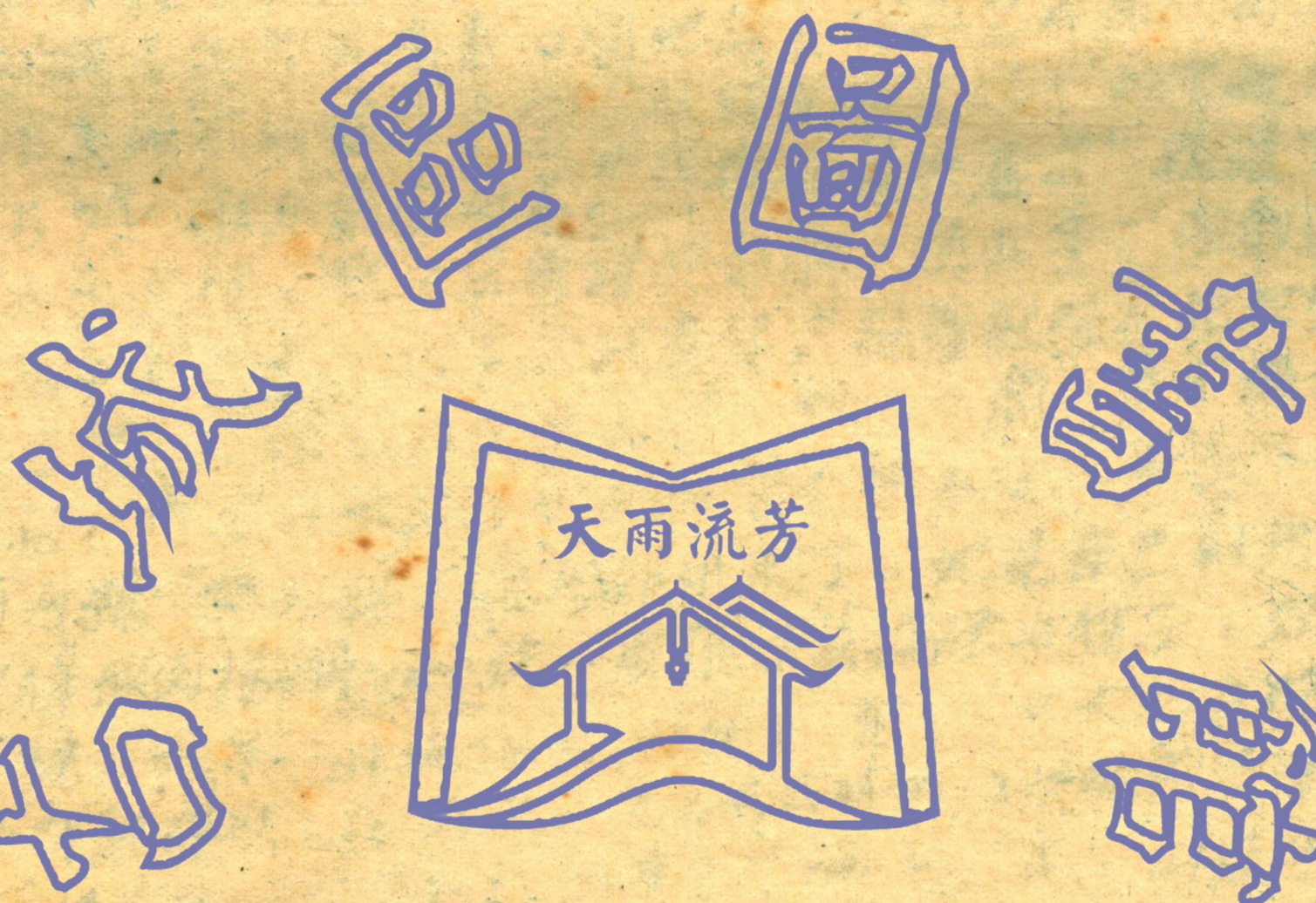
倆人打开了麻布袋，忙着把金銀往里面塞，一袋又一袋，每袋都塞得扎不起口来了。山猫子見金銀还剩很多，可是麻袋已装完。只得惋息地拾几錠塞在皮鞋里，喊一声："快把袋子送出去！"就領头向石门走来。可是，越走越黑根本不見有门，就連一絲亮

註(一) 双宝的爱称，纳西族長輩称小輩多加"我"。

光線也沒有。原来石门已关上了。山貓子正要喊，可是却喊不出那句簡单的話来，直急得他出了一身大汗。兩人在里面像瘋狗一样乱叫乱亂，可是，誰也想不出那句簡单的話来。从此石门永远关上了。这個貪心霸道的老財，凶恶的山貓子永远葬身在金堆銀堆裡了。所以人們以后就叫这座大岩子做石门关(一)



註(一) 石门关就在石鼓沿江上去三公里的地方。


天雨流芳

鸡肉汤

和为寿口述

从前，有两个弟兄，父母亲早死了，年纪还很小的弟弟跟着哥哥嫂嫂生活，这对哥嫂平时总把兄弟当人看待，经常不是打，就是骂，弟弟每天总是天不亮就卅上斧头、绳子去砍柴，一直砍到天黑了才放回来，天天这样做，从未没有偷过懒，每天到家后灶台里总是连火星都没有了，桌子上放着一点粘糊七的他乌好扫来填空了一整天的肚子，日子这样，可是他从未没有抱怨过。

可是狠心的兄嫂还是不满足，嫂子向哥子把怨说："饿狼天天要吃一大锑糊七，吃了我的也不知有多少了，要是没有他，不是可以剩下这仔粮食吗？你的好舅娘，没给我们当下大田大地，却给我们施上这样饿狠咀，哥子听了也摇着头，附和着说"是啊！是啊！"于是他们经常偷放东西骂弟弟，弟弟都学回来把嫂嫂骂哥哥骂得咬牙关，睁大着一支红眼睛瞧到弟弟已前来，装着一副凶的鼻子说："赖鬼！为什么你砍回这点粮面来？还不叫砍一担。"第二天弟弟老早砍大柴，砍回小材子来，哥子又把锅煮沸到弟弟上猪来，等狠弟弟上猪，要宰做年夜了？

过初，弟弟依旧听动牛跟我[illegible]

有一天，弟弟砍了一捆柴挑着回来，脚子实在饿得没法，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就在路边的一个大青石上睡着了，这时一个雪白胡子的老人，拄着拐杖向他走来，弟弟发现了，吓得坡起就跑，那老人却临上上笑着对弟弟说："别怕，别怕，我不会为害你。"亲切地站着问他："那点你是什么人呢？""我是专门帮助受苦人的人。""你的孩子，你的哥哥嫂子对你很不好，是吗？"弟弟低着头没有回答。"好孩子，饿了，是不是？别急我给你一个木盒子，你要什么东西，就在这盒子上面拍三下，你要的东西就会放在你的眼前。但是，你要记住，千万不能告诉第二个人看。"说完把一个小木盒交给弟弟，就飞一般地走了。弟弟正要跑去追他，竟是起不起脚来，他用力一踏，脚踏在树上，弟弟痛醒了，原来是做了个梦。但手中却真的拿着一个小红木盒子，弟弟想："肚子饿得这样厉害，不妨试一下看有无有效，就真的在那个木盒子上拍了三下后说："金馒头"，话刚说完，一个热气腾腾的馒头在盒子里孔在弟弟的面前，弟弟立即地把馒头吃了，觉得肚子已经饱了些，还想再吃，但弟弟想："妈妈今天就把盒子里的馒头吃完了，那以后就没有吃的了，算了吧，不要再要了。"这样一想后，他就将把盒子，拿着盒子往家里走了，但他又想："这盒子拿着回去就不会告诉第二个人看见，"就又把木盒子藏在一个很隐蔽的小树洞里，为之

当心地回家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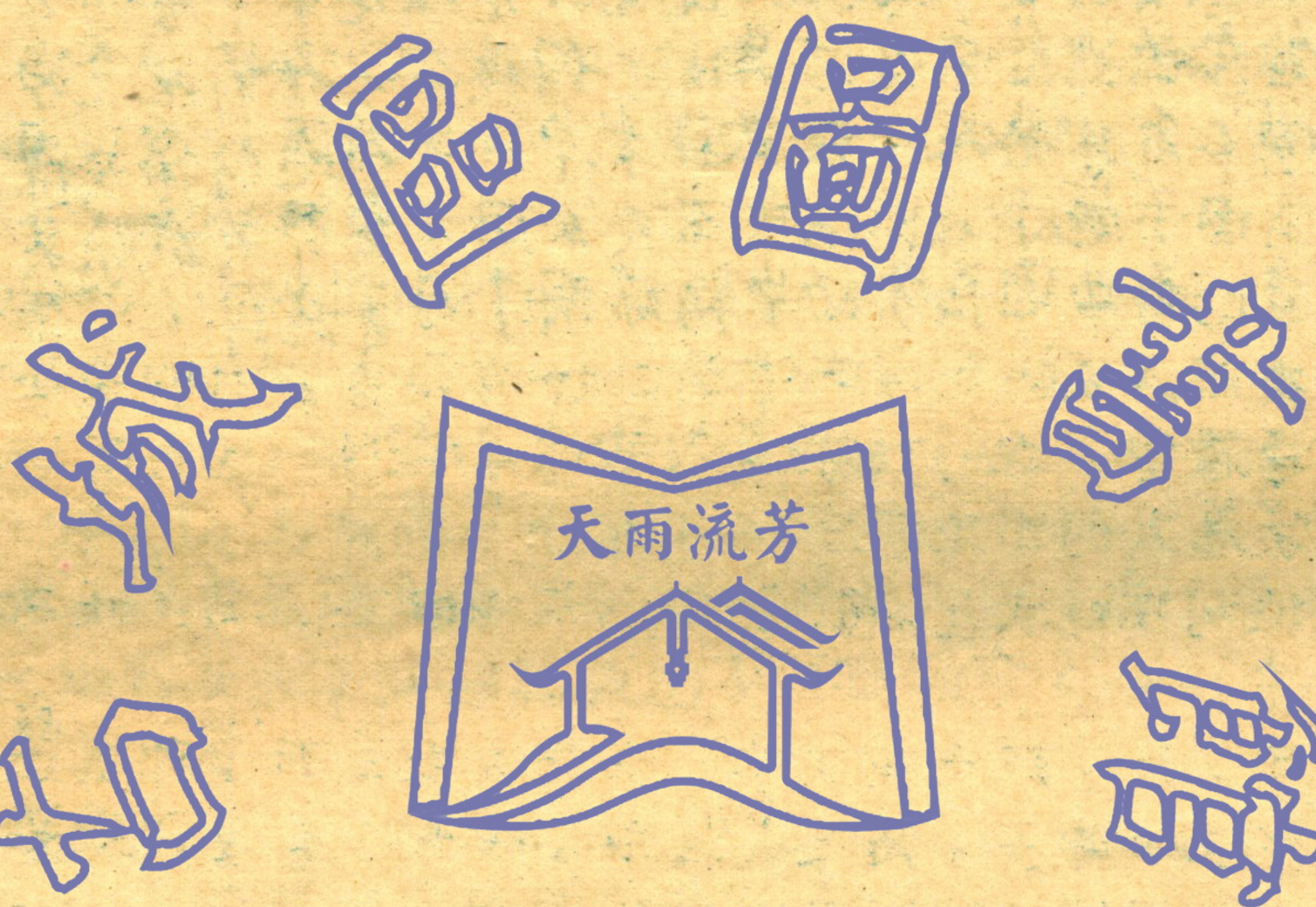
以后，羊七每天都按时到这里，都向小盒子里一个往外吃，这样又劳动又有饭吃，羊七精神也恢复如初起来，人也不胖了。羊七的改变早被嫂子那双老光眼瞅在了到了，有一天，嫂子对哥子说："我狼这几天又骨架上多了一点肉，一天又是笑又骂的，我看一定有鬼，""是呀，"哥子说："我也正在怀疑这个畜生给我们做了这样快，莫非是偷吃了家里的酥油？"又是，酥油我锁在屋子里那就怕他吃得着。"狠"一西说一召花依了嫂子这样说道："除之狼回来，我们就向之他看管，要是他又说，从桌上拾起一把菜刀，狠狠地砍进桌子说："就用这个给他点利害给他。"哥子将笑着点头。

当天晚上，羊七将着柴回来了，才进家门，哥子就迫不及待地下等着，一召说："羊七等了一天一定饿了，快进去吃饭地。"吃饭时哥子嫂子陪他坐着，嫂子见往他碗里夹了一块肉，他望四面位地就，这块肉扎实好，是肉，皮软嘴，我们都舍不得吃，是专门给你的，你能吃的吃。"羊七"兄弟"之间，有什么客都可以说的，因为我们的心都是相连的，是同一个父母给我们的亲骨肉之间，哪怕一点小的，都说给等我，"嫂子听哥子说"羊时我们去羊圈时，打骂你是为了你好，就是为了你长进，你也不及放在心上，我们也有你十个指头伸出来有长短，我们对你亲疏不一样，我这对亲弟弟的话言实语骗着了，就是老人活着的时候一样的对你们，随便哪个都可以，这样我们的心才能在一起，我们的日子才能过好，我们的家才能兴旺，我们的父母才能放心，我们的父母才能安心地闭眼，我们的父母才能瞑目，我们的父母才能含笑九泉，我们的父母才能……"嫂子说着说着，泪水已经流满了脸颊，哥子也不住地点头，羊七也不住地点头，羊七也不住地点头，羊七

叫着，各种菜随着他们的叫喊拍打出现在桌子上，遍地都摆满
，逮夫妇二人的站处都不生了，这时胖嫂才想起自己最爱吹吃的
鸡肉汤就大叫："鸡肉汤、鸡肉汤，鸡……肉……"还未叫完忽然"哗"
的一声小木盆炸开了，鸡肉汤像泉水一样的涌出来，浓浓的鸡肉汤
马上淹满了全屋子，一对尸体在鸡肉汤中翻滚着。

再说李乡被赶出门外，只听到从自己的小房内发出的叫喊和拍打声，他急障来，一云了就抽云朋的过
到自己打静乡足心逐给恶人，以不贪头去和恶人对拍动手不贪心成斧它又不见了，以在劳动中锻练了一员武将。
一样笑对他们把一友，老生活，
这时老声声着贪变金用人
然喊到然，

82



木匠和画家

·摩梭族民间故事·

从前，一个国王手下有两个大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木匠，两人各有一套本领。国家很嫉妒木匠，想害死木匠，独得重用。

恰巧，国王死去了，小国王很思念老国王。一天，画家乘机对小国王说："我昨晚做梦，见老国王在天上生活得很愉快。现在他想在天上盖座宫殿，可是找不到高明的木匠，要你派一个木匠到天上替他盖宫殿去！"

小国王听了很高兴，就问："木匠怎么上去呢？"

画家说："老国王[illegible]叫斫许多木头[illegible]在一个坊子里，把木匠放在中间，然后烧起木柴[illegible]木匠就会随着火煙上天去。"

小国王听了，就派木匠上天去。木匠一听，知道画家要害他，但国王的命令那敢不从，只好说："好。不过，让我准备准备。"

木匠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很聪明，就叫丈夫不要着急，她们悄悄地[illegible]一个洞，一直到那块坊子上，以便上柴着火[illegible]由地洞里跑回家[illegible]

地洞挖好以后，木匠就跪[illegible]国王，说："我已准备好了，可以去了。"

第二天，成千成万的人来看木匠上天。那木匠装扮十分整齐，舒着斧子和锯子，钻进木柴堆。烧火的人便燃起了火来。在烟硝弥漫中，木匠早从地洞里回到了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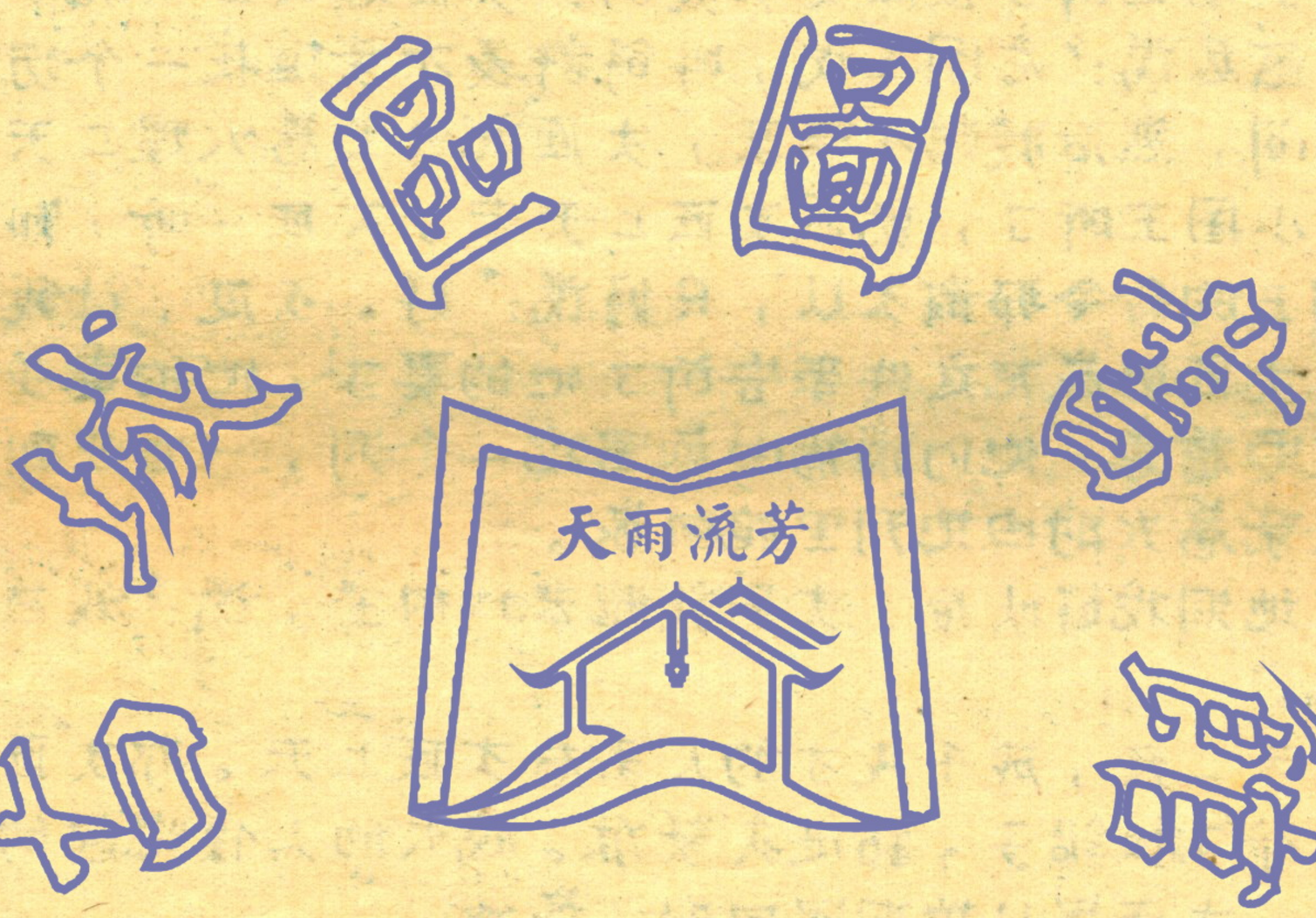
过了许久，木匠忽然云现在宫里，小国王看见他非常喜欢，忙问："爸々的宫殿盖好了吗？"

木匠说："盖好了，可是在天上找不到会油画的人，老国王要你派一个画家到天上替他油画宫殿。"

小国王把这意思告诉了画家，要他上天去油画。画家一听，很惊骇，他想不到木匠还活着。虽然，画家心里着急，但又不得不答应，只好懦弱地说："遵命。"

到了烧火那天，画家穿着新衣，被人从人群里推云来，脸上淌着泪水。当他钻进木柴堆里，烧火的人就点起了火，一会，他被那大火吞没了。

84



火把节的传说

有一天，天皇大帝在天宫里座得心神闷倦。他命人打开了紧闭的天门，想欣赏一下人间的自然，来解除自己的愁闷。他仔细一看，大地上布满着古古的山，绿久的林，争艳的百花，蜿蜒似的流泉；人们为了使自己的生活更加美好，都在辛勤地劳动着。处处充溢着欢乐的歌午……

天皇大帝看着，看着，泪眼里流出来两滴唾涎。只气得他吹直了胡子，瞪圆了两眼。气愤久地说："反先，总觉得我这天宫里最幸福，我这天宫里最美满。那里想到，这平凡的人间，竟敢超越了我这天宫里的幸福和美满。"

天皇大帝越顾越回到宫殿，便发出了一道急令，命手下的一员大将，速久地去把人间一次烧完。

那位大将，怎敢违背天皇大帝的意，便速久离开天宫，直奔人间。

他来到人间一看，人间的生活和天宫里截然不同。人们的美好生活，不是依靠别人的血汗来获得，而是靠自己辛勤的劳动来换取。这位大将明白地知道了天皇大帝的旨意，就有杀头的危险。他思复地想了又想，最后下定决心，守着自己职责，也不能执行天皇大帝的旨意，杀害人间。他拿定了主意，回到天宫里去，禀报天皇大帝，说是按照旨意已经把人间烧完了。

天皇大帝胜利地笑了。"谁最幸福？只有我天皇大帝。那里最美好？只有我这久在上的天堂。"

一天，天皇大帝又坐卧不宁闷倦了。他忽然想起了残毁了的人间来，想去看久那大地上的一片可碌，来解决内心的闷倦。仆从们，搀扶着天皇大帝来到天门前，打开天门，他向大地上看了一眼，是大地比先来更加美丽，人们的生活也更加美满。天皇大帝气得要发疯了。咀里喃久地说："胆大的东西，疾道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把我的旨意违抗！"忙吩咐左右的侍从们，把那位大将绑来，没问出红皂白，便命令推出去杀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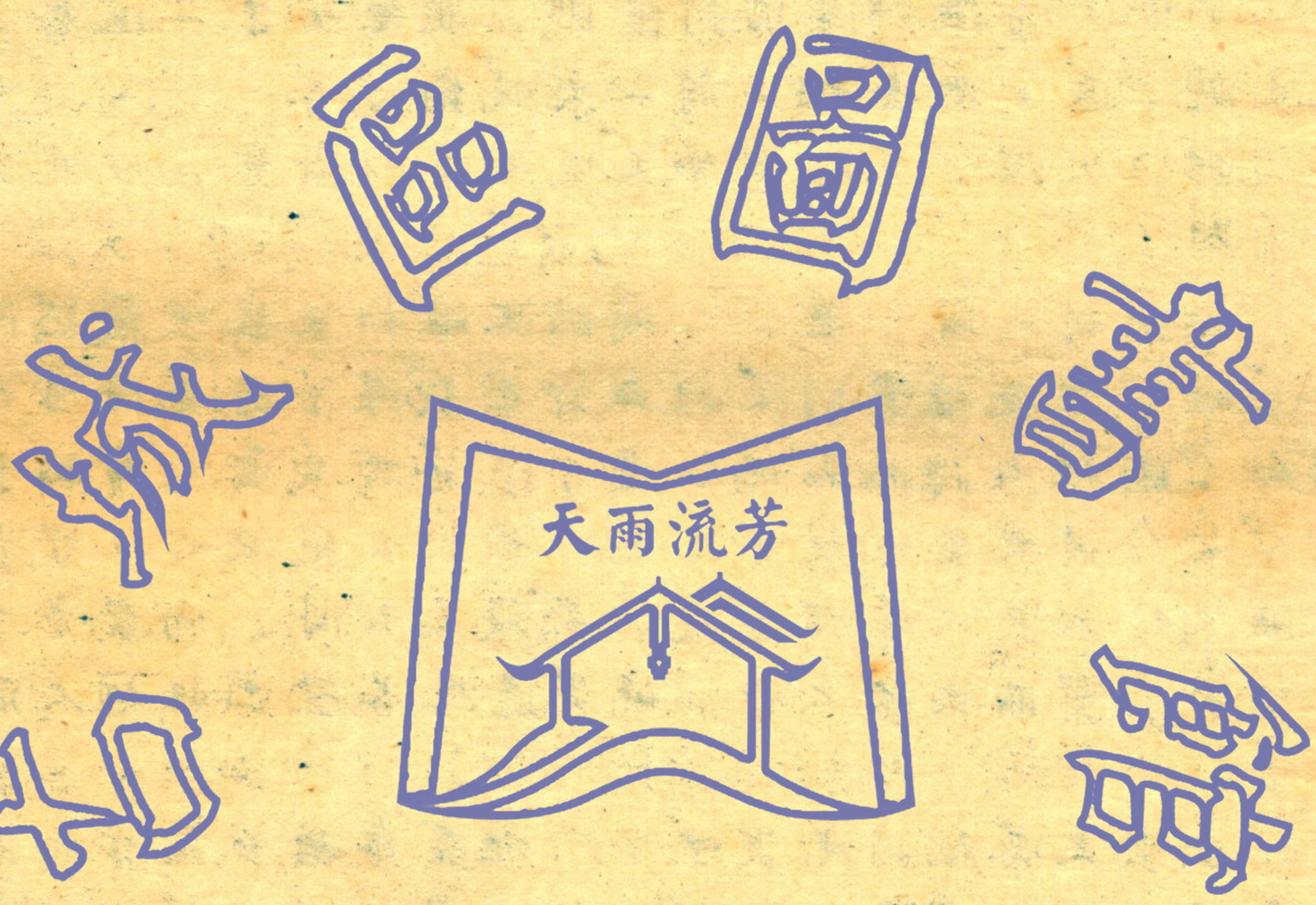
那位大将被天皇大帝杀了，可是，他拯救人间的心没有被杀死。他的一滴鲜血滴落在大地上，被一个和尚发见，用红色的绸子包起来。

一天过去，一天又来。在第三天的傍晚，那滴鲜血变成了一个妹久，痛哭着告诉人们说："方才的天皇大帝，他忌妒心并没

有死，今天晚上，他还要派一员大将，亲眼看着把人间烧毁。快快告诉所有的人们，家家门前速速点燃起火把，连续燃烧三个晚上，这样就可以迷惑住炎黄大帝的眼睛，度过这个大难。"

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的就传遍了全个人间。家家门前都点燃起用松枝扎成的火把；火把的顶端，发出了蓝色的火焰，燃了全夜的三个夜晚。

专横的炎黄大帝，他亲眼看着人间烧起了大火，才最后胜利的笑了。



兔子和青蛙宿跑

有个兔子，一向认为自己手灵脚巧，跑得快，走得快。一天，兔子碰到青蛙，便骄傲的对青蛙说："蛙老弟，看你这样笨头笨脑，一蹦一跳，一天能跑多少路？"青蛙回答说："兔哥，你别看我笨头笨脑，一蹦一跳；只要我跑起来，一定比你快！不信我们比个看？"

兔子非常不信，以为自己一定能胜过青蛙，于是回答青蛙说："完全可以！"

青蛙和兔子商定比宿的路程是三天三夜里跑九座山，过九道河。

宿跑在第二天开始了。青蛙和兔子在同时、同地正发。刚跑一阵，青蛙就掉在兔子的后面了。兔子认为战胜青蛙满不成问题了，因此回过头来，轻蔑地对青蛙说："蛙老弟，凭你这样跑，跳九座山，九道河，起码要十天半月。"

青蛙不在乎地回答说："兔哥前边跑着的，只消一阵我就赶上你了。"

兔子过了一座山，又过了一道河，刚到另一座山，另一道河时，正碰着青蛙在前面蹲着，迎面来地接兔子："兔哥，我在这里等久了！你怎么才来？"

兔子不相信这是事实，急待要问地说："你怎么这样快？"

"你别看我笨头笨脑，一颠一跛脚，我一跳，就要跑九百步。"

兔子只顾翻山，继续往前跑。跑过了一山又一山，过了一河又一河，跑得满头大汗，呼哧喘气，结果累死在途中。青蛙呢，早有计划，串联了无数青蛙一站站一个；最后，青蛙用智慧，用集体力量战胜了骄傲的兔子。

口述人 曹子骞

天雨流芳

玉龙山十二兄弟和金沙姑娘

昆明流芳

很那若倮山有三个妹妹，大姐叫金沙、二姐叫瀾滄，三姑娘叫恕妹。她俩年龄相差不大，金沙比恕妹只大三岁，小時候，她们去一起相親相爱的在一起生活。长到她们都長大的時后就离开山寨下山。金沙大姐是一位溫柔腆舔而又坚独的姑娘，她决心下山来为人们灌溉田畝。玉龙山十二弟兄听到这个消息，又听说她性情生的溫柔，百貌美的漂亮，就想把她捆住，请求她留下来，永远和他们幸福的生活在砰汉，弟兄商量决定，从大哥起，日夜就班守候，十二个哥々日夜不合眼地守了十一天十一夜，可是金沙姑娘并沒有来。轮到第十二个兄弟守了，他守了一天沒有来，二个哥々守了十一直守到那天半夜，还是沒有来，他想，我们另半夜还沒有来，今天剩下天十一夜都沒有来，我又守了他瞌睡也来了，於是就倒下去睡着了。这么一点時间，她未必要来。就在他刚睡着的時后，金沙姑娘就来了，她看到第十二个兄弟睡着了正好过去。不好意思是他瞌睡要睡着，身子挡住了她的去路，她不能从他的身上跨过去，也不能从他的头边偷过去，悄把地弄醒了就走不掉，於是她轻脚轻手轻也不惊动他地从他的脚尖绕过去。刚绕过他的脚尖。金沙姑娘心里十分高兴，哈哈大笑着跑了。玉龙山十二弟兄听到声音醒了，翻身起来一看，金沙姑娘已经去远了，他们气得倒在地上死了，变成了十二个雪峰。

说明：据说虎跳岩，是玉龙山第十二个兄弟的脚。金沙江东这以上流得漫，就是她轻々地东走，绕这样大的湾子，是因为她不能从他身上跃过去，或从他头边偷过去。东虎跳以下，水流得很急是她偷过了恨当她的笑只，高兴地去了，水哗々地吼叫，就是金沙姑娘的笑声。